



蔡元培

王部長指正

陳柱一敬贈

德國克拉諾原著 陳柱一編譯

中俄邊境之新關係

蔡元培題



德國克拉諾原著 陳柱一編譯

中俄邊境之新關係

蔡元培題



3 0662 5938 7

蔣序

中國邊境，多與日俄毗連，在國防上同一重要。然與日出海陸交通，國人咸易注目。至於中俄接壤東西橫亘萬餘里，我三面邊境幾均在俄方包圍形勢之下，國人若不急起研究，速圖抵制，非僅國防危險，亦非我國維持世界和平之道。陳君柱一隨余來德，見德人僑治克拉諾所著新西比利亞一書，記載俄人經營西比利亞之計畫甚詳，且敘中俄邊境狀況亦甚悉，欲譯出以饗國人，余聽其言，且促其速成，以爲留心中俄邊境問題者研究參考之一助，閱時數月，經已脫稿，覆覽一遍，凡四編十章，條分縷晰，文顯意賅，輒欣弁數言以歸之，並以介紹讀者。

民國二十年五月蔣作賓序

蔣

序

二

自序

民國十八年，予隨蔣公使雨岩赴德，道經西比利亞，沿途如哈爾濱滿洲里莫斯科等處，均稍作勾留，藉資採訪，其時中俄邦交，已甚惡劣，抵德後未及半載，而中東鐵路事件即行發生，致我國一萬三千里之邊境，日趨危險，旋俄軍壓境，擾攘經時，國人慘痛呼號，迄無良果；此不得推源溯往，作深長之研究。

按我國地處日俄印度之間，除印度以外，其餘二國均足爲患。此次中俄事件發生，適有德人僑治克拉諾 *Georg Kleinow* 者，著『新西比利亞』一書行世，書錄俄國經營我國邊境之事實甚詳。查克氏爲德國著名東亞問題研究家，關於貝加爾湖，唐努烏梁，沃雅田，阿爾泰山，蒙古等處之調查與評論特多，且曾親歷其境實地考察，凡關於中俄邊境之政治情形，經濟狀況，莫不稔

悉，援將克氏書中有關於我國邊境，足供參考者，遂譯以饗國人，或可引起一般人對於研究中俄邊境問題之興趣。惟其中汎論叢言，則予概從略，故現名爲『中俄邊境之新關係』云。

此書既將付印，適晤主張研究東方問題之方覺慧先生，謬承贊助，且介祝蔡二君代爲校核，故此書之印發，實得方先生之力爲特多，是爲序

譯者識於首都二十·五·五。

中俄邊境之新關係目錄

導言

第一編 中俄邊境地理上與歷史上之概觀

第一章 蘇聯之亞洲政策

第一節 中國與蘇聯之西比利亞政策

第二節 國民與經濟政策

第三節 西比利亞之鄰境

第二章 蘇俄亞洲邊鄙政治運動之一般

第一節 國境與地理上之限制

第二節 邊鄙政策之發生

第三節 蘇維埃政府之工作

第三章 沙皇時代俄國亞洲鐵道之建築

第一節 橫斷西比利亞鐵道

第二節 經營支線之一般

第三節 西比利亞爲蒙古政策之根據地

第二編 中俄在蒙古之關係

第四章 蘇聯在蒙古及唐努烏梁之政治活動

第一節 沙皇時代在蒙古境內之對華政策

第二節 滿清顛覆後之蒙古

第三節 唐努烏梁之環境

第五章 蒙古之蘇俄政府

第一節 爭奪統治權

第二節 蒙古加入蘇維埃組織

第三節 新蒙古政府之建設

第六章 葉尼塞河之中間區域

第一節 蘇聯在烏梁海之行動

第二節 唐努烏梁爲蘇聯之殖民地

第三節 唐努烏梁之財政經濟與交通

第七章 蒙古爲西比利亞之經濟隣邦

第一節 普通狀況及交通線

第二節 俄蒙商業

第三編 中俄邊境——西比利亞——之布爾什維克

第八章 西比利亞之政治變遷

第一節 未革命前西比利亞之狀態

第二節 西比利亞一九一七年之二月革命

第三節 布爾什維克黨勝利後之破碎山河

第四編 行政組織與政治狀態

第九章 行政方策

第一節 西比利亞之政治組織

第二節 沃雅田 Orskan 之行政管理

第十章 異種民族與民族政策

第一節 布爾什維克之民族政策

第二節 土著之組織

導 言

凡富於進取心之人，倘往俄國旅行，無不感覺到俄國與他國有不同之點，而引起一種無窮的希望，因在人煙稠密之地域，如加以指導及整頓；與夫在曠野無垠之地域，如加以振作與啓發，可將無限制之物質與精神力量，集中於遠大的目標。蓋俄國境內，不特富於肥沃之土壤，未經開墾之荒原，且有數千年來隱藏於深山之森林，以及在雅希土拉 *Jochiatura* 與脫爾培 *Felbes* 之鑛產，及在帕羅可夫葉服之煤層，並隨處都有各種不同之人民，可以致力開發。至河流之迂緩與湍激，如窩瓦及特瓦帕，葉尼塞及鄂畢，杭哥拉及石勒喀，伊犁及雪爾大雅諸河流，尙有未曾用過之偉大水力，而其兩岸又能供給五萬萬人之工作與食物，但仍不免每年常發生數十萬至數百萬人之饑饉者何耶？治理之不得其當也。

俄國無論在何時代，似均有一種奇特之人物出現，欲將其才力施之於實際方面。此類人物，即先後作俄國疆土上之佔領者，或解放者。其方法不外以寶劍（武力）或聖水（宗教）及貿易之途徑，爲對舊俄境內人民之工具。但俄國有權力者，亦不僅一味壓制自然力與富源之發展，有時亦思利用之。如連絡窩瓦河流之系統，建設白爾諾爾 *Barnaul* 城之冶金廠，規畫年期大貿易場，以及亞洲之兩種交通工作：一爲經鹽沙漠之喀斯貝 *Karpoer* 鐵路，一爲由聖彼得堡橫斷西比利亞，直達海參威之世界交通大道。俄國於此實已得其侵略東方之門徑矣。

至俄國之興盛事業，自脫離韃靼人壓制之後，才有顯著之進步，一面有極堪注意之獨立自由，一面又有極落後之奴隸制度；一若韃靼土耳其之暴君主義，竟勝過古代斯拉夫之民治思潮，最可令人驚奇者，爲有極溫和之美術思想，與殘忍如獸類之荒謬行爲。此種一切過去之現像，才造成俄國現代變化之

根源。

布爾什維克效舊俄君主之所爲，用一種解放口號，來誘惑民衆。其領袖列寧雖死，而其方針不變，俄國之新發展，似不限於一人之力量。一個由各種民族之男性所集合之團體，已有其強毅之能力，況集若干民族之特點，共同合作以達一目標乎。遂使舊俄之古代整個主義，變爲新俄國國家思想有力之骨幹。此種思想之存在，雖爲彼輩所否認，實則暗中獎勵。布爾什維克所以如是進行者，乃因彼輩欲作地球上一切民族之領袖……馬克斯主義之旗幟……只屬精神而已……恐於唯物史觀，自己亦不相信……列寧主義之意思，是由末葉君主之弱點，與仇視外國人之行動而得勢；並因農民之不滿意政府而日益接近農民。彼輩之意志，建築於俄國內部之幻想上面，非國際唯理主義。彼輩雖否認大教堂彼得堡之故智，及年度貿易，只因此類事物，阻撓其功名之前途。彼輩壓迫宗教，反對歐洲式之國家組織，自由貿易等等；使其能適

合俄國實際上之情形。

布爾什維克之方法，一般人認爲一種革命方式，因其能免去俄國墜落在西歐之政治狀態中。其主因乃爲由上世紀遺留下來之大問題，另創一個新式制度。彼輩用古代斯拉夫族集合主義，及美國首先採用農場營業，技術合併之方法，以謀進行。

吾人欲在蘇維埃聯邦較小之地方，（即中俄邊境），加以講解，請先述由歷史傳留下來之中俄邊境問題，然後再述其所採之辦法，最後述其如何勝利，及內部之過去力量。

吾輩研究之出發點，爲一個中俄邊境詳細之實際政策及經濟之辦法。故唐努烏梁，蒙古，中國西部，西比利亞，烏拉山之中部及南部均屬於研究之範圍。惟欲得到一種良善之標準，應先考查在阿爾泰，可斯納芝克 *Kusnetzher* 地帶歷史政策之意義，請先由工業化之主張說起。

如就一般中俄邊境影響觀之，其要點如下：

一·完成西比利亞鐵道，及其重要之支線，爲交通之骨幹。

二·開發鑛產，建築焦炭廠，熔鑛爐，以解決烏拉山—可斯納芝克之問題。

三·建築土耳其斯坦—西比利亞鐵路，爲殖民中央亞細亞及中國新疆省之先驅，並得藉此聯絡中國西部諸地之經濟地域。

四·倡辦內河航業舖設汽車道，以便將蒙古，唐努烏梁，中國西部，與俄國之經濟中心地相聯絡。

至於阿爾泰一帶，則根據其大計畫，用分治之辦法組織，並以農業及工業原料之製造品，網蓋一切。因此除可斯納芝克地方外，位置於通航之鄂畢河上，西比利亞鐵路，及農，工，林，各區交界地點之諾佛西比斯克省城，發展爲製造工業品之中心。距離此中心四百公里至六百公里之地方，則有未來之二等工業中心，即沃木斯克，*Omsk* 塞米帕拉汀斯克 *Semipalatinsk*。米諾新

斯克 *niussish* 諸城。以上諸城及其有關係之各地方，在普通計畫中，將各個技術之營業分配，使其能解決種種互相有關係之經濟問題。

依此計畫能使西比利亞在經濟上政策上以及文化上有種種變遷之可能。蘇維埃政府如能實行此種主張，將使尙未發展的歐亞大道，以及極寬遠之新西比利亞，不數年變成一個於世界經濟上能獨立之經濟地段。惟此種計畫對於其居民與社會之發展，自有絕大之影響。例如由外輸入西比利亞之工業化辦法，遇見該地之農業發展，於是發生一種問題，即是該地居民百分之九十七之地方農業利益，與蘇維埃聯邦利益之衝突，能否和平調解，以及是否能用歷史上所遺留之農業問題，與以獲利爲目的之工業化，同時在西比利亞實行，而不致於使全國動搖。

所有經濟計畫，必根據現代及歷史上趨勢之理智，始能有實行之希望，其然否乃經濟學家所研究之問題。吾人則僅爲研究中俄邊境之政治情形，與其實

際政策之施行狀況。

關於此書之組織系統，乃以布爾什維克黨，所得到之遺產爲出發點（第一編）；西比利亞對外政策之意義與蒙古政策相映照爲第二編，其次描寫西比利亞之內政根本問題（第三編）；在第四編內，講述布爾什維克黨之實際工作，及各個西比利亞計畫，（即中俄邊境計畫）；在此章最緊要之點，乃是政治上之管轄組織，及特殊之民族政策。

導

言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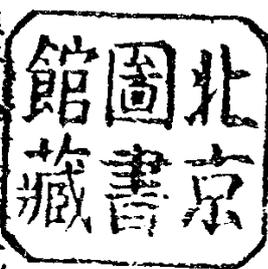
第一編 中俄邊境地理上與歷史上之概觀

681.28
221
3

第一章 蘇聯之亞洲政策

第一節 中國與蘇聯之西比利亞政策

當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布爾什維克黨勢力蔓延於俄羅斯沙皇時代之亞洲區域時，當即爲其廣大計劃作有利之設想；同時中國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之後。元氣未復，社會地位不甚穩固，且常受英國之壓迫。以故中國，對於蒙古之行動，以歷受內政外交之不安定，愈久愈不過問。即沙皇統治之崩潰，蒙古行政權之脫離，及唐努烏梁地方政府權之分裂亦全不注意。直至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五年，始有中俄蒙條約，以民族自決之道路而訂定。一九二四年又依類似民族自決之意旨，確定有益條件之變更；蓋依一九一五年之條款，全爲蘇聯最後之勝利。蘇維埃政府，曾於一九一九年宣言，願將以前一切所謂中俄帝國主義條約上之權利，無條件交還。以謀與北京政府訂一經濟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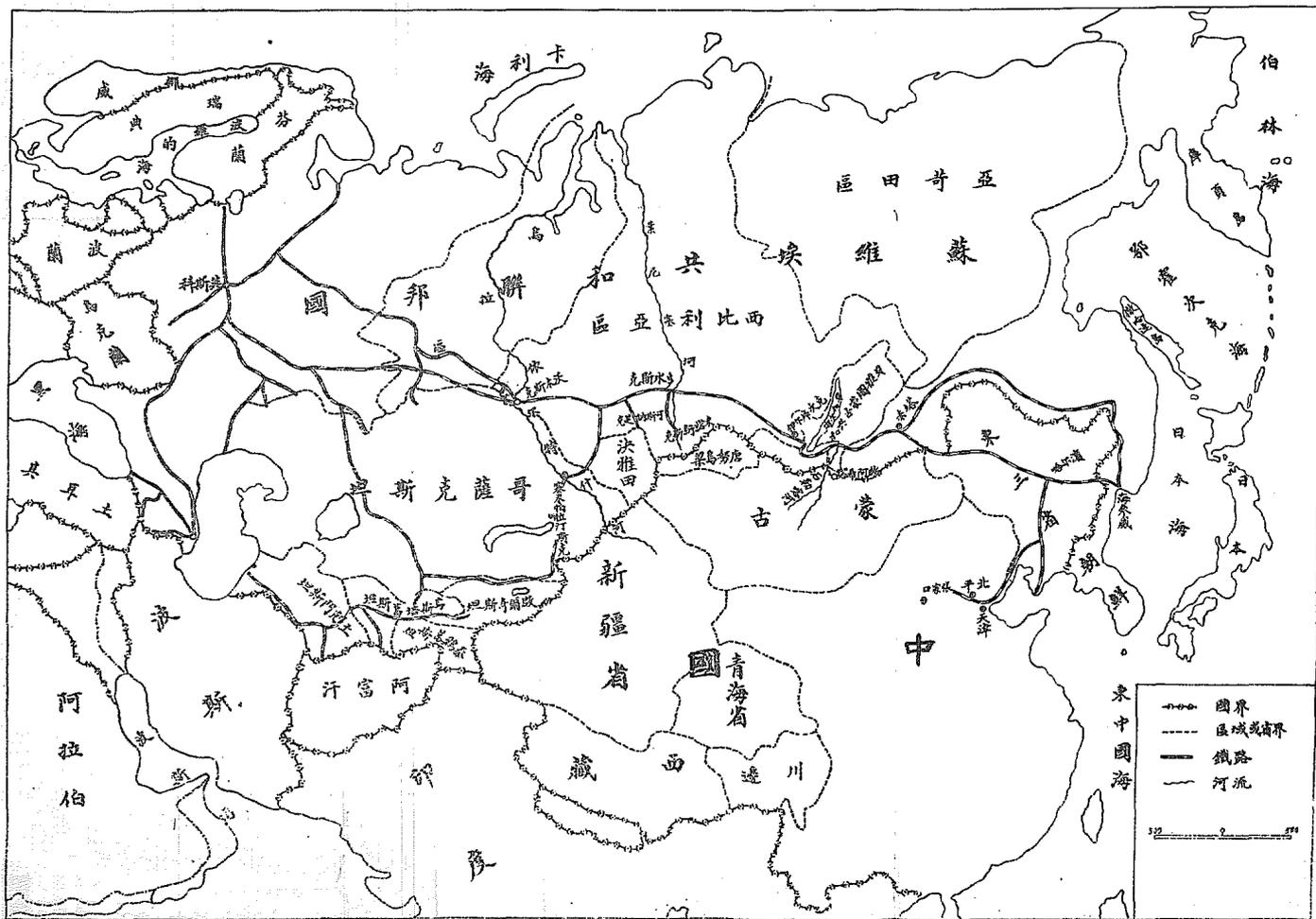
係之友誼條約。但此試驗一無結果，因當時中國革命運動，以孫中山爲領袖，北京不能組織正式之政府，使蘇聯之希望與目的無圓滿獲得之可能。因是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所訂之條約，徒爲廢紙；須俟中國內政之安定、方得過問蒙古問題。

註：參閱國際條約大全，第三卷第二十一至二十四頁，『中俄關於對待外蒙古條約』『俄蒙協約』『解決中俄懸案大綱協定』等，民國十四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第二節 國民與經濟政策

蘇聯政府因謀其亞洲邊境勢力之堅固，以防中國之經濟侵略，及軍隊之攻擊，故使用特別教育與民族性政策。此種政策，於蘇聯之歐洲領域內已早行之，即以階級戰爭之經濟政策相號召，致喚起全世界之注意及驚異；而表示不信任與憤怒之態度。其最令人注目之事，莫過於確定民族性政策之範圍。此

第一圖 中俄邊境略圖



種政策，與其行政政策之新組織及經濟限度，有連帶關係。如一世紀前未曾拓殖之地，最近忽在百里寬曠之邊境線，有各種民族政府之組織；（參觀第一圖）與此有連帶關係者，爲日後蘇聯之亞洲政策，此種亞洲政策即以民族政策爲先驅，其意義爲外交政策及防禦敵人攻擊之保障。此種組織，一則有關於蘇俄聯邦政府之建設，二則對所謂帝國主義者之亞洲殖民政策，作有力之國際宣傳；其最重要之點，爲蘇聯歐洲殖民政策之事實問題，此種殖民政策之要點，即須根據經濟權利之均等。

按照蘇俄聯邦政府規定之條文，蘇聯於管理無論何區之俄屬亞洲時，均以政治與社會之平等爲原則，並施以同樣之行政組織，祇有於特殊情形中，方能變通辦法。例如該地之民族性，及文化上之需要等，方得施行平民專權。又如該地必須革命戰爭，若在脫耶斯貝加爾 Transbaikalsn 之奇異組織中不難一一證明。至於蘇俄聯邦政府區域之行政支配，可分二種原則：即經濟區域，

及居民國籍，一爲集中經濟計畫，一爲解散文化政策。此兩項原則之方針，由共產黨政治機關規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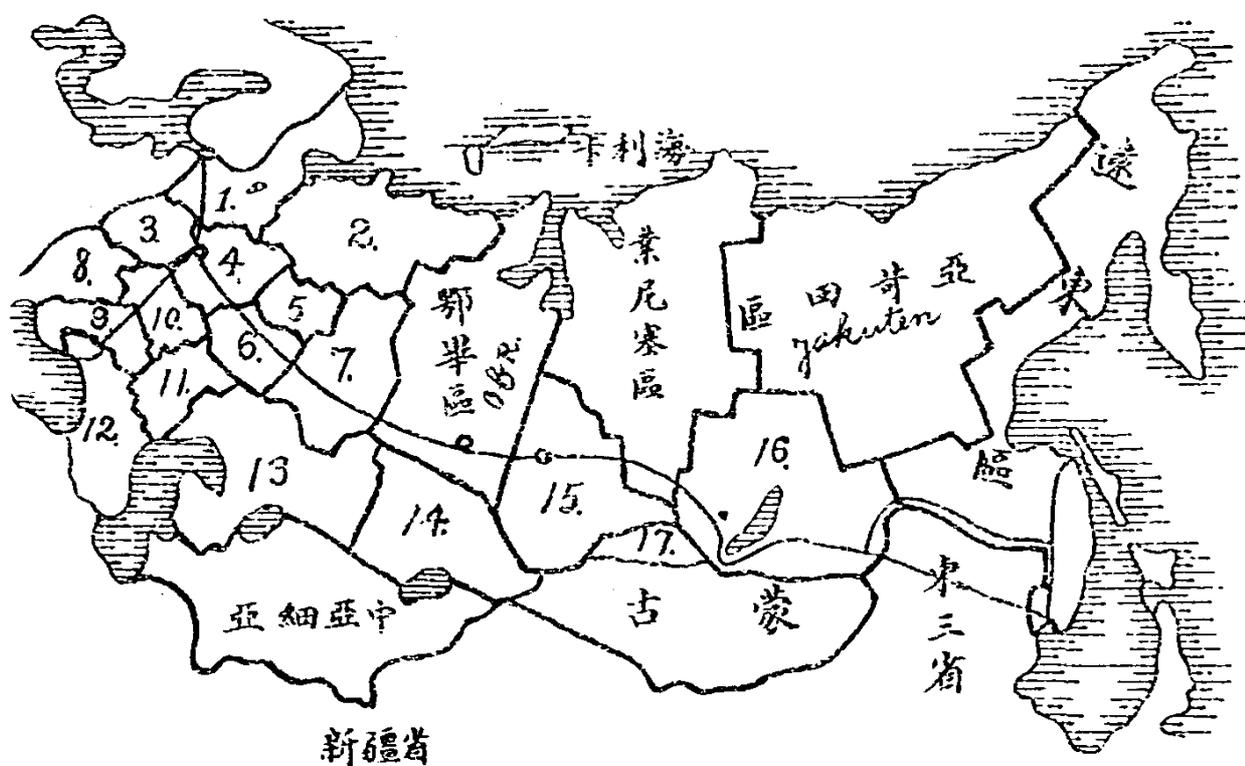
蘇俄聯邦轄境內，經濟政策中之分配問題，全爲工業化，如道路工程，及開掘國內天產，皆爲其根本意義。其轄境之分配，可於第二略圖見之。

蘇俄聯邦之民族政策，以六個政治及地理上居住區域，最強民族之共和國，聯合組織之。其餘少數國民屬地，依照人數而許以自治權，先爲村落自治，州自治，縣自治，省自治，然後爲自主之共和國。其六個共和國爲：

1. 蘇俄社會黨蘇維埃共和國 *RSFSR*，北亞洲全部，及西比利亞均屬之；
2. 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 *USSR*；
3. 白俄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 *BSSR*；
4. 脫耶斯高加索社會主義會社蘇維埃共和國；
5. 土克們斯坦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

圖二第

線治統其及境轄



中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 | 16 | 15 | 14 | 13 | 12 | 11 | 10 | 9 | 8 | 7 | 6 | 5 | 4 | 3 | 2 | 1 | |
| 唐努烏梁 | 雷那貝加爾區 | 秦山區 | 可斯納芝克阿爾 | 東哥薩克區 | 西哥薩克區 | 高加索區 | 下窩瓦河區 | 中黑土區 | 南部鎮區 | 西南區 | 烏拉山區 | 中窩瓦河區 | 維特加佛得魯茹區
<i>Vitka-Verkhaya-Rayon</i> | 工業中心區 | 西區 | 東北區 | 西北區 |

6. 烏斯塔葛 Usbekistan 斯坦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

上述最後二國，包括以前之支法 Oliva，土耳其斯坦，卜哈辣 Bucharra，拂爾歌納 Fergona 等處之一部份。至泰鷄葛斯坦 Todschiistan 之自治區域，則屬於烏斯塔葛蘇維埃共和國。

六個共和國之概況，及其居住之人民，已爲一種複雜問題，如欲討論各共和國之建設及其制限，則更爲困難。至所以仍保存其共和國之名稱者，乃遵照列寧 Lenin 一九〇二年宣告之規則，即凡一切政府均得分離大俄羅斯而自立，並承認其國之國權；此因其國民均經長久之時間，由歷史所造成之因果，居民文化所生之關係，更以蘇俄聯邦內外鄰之影響爲不可消滅之事，此由莫斯科政府引導後，所必須顧慮者。至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之聯合，乃各共和國權力精神之結晶。此種權力，無論如何，以實施平民專政，爲政府政策全部之焦點，可以莫斯科爲代表，階級戰爭不過爲蘇聯政策之工具耳。

蘇聯亞洲全部，未劃入第五第六聯邦者，均屬於蘇俄社會黨蘇維埃共和國，（參觀第一略圖）；古昔在此之總行政機關，亦經取消。至以前之西比利亞——荒野區域，西斯貝加爾 *Sisbaikalien* 及脫耶斯貝加爾——已由東至西，分爲遠東自治區域，即亞苛田共和自治區，與貝雅圖蒙古自治區。在西比利亞區域南，又有沃雅田 *Ojratien* 自治區；此外爲哥薩克斯坦 *Kasakstan* 共和自治區——以前在亞洲中心與中國邊境交界之荒野區域，有啓爾奇斯坦 *Kirgistan* 共和區產生，因此所謂「中俄邊境」者，實指行政區域——新西北利亞 *Sibirai*——並非地理學上所謂之中俄邊境界線。

蘇俄社會黨蘇維埃共和國所包含之各自治共和小邦，及所屬區域中，國民自決之權，較聯邦之組織，更形嚴密。如在窩瓦 *Wolga* 河邊之韃靼 *Tataren* 哥薩克 *Kasaken* 啓爾奇生 *Kirsisen*，貝雅圖蒙古，乃以加倍約束之，使不能脫離。而其自決之權，僅允其方言得選擇在蘇俄可以通行者爲限。其餘一切政

治經濟文化，均須依據政府意旨，或莫斯科政治部之命令。

其於吾人所應注意者，為蘇俄亞洲區域之面積，及其居民之人數，按照一九二七年之調查如下：

3/數之黨產共	2/民		居		千每積面 平方礎羅米突	1/城 區
	鎮 每	國 每	數 總	數 總		
49256	2440311	2347257	4787668	3184	西比利亞.1	
597	6274	13839	75599	58	田雅沃中共	
9083	73404	629344	363484	914	古蒙圖雅貝中共	
65492	158045	7769895	8250356	5992	坦斯克薩哥.2	
6214	993211	240588	144799	642	坦斯奇爾啓.3	
20162	0741301	1963633	1615934	223	4/葛培斯烏.4	
987	6/0005426/007027	6/002547	531	531	5/坦斯葛鷄士中共	
1267	755621	299657	945388	374	坦斯尼孟其耳土.5	
299.731	283210319219797	37630822	3849	3849		

註：1. 區域係依照蘇聯統計報告而錄取之；

2. 參觀 S S S R 中央統計局報告，一九二七年莫斯科出版；

3. 參觀共產黨黨員數目，一九二七年莫斯科中央統計處出版；

4. 參觀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四日最高全權會議，對烏土兩共和國之組織；

5. 參觀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四日中央最高全權會議，判定泰鷄葛斯坦之分離；

6. 約略之數。

照社會主義看來，人民自治及經濟管轄之二元論，可得一不良結果，因從整個經濟計畫立場上說，國家對其天然富源之最有價值部分，而有關全國經濟意義之地方處置權，得剝奪之，並須由蘇俄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管理並經營之。所以各小邦，無力自行開發其寶藏，發展其經濟及相互競營之可能。

因此各小邦政治上受莫斯科極大束縛，此種束縛，由於實施文化政策而使之信任無疑。

在此種狀態之下，新西比利亞區域，亦堪特別注意。查蘇俄西比利亞居民之領導部落爲哥薩克後裔，其地位不過爲蘇聯歐洲之殖民地，故其居民甚不甘心服從。歐戰前數年，西比利亞已佈滿自治空氣，此非形式上與母邦在行政及經濟組織處同等之地位，不能使之滿足。此不待長時期之考查，即可下一斷言。西比利亞之政治限制，是否永久有效，尙屬疑問。惟現在已趨向統治意義之行政改良，將來或可達到西比利亞問題主人翁之目的。蓋此種目的正爲蘇俄政府所最希望者。

第三節 西比利亞之鄰境

吾人於研究此問題時，若能將經營西比利亞南部之哥薩克斯坦 *Kasakhstan* 或啓爾奇生 *Kirgisen* 荒野詳爲調查，必饒興味。同時可以注意者，爲脫耶斯貝

加爾區域，貝雅圖蒙古，以及此外之遠東共和國。吾人更進而詳究西比利亞之經濟狀況，經俄國農人，（或為各種財產之消耗者，及供獻者，或為莫斯科信用機關所競爭之移民）所牽連而生之隱憂，及本土居民所起嚴重政治問題之危機，於西比利亞之狀態，尤有關係。此外脫耶斯貝加爾為中國東三省與蒙古之鄰境，其問題，尤為複雜。此項問題，在西比利亞外交政策上，亦佔一重要位置。如警察在西比利亞鐵路所施之嚴厲監視，亦完全為脫耶斯貝加爾及遠東之政治狀況。

俄國移民侵入哥薩克斯坦後，而使遊牧之啓爾奇生引退，並在脫耶斯貝加爾實行壓迫貝雅圖蒙古。蓋貝雅圖與啓爾奇生在歐戰前有下列之分別：當中國勢力進入蒙古時，蒙人稍受其累，於是蒙古人就向俄國境界脫耶斯貝加爾遷移；在啓爾奇生居域，無中國人壓制，因此啓爾奇生人對華表示好感，而與俄國壓力相反抗，似覺俄國之行政為不當，不願受其荼毒，雖俄國對其人民

願保持其特殊情況，但其間問題複雜。至爲紛亂，均於內政外交，極有關係。

吾輩由貝雅圖蒙古更進而爲蒙俄結合之研究，此種結合之意義，欲在此間加以說明；一方爲貝雅圖與俄國之文化連合；彼方爲與蒙古或佛教相追隨。惟此項材料，悉由官廳中取之，無法證實。

俄國政府在革命以前，發生貝俄關係，有二個最長之時期。直至十九世紀中葉，沙皇以得異教人貝雅圖蒙古之納稅爲甘心，後藉俄教士之工作，於最短时间内，竟得一八六〇人之納稅。此卽貝雅圖蒙古人對俄國政府繳稅之起源。在第一時期之時，頗有利於蒙古及西藏之佛教。蓋在貝加爾湖東之貝雅圖移民區域，產生貝雅圖寺院，及其屬民。蒙古喇嘛，且傳播蒙古字母於貝雅圖屬下。因此喇嘛頗得居民同情。在一八三〇年，十八個貝雅圖人中，有六分之一之土著，已入僧人範圍。故波孛也多諾采 Pobjedonoszew 於一八九七

年報告沙皇之書中，備述脫耶斯貝加爾服務教士遵守一定條約之困難。更謂除地方風土情形困難以外，尙有重大意義之喇嘛，無數合預算及不合預算之有害工作；且喇嘛之工作，超過一萬八千倍，以致蒙古及西藏字母之發達，與佛教伸漲之速度，適成正比例。此亦可於婆爾奶康普魯斯 Burnar Kampros 在一九〇年之緊急報告中見之。喇嘛教派之領袖爲嚮婆喇嘛 Chambo-lama，在皇國中居最高之地位。他的產生，須經君皇詔諭任命之，喇嘛及僧士由伊爾庫次克總督任命之。在此種喇嘛教引導之下……東西比利亞之外邦人民，及法律上須絕對服從喇嘛，及保護喇嘛教。因此喇嘛享有特種權利，並給記號以表現之。此外一切喇嘛與學習之小喇嘛，均允以百十平方公里土地。喇嘛教，爲當時嚴密組織的一個官員團體，與外界不相往來。此種團體，憑藉其非常地位，與國家之特別保護，以及引導無數異教外邦人民，沾受喇嘛教化，……按其教旨，爲一種團體組織之佛法喇嘛宗派。如僧士一類。……喇

喇嘛不應與城市社會發生關係。其階級包括若干僧士與愚蠢……喇嘛不應有私人財產，不應爲公司股東，恐有礙信仰喇嘛教之信心。應將此種權利給與貧窮喇嘛，阿爾木人 *Almosen*。至喇嘛寺院，分配於蒙古，貝雅圖，與唐古生 *Tungusen* 等處，雖非佛教信徒，亦爲羣衆信友。其與喇嘛精神之聯合，乃人工之力。經此情狀，貝雅圖人信之最甚，此適合俄國政府之要求，於是利用喇嘛教而承認之。惜喇嘛出現，而貝雅圖滅亡，其因以苛沙哥湖 *Kossogolsee* 之蒙古喇嘛長，及白特它嚮婆 *Bandido-Chambo* 喇嘛出現，要求湯吉 *Lunkin* 轄境之貝雅圖人，付五千羅布，方得藉祈禱以除禍害。此事曾於一九〇一年召集七十喇嘛於一地，商議貝雅圖人每家担負一羅布並一磅牛油，此雖耶教徒亦不能幸免。……至經濟上最受影響者即喇嘛租借寺院地，以及盤剝子母錢。蓋喇嘛佔有甚大之土地，信奉異教之教士，則均貧寒，故喇嘛遂利用經濟方法，使貝雅圖蒙古化，因彼輩大部爲遊行喇嘛，令其子女學習蒙古書法，

此種喇嘛經濟政策之意義，及其特授之地位，對於信奉耶教者，自有危害。俄國對於外邦人民之影響，僅賴貝雅圖人認識俄文，及能表現相當清潔，與秩序而已。至耶穌教士欲與喇嘛教徒，調換意見於俄國化之生活法，斷無可能；因喇嘛教徒較耶穌教士，在外邦人中認識天然賦與之生活背景，更爲明瞭。土著外人之女子，以簡樸貞潔爲模範，……以恣意放蕩之貝雅圖女子爲無恥……但飲酒，鬪爭，搶奪，及無廉恥等事，在俄國化之樂天性人中，甚爲平常。在物質上俄國受浸禮之外人，與信仰喇嘛教者之關係，全爲商人之目的。如俄人特別尋覓蒙古化之貝雅圖人之墜事工作，因照貝雅圖習慣，凡人死後，必須掘一穴將死尸埋入地中，此種工作，皆由俄人執行之，而俄人每戶取三至四羅布，每穴取八至十二羅布。……此項異民族之關係，既非俄人，又非法律上所允許，欲其不然，祇有感受喇嘛牛軛之壓力。

此種問題，在代理營業長之報告中，述之甚詳，在男爵多爾斯多葉 Tolstoj 1

八六六年之緊急報告中，亦論及之；此種報告，對於妨礙俄國化之事件，力加指示，凡歸附俄皇之臣民，悉予以特權如受領土地，及免除兵役等。

貝雅圖蒙古情形，近年來以社會組織之不同，甚形複雜。自受俄國學校與自由大商業經營之影響後，彼處即有國民商權，及多數有智力之國民以受高尚文化教育之淘汰，大部具有熱烈接受俄國政治之智能，於是在中國及在蒙古內，亦隨之而甚注意。

上述俄國政府報告，自一九〇五年改革後，尤盡力經營貝雅圖。希望把持學校變為政府工具。因此一九一八年，在伊爾庫次克政府，已有全部百分之十七。二貝雅圖學校，雖貝雅圖人，僅佔政府統治下全居民百分之十五。在脫耶斯貝加爾居民之數為百分之二九·一，而貝雅圖學校僅百分之四·八。

俄國政府所提倡之主義學校，對於無論何種主義學校相競爭。故貝雅圖蒙古，已無喇嘛寺院學校之餘地。我們可以因此推斷俄國政府，對於喇嘛領袖，

已因其處理貝雅圖蒙古，而趨於緊張。

吾輩試問：誰統治貝雅圖蒙古，俄人抑貝雅圖人？可於以下之數目答覆之。
四八三·三六三之居民人口中，有共產黨二八〇七人（參觀第六頁統計表），
同業會員一三二八八人，一千一百三十國家機關中，有四九二一國家官員。
三百二十七蘇維埃村鎮中，有四八四蘇維埃僱員。在四十六官員中，貝雅圖人僅佔三人。在二百七十八米利次 *милиции* 官員中，貝雅圖僅佔三十人。在總政治局 *ОЗР* 中，貝雅圖人尤少；在法律機關中，五十九重要法官，俄人佔二十八，貝雅圖人僅得二十，其他尚有十一名法律機關之助手，一百零七名中，俄人佔其八十五名，貝雅圖人僅佔十五名，其他七名。……
至啓爾奇生人之文化需要，較遊牧人之自由意義，更爲重要，因彼輩大部爲摩漢默特人，與蒙古間缺少相關之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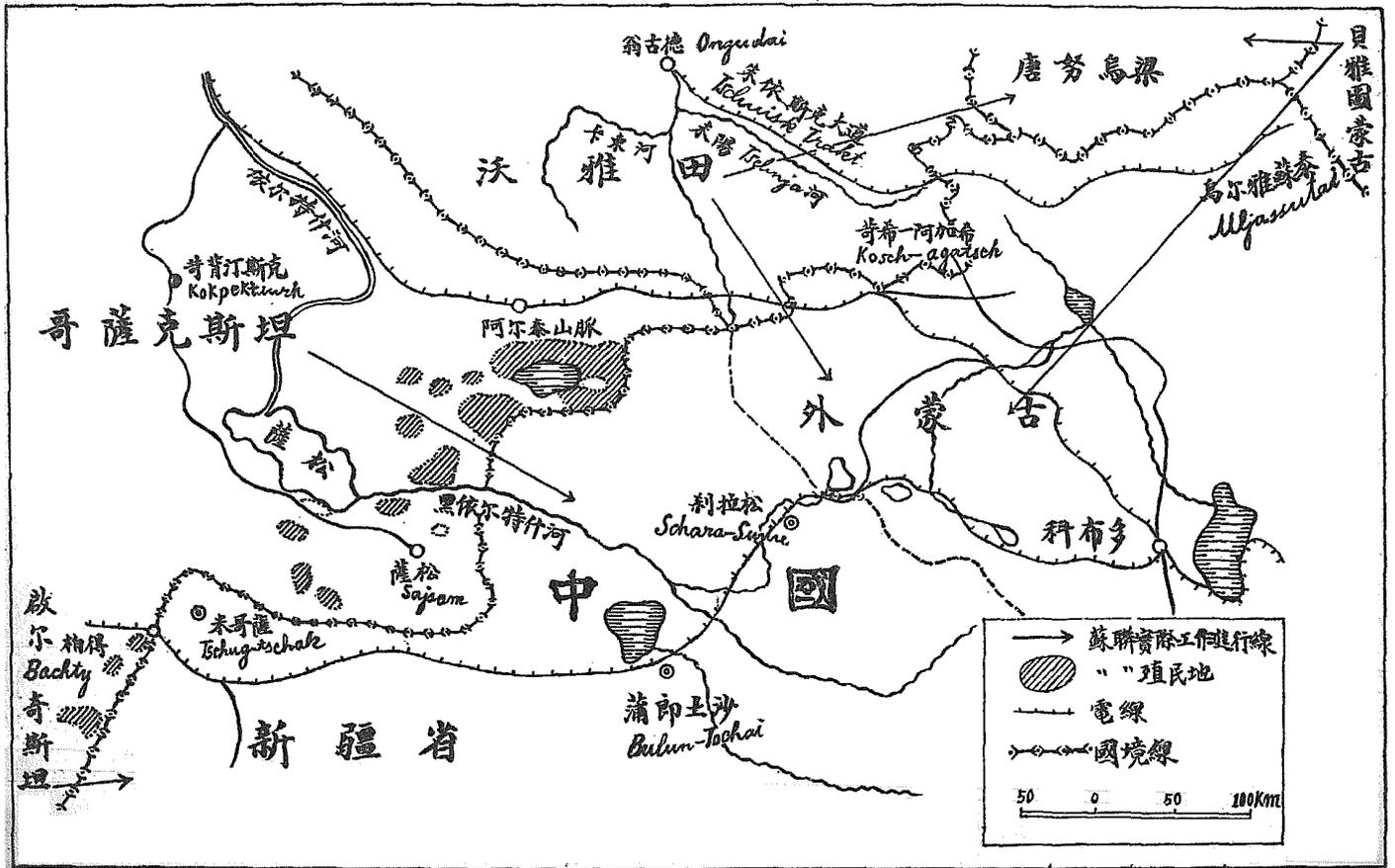
沙皇政府時代，對於啓爾奇生人施行政策，甚爲謹慎。當其一時失察，於一

九一六年，募集免除兵役之啓爾奇生人，爲建築西戰場後方豫備陣地之工作時，非惟在謝米拉希 *Semiretschi* 區域，發生流血之暴動，且有祕密帶同家畜，從啓爾奇生退出，而投入中國邊境者，因此俄國失去無數家畜及軍用馬匹之供給。

本書至此，尙未十分注意於啓爾奇生族，在黑依爾特什河與在科布多行政區域之蒙古，及阿爾泰山南北與米哥薩 *Tschugutschak* 地方之生活力。彼輩因被唐努烏梁人之驅逐，大約均從該處草地，於一七五〇—一六〇年，由西方遷移而來，在形式方面似服從中國之管理，其實並不承認誰爲主管，直至一八六八年能戰之和尙蔡庚克根 *Nasan-Gesen* 在黑依爾特什河交流處，建築堅固之寺院，名刹拉松 *Sehara-Sume* 者後，始強迫啓爾奇生人服從規則。蔡庚克根爲俄國之敵人，因恐俄國勢力影響於啓爾奇生，於是帶領強健之軍隊以鎮壓之；當時適有一著名西比利亞人，名波達尼 *Potamir* 者遊歷其地，彼即捕之

。後又拘拿一小部分哥薩克人，以彼等共謀解放波氏。此種強健之蔡庚克根隊伍，尙有別種成功，即能使啓爾奇生族，自動服從科布多之治理。一八九〇年蔡庚克根之北京政府，感覺不安，被召回京。啓爾奇生人知利尙之威力已去，遂即開始獨立運動；同時托爾葛德 *Torgut*，及唐努烏梁人亦從新向北侵入，並因近來對俄各種惡感無形消滅，故亦聯合俄國商人奪取權利。

一九〇四年北京以俄國通牒之恐嚇，遂佔據黑依爾特什河上流，而握取啓爾奇生人所居之阿爾泰山南部，並爲防禦俄國之不測事件起見，在蔡庚克根寺院剎拉松附近建設一城市，同時設置堅固之軍事地位，並集中啓爾奇生居民全部之行政機關，此種舉動，頗不利於俄國在科布多之商業，俄人因此甚爲恐惶，故沙皇政府乃極注意北京政府之行動，於是俄國在剎拉松，設立一領事館，雖該處距科布多不滿三百基羅米突。那位新任駐剎拉松領事，於一九一一年第一次報告彼得堡外交部時，即述中國人之七年新啓爾奇生政策，毫



無成功；此外依據中國方面之事實，覺得剌拉松有一線索與外界蒲耶土沙 Bulantuehoi 相連絡，遂設法使多數俄人，從哥德海 Gutschai，烏龍溪 Urumtseh；等處，竭方向中國官廳請求允許其入新城市居住。惟俄國政府對啓爾奇生移民，於移民法未規定之處，十分謹慎，似恐與啓爾奇生，發生衝突。

貝雅圖蒙古，最感困難者，為政治問題。因其荒僻無徑之地，常為蒙古人從喀爾喀 Chaleha，逃避中國勢力之隱庇所。此種逃避之人，沙皇政府常自由出而保護，且在中俄條約中規定，極願收為俄國之國民。因此予多數盜賊在東蒙古搶掠之機會，及予宣傳脫離中國運動機關在庫倫設立之可能。由是民族自決之呼聲，遂入貝雅圖蒙古人中。歐戰未破裂前一世紀，俄國學校，已多討論變更俄國為社會聯邦制國家，此種精神潮流之影響，在貝雅圖蒙古有智力之人中，亦漸發達；此當時俄國無論何種政府所不歡迎；從日本方面，僅願扶助蒙古主義，因日本欲希望減少蘇聯在東亞之勢力。蘇聯布爾什維克

黨，所公布之民族區域分配法，較可注意者，爲包含全居民之極邊共和國，在歐亞兩洲均同樣組織；如蘇俄聯邦共和國 Džsr，佔有極多民族性之人民，均隸屬於外族人統治之下，祇於國家界限顧及之。譬如四百萬白俄居住蘇維埃共和國，與四百至五百萬在波蘭居住之人民相對。此外譬喻尙多，如喀來林 Karelien，馬達魏 Maldawer，阿舍畢山 Aserbejdshan 等；但本題範圍爲一種在泰鷄葛 Todschiken 之伊蘭尼族，以伊蘭尼 Iranier 人在阿富汗居住；啓爾奇生，以啓爾奇生居於中國之新疆省；沃雅田 Oratien 及貝雅圖蒙古，以其在蒙古與唐努烏梁地方。

第二章 蘇俄亞洲邊鄙政治運動之一般

第一節 國境與地理上之限制

上述各國人種之界限，換一句話說，國家行政區域之界限，初視之，如一無根據，而無故發生布爾什維克主義者然。其實人種學的內容，所包含之理由，甚爲複雜，不易認識。故布爾什維克主義，與其政治本體有關，此種政治本體，又從歷史上所得之結果，譬如『沃雅田』Ojstren 是由於長年對阿爾泰與蒙古之帕米爾，及土耳其韃靼，並沃雅田，伊蘭尼，與俄國互相爭奪之因果。其餘當然亦不能一筆抹消，如沙皇政府，及俄國歐戰前之科學，對於此種地方，亦非常研究，如組織新式行政機關，於行政公署，及在總行政公署，成立一外族人民部分，皆極爲發展。令我輩所不解者，就是小說上無稽的精神，忽使我等，對布爾什維克主義之行動，發生懷疑。彼輩似乎欲在人

羣中建一種特權，雖則彼輩自己亦甚厭惡，而偏欲向精神方面奮鬥，其實那種無限制地域，與政治或國家的組織，爲不可能，而俄人偏欲爲之，一若非如是，不足以表現俄人之特性者然。

至其邊鄙所經過之山脈與河流，吾人僅欲述其大概。如吾人一考俄國與中國及蒙古交界之天然地圖，能使吾輩明瞭，因何竭力變成布爾什維克主義之真正目標。此種目標亦可由地理學上之觀點而得之。如云天然及現在之邊鄙中，並無何種正確的協同。

設照分水記號爲界，大部分可以免去歷來之邊界問題。至蘇聯之主要河流，自幾百來爲葉尼塞 *Jenissej*，依爾特什 *Irtsch*，依勒III，及石勒喀 *Selenga*，（大部屬於蒙古），流長皆几百基羅米突。此種河流之一部，以中國人藐視蒙古共和國之成立，實際上已非中國所有，但在政治上，無論如何尚未全屬俄國。葉尼塞河，有與德國俾蠻 *Boelmen* 之愛爾白河流 *Elbestrom* 相像。葉

尼塞河，發源於西比利亞貝加爾湖西南分水之轉角處。該湖距唐努烏梁，或中國之東三省，約八百基羅米突。大葉尼塞及小葉尼塞流域，經過唐努烏梁約五百基羅米突。從東向西，牽動在南方甚高之土地，然後及於北部之山嶺，穿過在該處山嶺中發源之小葉尼塞及地壇，經向西比利亞而流入於北部的冰海。薩陽山脈 *Sajangebirge* 非僅一支高嶺，且有互相錯雜與無規則之短山脊山及山球，從一個寬闊地面聳起，且常由南向北，而少由東向西。在上葉尼塞河與石勒喀流域，及伊爾庫德 *Иртыш* 流水，已於前世紀變為政治界限，但其意義，並不關於中俄邊境問題之全部，而於地方情形，實甚有關。因俄國從不以真實界限視之。唐努烏梁之與沃雅田，在西方被一個從南向北經過之崎嶇壁壘所封固。帕米爾東北角，亦可暫時以阿姆大葉 *Абу-Дария* 之發源地，與中國喀西加大葉 *Kaschggar-Darja* 間之流水，為政治界之可能。其餘一切邊鄙區域之流水，無甚作用。在帕米爾與阿爾泰兩大高山，及阿爾泰與

貝加爾湖間，昂然聳起之偉大山脈，其山脈之組織與經過，甚爲奇特，似少分離而多連合者然，以之爲政治界線，乃偶然之事，決非一個地理學上人種學上或經濟上所必須之條件。帕米爾與阿爾泰間，一若門戶之開放，並以由東向西經過之山脈，組成其方柱。天山 Tien-Shan 並不分離蘇俄與中國，但蒙古西部與中國分離，或北部之鐘加拉 Dshungarli，從中國南部之喀西加 Kaschgar 分離。中國阿爾泰山之長脊，造成在西蒙古南部與鐘加拉間之偉大牆垣。以此種中亞細亞山脈之主要骨幹，連合中西比利亞，南西比利亞，及中央亞細亞之平原，直達亞洲中心高原，而成爲寬大的土壇，即成爲上述各處之邊鄙區域。若以此約四百—六百—八百基羅米突面積之寬大土壇。劃爲國界，將不易決定，故中國與蘇俄之天然界限，每以一百基羅米突以北，或一百基羅米突以南爲限。在此種惟一土壇中所聳起之山岡，而此種山岡的石頂上，所剩餘的一些植物，又被尖銳而乾燥的風，捲奪而去，實不易得到有

系統之參考；但以一七二七年所締結蒲拉條約（Bura，或名啓阿希塔Kiachia條約），爲各種中俄條約之基礎，直至二十世紀亦爲有效，辦理者以下列規條，爲根本原則：設在俄蒙地域附近，發現無論那種山脊，或河流，即以該山脊或河流爲兩國之國界。設該區附近，既無山脈，又無山脊，及河流，只有遼闊荒野，即將土地兩國平均分配。

參證蒙古歷史摘要：從成吉思汗至蘇俄共和，著者 Korostowetz, 一九二六年，柏林，Walter de Gruyter & co. 出版。

植物與動物世界之界限，亦難使中俄邊界判然分明，因其在政治界限交界區域，完全一色一樣。帕米爾與阿爾泰兩高山間，以其高原爲邊界，適與俄屬之啓爾奇生荒野 Kirgistensteppe 及沙漠相反，以其間互相進行，而爲特別豐裕之地，即現名絕地蘇 Dshetyssu 者是，其地產草木甚富，故有多量之禽畜，如馬匹，小而花的角獸，小馬等。馬匹之種類，似依阿爾泰山爲轉移，北

部以可斯納芝克 *Kuoneyker* 產馬爲貴，南部以啓爾奇生所出之快馬爲有價值，依據植物與動物產地，唐努烏梁屬於阿爾泰山脈與其山麓無疑。該處所遇見之人，大部爲遊牧之人，其小屋 *Turten* 及猙獰的護犬，其中尙有運貨人，及少數皮毛獵人，與世界各種族各樣之商人，中國人之東方，常以商人爲代表；至俄國國家官員有蘇聯表記或無蘇聯表記二種；以衣服關係，可以代表歐洲，能得較佳之印像者，當然以莫斯科人爲最。在邊境守衛之軍隊中，及稅關中，非惟衣服相像，即面貌平線亦甚同。據最近之調查：以前統治地方的喇嘛，幾乎完全絕跡，俄國之教士，以前常備有十字架者，自內亂後，亦與教堂廟宇同時消滅，因此人民無從奉行宗教。中國蒙古方面亦須深入內地，方可見到廟宇與釋加謨尼神像。就外表上視之，帕米爾與阿爾泰，尙由遊牧人種所統治，啓爾奇生，亦由土農及商人所管理；且吾人初見遊牧人的小屋 *Turten*，及其奇異的衣服，得到一個特別印像，以爲此一部份之亞洲，當

先加入蘇俄，其實不然。俄國由阿爾泰至石勒喀河，有沃雅田及唐努烏梁，爲其媒介，而其勢力，則始由唐努啞拉 *Tannu-Ola* 尖峯，伸入亞洲；其南部有唐努烏梁區域爲對蒙古之屏障，在石勒喀河發源地，又有貝雅圖蒙古共和國。此爲蒙古人所建立，此種蒙古人，對其居民，不過盡蓋印之職，而大部份人民，代以無數從蒙古或土耳其所來之小民族，那種小民族可於深山遠谷中見之。因此雖從人種學方面研究，亦無嚴格的分別，一定之界線，祇有混合物，如經『風化』者然。

據上述各點觀察，亞洲無根本界線可談，我們常可以在遊牧人雅特之啓爾奇生，或蒙古人，經歐洲文化，而產生之結果，爲之證明，如喀斯托勞瓊之口琴，俄國之吹琴，德國之留聲機，各不相和，各不叶韻。

在此種混雜區域，經細心之旅行家考察，於政治史上可開一新門面，尤以各遊牧人部落，有各種不同之情狀，爲最有意義，我們極易分別彼輩爲喇嘛，

謨漢默得，黃教及其他教徒，於探求語言及研究人類風俗習慣者，更能得極豐富之材料；雖十五世紀前之士語方言，風俗習慣，及應用需要，均能探而得之。其人民分裂之原因，就是嗜好遊行及自由侵犯；此蓋由於山嶺隔閡的特殊情狀，所造成之現象，故在擾攘時期，各民族與其小屋及爐灶，常發現於彼此政治界限。彼等如與敵人相約，亦不能完全履行，且可隨時發生軍事運動，因此即可知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在脫耶斯貝加爾，東三省，及蒙古邊境之紛亂情形也。

中俄勢力競爭之主要目標，表面上視之，似爲異族人民。此種異族人民，若有膠黏與有彈性之物質，故自中俄接觸以後，每年在中俄磨石下盤旋，忽而此忽而彼的磨擦，但終未研碎。自俄國勢力侵入亞洲後，此類殘餘人民或保有固有特性，或與蘇俄血脈混和——貝雅圖及哥薩克 Kosaken，簡直對蘇俄移民農人聯合，——鎔化爲一種西比利亞國民。在貝加爾湖與依爾特什 Irtysh

sch 間，尙成爲問題者，爲卡拉茄 Karagassen · 喳格生 Chagassin 蘇雅登 Sojoten，瞎爾春 Schorzen，堪蠻敵春 Kumenditzen，沃雅田 Ojraton 等。

布爾什維克黨所行之民族政策，與居民之種族觀念有連帶關係：在啓爾奇生人移殖區域，有啓爾奇生共和國，在以前沃雅田人移殖區域，有沃雅田自主，在蒙古人移殖區域，有貝雅圖蒙古，及在沃雅田和貝雅圖蒙古間，有唐努烏梁之設立，此項政策之成功，可以預卜，因各種族之社會與文化，從環境方面，首先被其剝奪，並其本身，一方難以統一管理，一方混雜於各種族間，宗教根源亦完全被其奪去；且又以階級戰爭之工具，與國家組織之社會機關相結合，因此非惟中國商人，蒙古王公，即俄國商人，及至今代表俄國向外貿易之支特者，以至蘇俄文化之傳導者，亦被驅逐殆盡，視若蛇蝎，並將其地位『遊牧蘇俄』，及國民會社官員，代以被壓迫之國民，所以在民族政策中，只有階級戰爭，而無種族戰爭。蘇維埃機關，藉言語統一，及遊牧人

居住之移動小屋之幫助，不獨能在經濟上，卽在同種族之政治上，如在西唐努烏梁，及朱哥薩(Jschugutschak)區域，與在科布多之蘇雅登(Sojoten)經營之。蘇俄殖民之影響(哥薩克等)在民族政策範圍以內者，將於以後數章中，另加敘述。至此等蒙古人，以前出產五穀及家畜者，即爲引動俄國商人進入蒙古之媒介，此種商人又爲傳達俄國思想之主腦，近亦被蘇聯政府取締。彼輩當沙皇時代，常受信託公司所補助，爲政府政策之工具，且爲中國人之勁敵；但其優先地位，仍無大損，有時且與中國連合，反抗政府，使私人商業，受蘇俄政府之取締失其效用，——在沙皇政府時代，遇到國家利益與私人利益相衝突時，同時顧及私人利益，以保持商業經營之發展；現在蘇聯政府，對於蘇俄私人商業，以及上述之行動當爲重要罪犯，因政府欲將此種營業，直接收歸國家經營，但其侵略之目標，則固相同也。

第二節 邊鄙政策之發生

中俄間八千基羅米突(合中國一萬二千八百八十八里)長之邊界，以北京與莫斯科，爭奪威權起見，而發生種種爭執。蓋北京政府與莫斯科政府，自俄國侵入阿穆爾Amur後，(一六四三至一六九九)始行接觸，中國人對此，使用武器。從此次戰爭後，於一六六九年產生第一次中俄納清斯克Nertschinsk條約。次年以爭奪遊牧人之蒙古在石勒喀河與葉尼塞河間之主權，又大事爭論。該地於我輩研究中俄邊境者，極有意味。蓋當時北京要求至貝加爾湖之托波兒斯克Tobolsk全區域之主權，使有納稅義務之人民，直至該處有牧養之權利，此在十八世紀時期，爲一特例。滿清政府以同時正在松花江Dschungarei與不順從之王公開戰，又因松花江人，惹起啓爾奇生人與喀爾姆根人Kalmucken之衝突，遂使滿庭英雄，向北進行，渡阿爾泰山，而至烏拉山橫嶺。由此連帶關係之複雜爭論問題，才有一七二七年八月二十日，沙皇外交家苛撈斯多維次Korostowetz之所謂啟阿西塔Kiachta條約，又有教授與研究古蒙

問題之學者，葛爾棲梅爾 Grun, Grymail 之所謂蒲拉 Pura 條約。(蒙文)直至十九世紀中葉，蒲拉條約，造成中俄與蒙俄關係之根本原則，當時雖因環境要求，幾經商量，於一七六八年及一七九二年，兩方始同意補充蒲拉條約之條例，那種條例，仍以依據保持蒙古種族之紀律與安寧爲目的，換一句話，就是固定中俄邊境，不向南移動。

北京政府既對於蒲拉條約，不願有何種談判，莫斯科政府，亦不願亟亟使此案明白解決，因當時其中尙藏有與俄國政治利益之經營在；劃分唐努烏梁區域，及阿爾泰山山嶺界限，即爲明證。除苛撈斯多維次 Korostovets 外，葛爾棲梅爾 G. Grizmail 亦曾指示，依蒲拉條約所繪劃之界限，在俄國地圖上，不甚明瞭；但他與苛撈斯多維次絕然相反，即不願知以前從莫斯科方面對於唐努烏梁區域之關係，且彼以爲：即唐努烏梁區域，得有獨立存在之可能，仍不能脫中國之管理，並永久爲中國國家之一份子。苛撈斯多維次對此如何

維持其意見，將於討論唐努烏梁一節中，再行敘述。

當滿清在一七五六年征服松花江時應依阿爾泰山山脈，分立中俄之主權，惜未辦理，殊爲失策。中俄外交家，大概均以阿爾泰山之叢林堅冰，不敢交接，但此決不因其高山大林而畏懼，彼等實各抱無窮之希望，以爲時間愈長而土地之生長愈大。在十八世紀中葉，山地如何進行移殖，於何方有益，無法探索。自經鐘加拉人，與俄國逃犯，同時並進以來，且俄人一部從依爾特什河 *Irtsch*，一部從鄂畢河 *Ob* 上進，並隨時從蓓黑太麥 *Buchtarma*，型雅 *Bija*，與喀斯童 *Kastun*，各處走入荒林而至阿爾泰山麓。其相對而來者，爲鐘加拉遊牧人種。沙皇以其以大宗家畜，與金銀財寶，富裕之物，帶入俄國國境，故願將其邊境開放，以示鼓勵。

當時北京政府，以俄國怵於中國之強盛，極易辦理各案；而北庭何以對唐努烏梁東部與型雅 *Bija* 南部，直至依爾特什河流，一無保障，殊爲不解。葛爾

棲梅爾 G. Grzimeil 云：若對中亞細亞土克們人 Turken，在十八世紀前葉，輕易得一勝利以後，即能侵入中國之東三省，而向西移動，並可以西耳特雅 Syr-Darja 爲根據地，分離北部俄屬之殖民地，實有充分之理由。

俄國於一七九〇年，始有佔領阿爾泰山之意思，因其時有逃犯三十名，在稽黑太麥 Buchtarma 地方，組織一俄國式之村鎮，以紀念卡太拉拿 Atharina 皇后，並請皇恩大赦收爲俄國人民。蓋尼古拉斯第一，在一八二七年時，尙懼中國人之佔領阿爾泰山。尼皇第一，遂決定一種代價，造成連合防線，於今沃雅田邊境之北部，所謂皮依斯克 Pusker 線者是。其組織之法，以由結合多數分地制（約百畝）之堅固苛薩克 Korseen 村鎮而成。此種防線，名爲防備鐘加拉人侵犯之保護團。自一八四八年，邊境問題，圓滿解決後，此種殖民機關即局部解散，並將其土地歸回公司。此外殖民之發展，大都以完全自由用地爲原則，直至一八九七年爲止。（參觀 *Rechenenschaftsbericht des Staatsrats*）

1898.—99, s. 275)

實際上俄國移民之佔據阿爾泰山豐富之地係自一八六〇年(註)1.至一八六四年，(註)2.中俄在依爾特什及伊犁兩河上流分界時，開始。當時中國欲收回稽黑太麥 *Buchtarma* 之發源地，故將蒙古阿爾泰山西北全區讓與俄國，惟在依爾特什與伊犁兩河間之邊境問題，則保留至一八八一年。(參觀彼得條約二月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內容在莫斯科出版之 *Kljutschnikow* 與 *Ssabanin* 第一冊第二百三十五頁)

註：(1)參閱國際條約大全第三卷第二至第五頁『中俄續約十五款』十四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註：(2) *Tschingutschak* 條約。

中俄間之邊界(政治界限)組成，可於外交條約史，分別研究，而得三種不同之時期。惟此三種時期，雖各不相同，實則相並而行，茲特述之如下：

(一) 貝加爾湖東之邊界，在一六四三年至一八六二年，由血白羅夫斯克 Orla-borovsk，即東亞，至阿穆爾而成。此部分之邊境發展，完全以受海洋問題，及經濟壓迫所致，如謀撒哈連，高麗，東三省問題之解決，及圖謀柏林海 Beringmeer 航行問題等。

(二) 貝加爾湖西，石勒喀與依爾特什間之界限，為以後研究最有興味之一段。此種界限由於最初(一六〇九年至一六四〇年)薩松 *Salsk* 山嶺北部之遊牧人種啓爾奇生人與喀爾姆根人爭鬪時，於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時代，以和平之道路而產生。在十七世紀未產生界限以前，已早有人預知，阿爾泰與唐努烏梁區域，必將歸俄國所有。其最無抵抗之路線，在十六世紀末葉，為經托波兒斯克，沃木斯克，可斯納次克，伊爾庫次克，維希尼—烏汀斯克而進行。在十九世紀末葉，漸向維希尼—烏汀斯克，對烏梁 *Ulai* 及俄屬阿爾泰山南移動。但是一七二七年後，沙皇不能得到在此區域之一個作戰機會；一九

一二年之中國革命，遂影響於蒙古之附屬問題，蒙古就此歸俄保護，中國勢力亦漸向南退縮，直至蒙古阿爾泰山。此種影響，即在一九二二年之事變中，亦無所更動，必須世界政治舞臺，有新發展後，中俄兩國始可改變在蒙古邊界之版圖。

(三) 依爾特什與羊吸 Pjandsai (阿爾泰與帕米爾中) 間之第三期界限，發生最爲複雜，各民族之紛爭，幾近千年，一方蒙古—土耳其—韃靼與蘇俄，另一方面，土耳其—韃靼—啓爾奇生—喀爾姆根與滿清。此項界限之決定，不獨現在蘇俄與中國有關，與英俄在阿富汗之爭奪亦有關，即二大勢力在亞洲之競爭，與中國革命之進行，均有甚大之影響。

中俄關係之接近，即東方勢力傾俄之表現，滿清勢力全盛時代，除對俄在阿穆爾爭奪外，對下列三種人民尙力圖進行，如蒙古，鐘加拉，土耳其斯坦，故漸將其軍隊接近俄國。彼時俄國亦因而感覺其邊境之動搖，故從事軍備以

資防禦。同時英國又對此表示不滿，欲援助中國以拒俄。

俄國亞洲政策之一貫進行，自橫暴之依凡 Evans 死後，由大彼得帝始。即佔據遠東庫頁島 Kamtschatka，將柏林海與以前所得之鄂霍次克海 Ochotskischen Meer，相連合之人物。其政策爲紮駐軍隊於西比利亞西南，沿依爾特什河上流，藉以保護其國都之邊境，並可得亞爾根 Jarkeit (即 Kaschgarei) 全地。彼得帝且曾對喀爾姆根公使表示，葉尼塞河流域全部，應歸俄國，故其進行計劃，抱括自太平洋，直至東土耳其斯坦，爲正個疆界區域，但亦不忘西比利亞之天然兵驛。彼得政府，故以玳米獨 Demidaw 首先在谷術特 Kulubä，實施工業移民之基礎，自玳米獨死後，極大之土地，約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畝，宣佈爲沙皇政府之私產，直接由御前內閣管理之。

亞洲土地部分之各種意義，由沙皇政府以完全不同之俄國外交政策，交涉之。我輩欲明瞭俄國移民向東進行之原因，可於居民地圖中得之。因俄國邊境

區域，祇有向貝加爾湖東南，所謂脫耶斯貝加爾 Trans baikalien，即離烏拉山東三千至五千基羅米突，與中國或蒙古邊境密接地方前進。蓋阿穆爾區域，耶教居民密佈，早有人滿之患，至伊爾庫次克，維希尼—烏汀斯克，赤塔，經俄國北亞洲人密集移殖，亦難安插，祇留脫耶斯貝加爾地方，至今仍保持其原有特狀。近年來以各種政治變化之影響，宣佈獨立，此蘇俄政府有意釀成，故該處一九一七年所成立之貝雅圖蒙古共和國，幾番磋商，即予承認。脫耶斯貝加爾，爲本書範圍內，蘇俄亞洲政策之左右翼，如觀察遠東與蒙古主義問題，及探索幼稚的阿爾泰山問題，均甚緊要，至蘇俄之世界政策，乃另一重要中心，最有意義，莫過於沙皇政府之鋪設橫切西比利亞鐵道。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之對日戰爭，及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五年之與蒙交涉關於貝雅圖蒙古區域，皆有重大之關鍵。就軍事與政治上講，遠東政策，實有進行之必要，而脫耶斯貝加爾情形，又爲促進經營比西利亞最有力之原因。

。以脫郎斯貝加爾，建築西比利亞鐵道，又早成爲俄國向東北亞洲革命前進之基礎。故西比利亞鐵道，爲殖民西西比利亞與中西比利亞之主要計劃，因之亦成爲俄國經濟力在亞洲之樞紐，若俄國能依照目標，不與宇宙之環境相抵抗而進行。

俄國居民之主要部分，自一九〇八年起，多沿西比利亞鐵道，約離國境一千至二千基羅米突地方移殖，祇有少數中西比利亞居民，從鐵道向南側進，直至其邊界爲止，間亦有越界進行者。吾輩試一觀移民運動之趨向，就可得一九〇〇年相同之形狀，如十七世紀之第三季一樣，即由西邊側面向東沿西比利亞鐵道之脫拉水 Trade 進行，引動其家鄉與從政府中逃避，依河流及道路方向而行之農民，向南侵入，停足於阿爾泰山遊牧人種近處。然後各本天性能力而謀安身之區。二十年後鐵路支線之建築，與政府對移民地之設施組織，才有今日地圖上燦爛之記號。

吾輩知道，西南極豐富區域之政治保障，於十八世紀末葉方開始設計，其間逐漸解決小王公財產，及驅除最後從韃靼時候所留下在薩松湖 *Seianssee* 與朱哥薩之殘餘物。此種保障於十九世紀中葉，始告完畢。至研究西比利亞之動作，與探求新時期之政治歷史，首先令人注意者，爲沙皇在蒙古邊境顯明彰著所行之經營政策。其時俄國政府非但不再收拾遠東，或中亞細亞，以遲緩俄國之冒險者，以及行商之人，且放置軍隊，修築道路，及派遣領事至蒙古，與喀西加拉，以招其來。在十八世紀後半葉，阿爾泰山經西南一度之側面進行，遂被包圍；而卡太拉拿又繼續彼得之政策進行，將軍事重地之依爾特什河線，對荒野至朱哥薩有保障後，並遍曆阿爾泰山之週圍。照中俄條約之字句，俄國祇得一小尖峯，在蒙古邊境之阿爾泰山與薩松湖之間。經詳細之審查，才知所謂小尖峯者，實佔有現今在阿爾泰山區之沃雅田國。此外蒙古邊境，唐努烏梁西南，亦以同樣方法達到，並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中，

俄政府以相似之手腕取得之，如十八世紀時代取得沃雅田者然。蘇聯今日又由西入朱哥薩，科布多，烏爾雅蘇泰 *Uryassutai*，由東入啓阿西塔，庫倫，烏爾雅蘇泰之遠距離移民。此在二十世紀，可稱之爲東三省，蒙古，朱哥薩問題。

一八九三年，發現與俄國亞洲政策相平行之西藏鐵路計劃，此爲貝雅圖醫士巴特瑪葉 *Badmajew* 在聖彼得堡所發表。沙皇亞歷山大第三，以財政部長之報告，覺得此種計劃無實現之可能，但仍召巴氏爲宮內醫生，此乃亞皇希望巴氏計劃實現，能擴充其統治權於亞洲希馬拉亞高原以外之表現。

參觀 *Badmajew* 醫士檔案，Leningrad 國家印刷局出版 (1925)

吾輩如略叙外蒙古之領土，知道外蒙古爲蘇聯所熟望的第二個目標，國權之解釋，蒙古爲中國國家範圍內的一個自治邦。但現在蒙古，有一個國民行政機關建立，其與唐努烏梁自由人民共和國相連合，同受莫斯科之指揮；此種

西北兩方之包圍政策，一若阿爾泰山區域，受斯脫匹，托波兒斯克。多木斯克，伊爾庫次克之總行政署所包圍者，同出一轍。蒙古接近蘇聯殖民最盛之區域，爲脫耶斯貝加爾，其餘移徙於石勒喀，與苛沙哥（Орское）湖之間。至貝雅圖蒙古，在西比利亞與蒙古之間；中國新疆省南，亦設有一啓爾奇生自治共和國，並有屬於烏斯培葛斯坦（Узбекистан）蘇維埃共和國範圍內之泰鷄葛（Таджики）自治區域發現，其地之一部原屬於土耳其斯坦，一部屬於阿富汗，亦有一部屬於中國者。其餘孤獨而無連帶關係之哥薩克移民，在中國之邊境，似無何種局部意義可言。

第三節 蘇維埃政府之工作

政治與經濟之概況，已如上述。至俄國經營亞洲之歷史，亦有三百年之久——同時實行文化侵略；惟此種文化，祇能對蘇維埃聯邦及其弱怯人民之區行之，且爲蘇俄聯邦人民所樂意接受。蘇俄亞洲政策，爲強制執行之政策，沙

皇及其外交家，欲謀其重大問題之成功；當然對於中國四萬萬人民之動員，亦甚防備，祇有中國政治專心向太平洋回顧時，蘇聯經濟能力就一無抵抗，向蒙古與西中國盜賊戰爭所殘餘之東三省侵入。蘇維埃政府之政策，適與其先進者——英美日法意等國——相反，甚願加入中國動員，並希望有機會，將其
在亞洲之歐洲主要敵人，——英國人——在亞洲之地位推翻。

際此嚴重外交問題，俄國再不能計及在北亞洲所支配之經濟與社會狀態，特別如依爾特什河與貝加爾湖區域間，即今日之西比利亞區域，需要一種經營。此種經營，雖能解決在亞洲由烏拉山區域，及由歐洲俄國工業中心區域之一切問題。沙皇政府，自經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後，始得到西比利亞最後之印像。

日俄戰爭後，以戰術上對中國之變遷，不無影響於俄國之亞洲政策。蘇聯政府，若仍秉承沙皇亞洲政策，繼續進行，雖其方法與前不同，將來與中亞細

亞，東亞細亞，必成爲三個戰爭舞臺。這就是：遠東方面與日本有關之高麗及東三省；蒙古方面由蘇聯引導而產生之蒙古共和國，及中央亞細亞之阿富汗；以及英俄在東亞與印度勢力之衝突。

在中國內亂未停止以前，就可判斷三個戰爭舞臺，所發生之動作。中國人一日在內爭中互相肉搏，即一日不能顧及東三省之變故，更不能在蒙古施行何種永久不滅之影響。在西中國喀西加 *Kaschgar* 及苦爾渣 *Kuldsura* 亦同樣失其威勢，並受英國勍敵蘇聯之保護；西藏則受英人唆使，中國勢力幾等於零，何時才得昇平，尙難逆料，直至日本在遠東，蘇聯在蒙古，竭力進行之經濟，文化，政治侵略，深有根基時，方始覺悟恐已晚矣。蘇聯地位愈強。亞洲經濟勢力情狀和平修正之期望愈遠。蘇聯地位愈弱，英日之影響愈大，並與兩國勢力之關係愈多，且在中國西北將有邊界變遷之可能。蘇聯在東亞之勢力愈弱，安甯之中國，將愈爲英人對俄之工具。

今日西比利亞管理區域，以其地理上之位置，寶藏之豐，以及別種財富，並經天然中心道路之連絡，已成爲歐亞重地。阿爾泰區域未判定以前，俄國遠東政策，仍爲空中樓閣。因其意義，尙未認識，並因其不與建築西比利亞鐵道時同時建造，以致俄國軍隊必須運赴東三省戰場流血，（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並須蘇維埃政府，在一九二五年，從中東鐵路及東三省，對中國人與日本人而退兵。沙皇政府經數次憤怒之後，才感覺在東三省得一重大教訓。參與鐵路建築與計劃之斯多里賓 *Stolypin*，當歐戰暴發時，尙正進行工作，可知受日俄戰爭之感想矣。

蘇維埃政府，設能對亞洲三個戰爭舞臺之可能地位，稍加注意，即能將現在亞洲勢力情狀，各各根本改變，阿爾泰區域，爲三個戰爭舞臺之天然兵營，設機械發達，將或完全可以負担經濟上同如軍事上與政治上之競爭問題，於未來之時日。以前亞洲政策發展時，以高加索爲向印度之大本營，及以烏拉

山爲往東三省之大本營，均非得計。

第一編 中俄邊境地理上與歷史上之概觀

四七

第一編 中俄邊境地理上與歷史上之概觀

第三章 沙皇時代俄國亞洲鐵道之建築

第一節 橫斷西比利亞之鐵道

俄國沙皇時代，除不滿於中國之阿富汗外，且亦與英國在亞洲之利益相衝突，所以阿穆爾 Amur 區域之行政長官，苛爾夫子爵 Baron Korff，以建築西比利亞鐵路『藉以防禦海參威及南烏蘇里 Ussuri 區域』爲急不容緩之事（註）斯實世界之大關鍵。其第一路線，在脫拉水 Trence 擦爾亞屏斯克 Tscheljabinsk — 沃木斯克 Omsk 建造之前，以亞歷山大第三之政策，在印度方面有顯著之成績。俄國於一八八〇年，藉斯苛字來 Skobelew 在中央亞細亞之活動，映照於重大問題之高加索—印度。高加索以其天然的形勢，當時確變爲俄國侵入波斯灣，印度洋，及對阿富汗軍略上之基礎地。

註；參閱一八九〇年 Asiatskaja Rorsija 上亞力山大第三之緊急報告 a. a

O. Bd. II, 515 頁。

一八九五年之十年間，英國之亞洲政策有特殊之成功，自波斯北部對俄規定堅固之邊界後，又在阿富汗之北部邊境，獲得對俄之保障，並在印度與俄國土耳其斯坦間，向中國之喀加拉 *Kaschgarer*，設置一阿富汗中間區域，（一八九五年五月十一日倫敦帕米爾規約）在俄國領土與印度間，又規劃一寬大之中立線，似適於防備蘇俄之侵入，因此英俄對抗之焦點，得有相當之解決，但英繼之以西藏計劃——俄國於此亦在亞洲另行經營。建築鐵路於北部或南部亞洲之思想，已於一八五〇年尼古拉斯第一時代，阿穆爾區域總行政長，木拉亞夫 *Murawjoff* 伯爵之緊急報告中見之。木氏欲將五十基羅米突寬之喀斯脫里 *Castri* 海灣，與阿穆爾連合一起，同時外人提議尼希尼——喀哥羅 *Nischnij-Nowgorod*，與太平洋連接。一八八二年，破斯葉 *Porsjet* 為鐵道部長時，官廳才正式研究西比利亞之鐵路問題。但其意為烏拉山區並不為西比

利亞。至一八九一年如何決定建築西比利亞鐵道之原因，不外爲沙皇外交政策之毅然發展。此鐵道先由太平洋岸開始，當起工時，受位之君主尼古拉亞歷山大維啓，代表沙皇於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九日。親到海參威，安放基石，其儀式之隆重，可以想見。

西比利亞方面，藏有世界政策問題，如能解決，於蘇聯歐洲之經濟利益甚有幫助，此不能不有賴於新鐵道之成功。東三省與太平洋，以後以在耶魯^{Yalu}之大公候之森林利益與日本之進行政策，背道而馳，——彼處所發生之反抗，與英國利益相抵觸者，尙不能逆料，因此彼得堡之參謀部，以戰略之眼光視之，俄國與日本首先衝突，爲不可幸免之事，所以決定特別鋪設鐵道，但如何能使中央亞細亞已成之鐵路，得免山嶺之阻礙，而無極端向東西方向之影響，實爲困難問題。因此填補土壇，開鑿山洞，渡過森林，荒野，沼澤，以擇西比利亞之路線。彼得堡參謀部，以爲依鐵軌必須向太平洋運兵一次，

軌道決不可附近不明瞭之山林，及少查考之中蒙邊境，以防不安宵之土人居住，由此竭力向北部平坦荒林鋪設，該處亦爲工業化烏拉山，及其兵工廠所在地，並爲由聖彼得堡至貝加爾湖之最短路線。南部一帶地勢險惡，如須經過一部份無水荒野，及山嶺等地，此亦助成參謀部之見解之一原因。且北線之選擇，甚有益於經濟之觀念，故訪問各機關，均贊同參謀部計劃，鋪設北線。老莫斯科，已早爲橫斷西比利亞鐵道直達伊爾庫次克方面建設，該路不僅千數俄人。以警務上，宗教上，偵探上，及政治上之罪犯，強迫移住於鑛場之要道，亦國家結隊行商，及皇家郵差所必經之路，當時彼得堡之衙署政治，尙不思及南區域鐵路方向之經濟開發。祇以鐵道爲政治勢力在遠東開展之工具，並引起各種不可思議之幻想。一八九三年，俄國財政部長對沙皇亞歷山大第三有所陳說，彼對此更進一步，以橫斷西比利亞鐵道，一端直達中國四川省之中心，以此不僅全蒙古盡在握中，即西藏亦不能出俄國政治範圍

以外。……

亞歷山大第三，以有外交與軍略之目標，遂命建築橫斷西比利亞鐵路，並以特別經濟策略經營西比利亞，即本書今日最有興味之中俄邊境，雖其進行不甚自覺，橫斷西比利亞鐵道之建築，已足證明西比利亞性質，爲俄國亞洲政策之三角柱石，顯而易見。開發西比利亞，當時尙不列入沙皇時代經濟政策之計劃。彼得堡一般團體，對此甚爲恐惶，然亦具相當理由，彼等以爲由歐西移徙俄國農事工作力於西比利亞，異日或將釀成不堪收拾之局，並因此尙有農民自由運動，反抗大地主之危險。當時政府規程之第一點，就爲『保護貴族』。財政總長維得，後以實施鐵路財政化之辦法辦理之，其法以假定有能力在西比利亞生產，爲平均地段之合法移民，爲先決條件。亞歷山大第三，接納俄國地主各種意見，允許大政治家所提議之殘缺不全之移民規程。財長維得對此而外，尙獎勵興辦交叉河流之航行，並給以若干補助方法，以利

航業而收速成之效，因此西方一段亦各處同時開始。橫斷西比利亞鐵路之建築，是以受相當刺激，在探求道路於卡利海 *Karische Meer* 所致。至卡利海以及鄂畢 *Oj* 與葉尼塞河之流域將於以後詳細述之。代表地主之政府顧問，對西比利亞移民，極端阻礙，最可注意者，為至一九〇一年，無論何種財產土地，除四千二百萬歸沙皇所有外，悉歸國家所有。於一九〇一年政府始准該處私人財產之購置。在一八九三年供全部移民所用之費，僅六十萬羅布，並此又大部用於貝加爾湖邊區，及處置在中國邊境阿爾泰南之哥薩克移民；另一部用以變改一般俄國化之土著為哥薩克形態。（參觀第三略圖）以前國家移民組織未發達時，西比利亞為野蠻移民及鐵路工人所居住。後以俄國歐洲地方之困難，及政治之壓迫，遂使人民漸向遠東方面移徙。自鐵路成功後，各城市均若美國步調而發展，以前在莫斯科方面所辦理之各工商事業，均向大鐵軌線轉移，以致無數土著農民，失其冬季在道路方面之搬運工作，西

比利亞企業家因此另尋門路，將地方所產物品，不再以生料出口，以半生料，或熟料，在西比利亞市場出售。以前每年以需要關係，到大商場一次的中等批發商人，從此根本改換性質，代以莫斯科製作分店。獲利豐富的皮工業，亦漸次發達，鐵工業亦藉橫斷西比利亞鐵道之時機而產生。此種鐵工作場之基礎，建立於十八世紀末及十九世紀初。一八九七年，始在西比利亞開創鑄造所小機器廠修理場等。一九一四年所有在西比利亞之中小金屬工業公司企業家，多數在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五年間所產生。

日俄戰爭，各種蓬勃之事業，暫告停頓，農人子弟以充任兵役經過西比利亞後，方悉其國境之寬大，土地之肥沃，及氣候之情狀。此種有益之移民宣傳，官廳所不易辦到。一九〇六年，沙皇已覺有開放阿爾泰御地 *Kabinetstland* 移民之必要，一九〇七年，即準備一千三百萬金羅布，事為移民緊急需要所用。其時內閣總理斯多里賓 *Stolypin*，感覺西比利亞為革命空氣洩漏之所，

此種革命空氣以由歐俄之農業狀況，對國家發生不滿之結果，斯多里賓與克里華興 *Kriwoschein* 非但共同竭力大舉移民，此種移民除建築橫斷西比利亞鐵道外，爲當時西比利亞富裕之主要根基，且亦竭力設法在該處組織公民會社，藉以由村落而發展社會程序，以平衡向個人道路之根源。自日俄戰爭後，水路亦甚注意，由鐵道部長希爾苛公爵所準備由漢堡或斯戴汀 *Stettin* 經卡里海遣送之鐵路材料，可以表示爲發展西比利亞之鐵證。

除各各依建築橫斷西比利亞鐵道，直接所產生之發展外，多木斯克地質考察學院亦得相當結果，就是能够斷定阿爾泰山之天然財富，均非人力所能，且證明可斯納芝克池 *Kusnetzker Becken* 能轉移各種財政及經濟範圍之勢力。

第二節 經營支線之一般

本世紀之前十年，至少有七個俄國及二個外國經濟團體，進行俄國國家鐵路之計畫，以扶助其發展各種之財富。美人葉苛生 *Jakson*，願建築南西比利亞

線，平行於橫斷西比利亞鐵道，惟要求鐵道兩旁五十基羅米突距離線之利益，被維得 S. I. Witte 所拒絕，故西比利亞仍保持爲俄國之殖民地。其餘計畫多屬考查性質，此種考查機關在一九〇九年由各關係團體，組織一委員會，以辦利之。其委員人數爲一百名，制成各種鐵路計畫之實際辦法，此項計畫，多爲俄國政府所採取，且在中亞細亞及西比利亞經營之。

一九〇九年所商決之八個計畫如下：

一、烏拉斯克—塞米帕拉汀斯克線 *Ursk - Semipalatinsk*，由華俄銀行蒲締羅 A. Z. Putilow 及承辦部人員 A. N. Meschtscherski — S. J. Mmanontow 等爲代表，長二一五五俄哩，（約合一·七華哩），建築費預算爲一八六五二〇〇〇〇羅布。

二、瓦倫堡—塞米帕拉汀斯克—白爾諾爾—皮依斯克線，*Orenburg—Semipalatinsk—Barnaul - Bisk Linie*，由聖彼得堡國際商業銀行 A. J. Wysznegra-

tski 與北部銀行 M. S. Wenstat 及承造人 K. P. Lasarew 等代表之，長二二三九五俄哩，建築費預算爲二二八〇〇〇〇〇〇羅布。

三、沃木斯克—鮑羅泰爾—塞米帕拉汀斯克—白爾諾爾線 Omsk—Pawlodar—Semipadatsinsk—Barnaul，由商務顧問代表之，長一一三五五俄哩，建築預算爲六〇八八〇〇〇〇羅布。

四、亞爾茄—戈什葛諾線，Iarga—Kolschugino，由莫斯科工程師 A. N. Petzow 代表之，長一八七俄哩，建築費預算爲一〇七六〇〇〇〇羅布。

五、諾佛尼古拉葉斯克 Nowo—Nikolajewsk—白爾諾爾—塞米帕拉汀斯克線，由 A. J. Iwanow 等爲代表，長七六二俄哩，建築費預算爲六一三九〇〇〇〇羅布。

六、北土耳其斯坦—啞里斯，維爾尼—土克瑪克 Arys—Wiennj—Tolmak 線，由華俄銀行蒲締羅及 S. S. Palaschkowiki 爲代表，長一〇二九俄哩，建

築費預算爲六七〇五九〇〇〇〇羅布。

七、古爾庚—沙里清線，Kurgan—Zaritzin，由玫瑰 G. W. Rosen 子爵爲代表，長一六二〇俄哩，建築費預算爲一四〇六〇〇〇〇〇羅布。

八、土耳其斯坦—西比利亞線，由英國 *Host* 公司與 A. J. Putilow，代表上述之三大俄國銀行經營之。

註解：一九〇九年，一二兩類合爲一類，並讓政府決定路線。

上述計畫四，五，六，之一部，已由沙皇政府建築。南西比利亞重線，（第一二兩計畫），以預算關係，不能與土耳其斯坦西比利亞線，（第八計畫）同時進行。

布爾什維克黨執政，即放棄南西比利亞重線，而建築土耳其斯坦—西比利亞線。彼等以蘇俄經濟家視爲無利可圖而停止之維爾尼—塞米帕拉汀斯克線，認爲『蘇維埃聯邦之重題』，非即經營不可。布爾札維克黨之行動之根本原

則，爲集中經濟計畫，此種計畫之主要目的，爲經營亞洲區域——以前政府行動之集中原則，大都爲關於政治戰略方面。

沙皇政府之劃定瓦倫堡—亞克木林斯克 *Akmolinsk* —撒凱坡爾 *Sergopol* —朱哥薩 *Ischugutschak* 線，可分爲二種時期：或換一句話講，即準備繼續向『亞爾根 *JarKent* 金富之區』進行，此亞爾根，大彼得帝業已達到，當彼之軍隊向依爾特什河上行時，並當一八五〇年與一八七五年，向朱哥薩與苦爾啞 *Kuldscha* 不斷侵入，俄國政治之世界發展被阻時，忽遭中止，——因此成爲一內部或管理政策之問題，此種問題在交涉亞洲邊境國家時，可如歐俄同樣酌議：即各區域直接有關於中央，不必顧及近鄰所發生之經濟需要，故無論何種鄰邦，應各分別專利直接管理並與之直接有關，祇沙皇屬下之總行政官有相當有統系之管理，因此經濟上亦能與鄰邦分離，惟因其分離，而於中央區域莫斯科，得盡相當之責任。

二十世紀時代，對此重大計畫所維持之各種事件，已表示十分恐懼，那種恐懼，可於沙皇外交中遇之，就為解決英國亞洲政策問題。譬如英人在一九〇三年，將其印度之影響，着手向西藏進行時，俄國領事即由邦彼夷 *Bombay* 移動。照英人之眼光看來，俄國佔據中國之土耳其斯坦與蒙古，所生之反抗行動，不久必有人為之關心。……一俟與印度有相當解決，及建立共同工作之基礎後，……即可進一步與喀西加拉 *Kashgarer* 之穆漢默特，蒙古之佛教徒及西比利亞連合一氣，……由喀西加拉，向俄國亞洲進攻，……東西藏之統制權或有受法國在雲南及四川之麻痺影響之可能。（參觀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秘密報告，*Nowy Wostock* 第十八號第一〇九頁），此種報告，即可為沙皇政府對英人行動注意之明證。另一方面又謀如何對付方法，就所謂保障在喀西加拉之利益——庫路帕賡 *Kuropatkin* 當時所代表之立足點為：英俄兩國對耶教徒人民利益，互相連合保護，並非在中亞細亞互相攻擊，但對非

耶教徒人民互相連合進攻。

『亞洲佔據區域』，成爲俄國之殖民地。西比利亞與中亞細亞，亦竭力設法各各分別經營，如軍隊之進行，軍地之分配，哥薩克軍之建立，皆爲喀爾姆根 *Kalmucken* 白希凱爾 *Baschkiren* 及啓爾奇生 *Kirgisen* 社會發展之表現。又如互相變通總行政官之制度，——暫時軍制——逐步建造及退縮之連接，——言以蔽之曰，無論何種設計，均爲分離各殖民地而起，並在各殖民地間，組織一有系統之新管理及經濟之區域。撒米拉希 *Semiretschi*，因此以受啓爾奇生之侵入，不能決其居住之所，祇得插入哥薩克軍中，以全其生命。

各鄰邦之經濟連合，卽可以本處之經濟根基，對母國政治進行組織之危險。亞歷山大第三及尼古拉斯第二之內閣，似表示能够避免其進入經濟利益之危險，故情願向外移動。

一八五五年至一八五六年之土克們謀叛，一八六四年至一八六六年之西比利

亞分離運動，皆爲警告社會不安定之標號。同時一方面足供考慮者，西比利亞之俄國居民，根本上就由逃犯所組織而成。彼等爲避免祖鄉之宗教，以及經濟政治壓迫而遷移，加以強迫移民之罪犯，換言之，就是政府所不信任之人羣。

回顧三十年及二十年前之西比利亞歷史，均不宜在鐵路建築中，造成一經濟自由僱用的途徑；且抱含別種困難理由，不應構合西比利亞及中亞細亞間一種鐵路路線。吾輩知道鐵路雖能組成內部政治統一及命令一致之緣由。但亦首先變爲經濟利益之主因。照沙皇政府之軍事眼光看來，相信以有軌鐵道從俄國中心出發爲最佳。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六年，以同等理由，建築不易行走與不甚重要之鹽區，瓦倫堡 Orenburg—塔什干 Tashkent 線，即所謂塔什干鐵道。當時法國方面，因感受英國政策在非洲甚強烈之壓迫，亦亟望在中亞細亞受俄國勢力爲之牽制。

俄國政府對其主張始終不變，如發展西比利亞——五穀，家畜，木柴，無路消行——若在中亞細亞——五穀缺乏——故連合兩經濟區域，實為國家要圖；加以其時主張集中原理最力；故其目標就為直接連絡莫斯科與鐘加拉 *Dschungar* 及古爾渣 *Kuldsha*；因此就向該處經營，而首先建造者為由瓦倫堡經亞克木林斯克——撒凱坡爾 *Sergipol* 重線。此線即使哥薩克迅速向中國邊境阿穆爾移民之主要原因。當此計畫在皇宮辦公處沈靜時，日俄軍隊正在中國之東三省打仗。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之革命，及國議會之相繼發展，皆於政府前途有關。

聖彼得堡之參謀部，以得日俄戰爭之教訓，認為必須解除橫斷西比利亞之西斯基加爾 *Sisbaikalien* 一段。此外要求免去大地主與農民間之關係。西比利亞之無限土地。且因每年自由由俄國人烟稠密之村落中，引出十萬居民向該處移殖。故自築成塔什干鐵道後，南西比利亞一段之設計，實為第一要圖。從

西比利亞經濟利益方面，城市方面，移民機關方面，及軍政部長蘇霍利諾親臨橫斷西比利亞鐵道，觀察所得之結果。均認爲必要之圖。

設使一九〇七年，此種思想尙未入手。西歐洲之政治情形。當不致不負責任；俄國決不如是依靠法國之前進思想，一無留步，而在西部省份建築若是不經濟之軍用鐵道，以致經營亞洲殖民地感受經濟缺乏之苦。直至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〇年，始能盡力籌辦西比利亞之局部需要，莫斯科及烏拉山之工業家，才於其時認識連絡可斯納芝克 *Kusnetzke* 之阿爾泰山區域，於工業甚有利益，其中尙可記憶者，爲一九〇七年阿爾泰山尙歸內閣管理時。絕不許私人採用一木，設立一廠，此正聖彼得堡中央威權竭力抵抗尙甚幼稚，並有解散趨勢之國會，無局部與私人利益，同如職權利益，可言之時。（發生同盟社！）

以上種種壓迫，加以由歐洲俄國向野外遷移之日漸增多，及若干前輩如斯多

里賓所宣告之農業改良政策，惹起當時農業部長克利福香 Krivoschein 於一九一〇年親至西比利亞考察，將其所得，在新聞界，在國會，在各種經濟團體，並在無數官廳報告中，均有討論。斯多里賓與克利福香回來之後，在記錄中，在閣議中繼續發表所謂『南西比利亞之重要』。此種記錄中略謂：南西比利亞之重要……及西比利亞邊界市場與世界市場應有密切之關係，南西比利亞荒野富有五穀，家畜，金，銅，及石煤。此項財富實有消售之可能，彼將以五穀扶助農事工作之經濟，藉以鞏固啓爾奇生荒野，將小麥作區。向南移動，在第一年已有五萬三千磅之五穀過剩。茲將計畫書略述如下：

『俗語說：歐洲俄國之鐵路。以農人大麥爲糧食。因此南西比利亞重線，自始即由西比利亞小麥爲食料。

『南部之線，能使一種有文化性之綿羊牧畜，易於發展。設牧羊者不必距鐵路數百里遙之荒野牧養時，照最低度計算，新鐵路將供給綿羊與家畜之出產

，第一年就有六百萬帕特（每帕特合四十斤）貨物，其次南西比利亞重線，將引起鎔銅工場之發展，因在此種區域之近邊，有極大之銅礦與煤礦，為鎔銅工場最有利之條件，並將產生豐裕之鉛銀礦，其全部礦場之經營，均可供給出口貨四千萬斤。

『於啓爾奇生經濟上及移殖之民，所必須之西比利亞出產品，照專門委員之計算每年須進口三千萬斤，因此新鐵路之建設，不患無貨可運。

『南西比利亞鐵軌，向何方鋪設，及應向何點與已成之鐵路線連合，為吾人多數顧問與各該地代表所欲解決之問題。新鐵軌無論如何須與已成之西比利亞鐵路平行鋪設，此種垂直行駛之輸送鐵路，不能作為新重線之替身，並不供運兵之用，將為西比利亞鐵路貨物裝運之用，而其主要責任為扶助殖民化之工具。西比利亞重線之建造正可稍事等待，此兩重線不難以橫行鐵軌連合之。

新平行重線，當然須稍向南行之，接近於國界，並須在殖民最密集之地方，距離西比利亞鐵路稍遠之處行駛，俾不致與其競爭及處同一地方之嫌。西比利亞鐵路之裝運能力，一九〇九年旅客之數為三百五十萬人，貨物之連送三萬一千三百萬普特，（每帕特合四十斤），普通淨收入為三二二〇〇〇〇羅布。但以競業而開闢其裝運能力決非一種理由，而新鐵道之要點，在提高俄國之經濟生活情狀，及扶助殖民區域之新發展。此種目的最易達到者為烏拉斯克 Ussak — 塞米帕拉汀斯克線，此線約距已成之線南四百俄哩。

「西邊之出發點，為烏拉斯克之準備，不是為瓦倫堡，並確乎為以下幾點之考慮：照烏拉斯克方面，可減少鐵路建築費，約一千六百萬，每年可節省利息，七十萬羅布。

「經烏拉斯克向南海口運貨之路，較近七十二俄里，因此每俄斤可減輕一個半苛背克 *Kopck.* 運費，每年約可節省三十萬羅布。此線能以最短之交付時

期，運送南西比利亞之小麥，於烏拉山窩瓦河區域之磨坊中，並能便利在散拉拖 *Saratow* 所建築之窩瓦河渡橋，改變破哭羅 *Pokrok* — 烏拉線，為標準軌道，及能引起里阿省 *Rissan* — 烏拉山鐵路之經營。

『經塞米帕拉汀斯克之南西比利亞重線，亟須實現，因此城於計劃土耳其斯坦 — 西比利亞鐵路，為一當然之節骨。由塞米帕拉汀斯克，經阿爾泰區域 (*Barnaul*) 而與西比利亞鐵道相銜接，亦可照新鐵路委員會規定之。由諾佛尼古拉叶斯克 *Zowo-Nikolajewsk*，以一支線向皮依斯克進行，但較有希望者，為連合兩重線 — 以普通國家之考慮 — 愈移東愈佳，譬如向阿興斯克 *Nstshinsk* 瑪利應斯克 *Marinsk*。

『新鐵軌之鋪設可與歐俄全境相連合，且其地點在蒙古與中國之邊境。以人類生存所組成之全力，維護吾輩所有權，且保持現在生存之境界，乃當然之事。吾人不能逆料，此種鐵道，究於俄國有何種意義，但由歷史上命運之呼

喚，經歐洲人所佔據之領土，終不願再使亞洲人種之衝入。

『此項路線，以渡窩瓦河爲經過點，無論如何給吾人軍隊以可能，不必使用烏拉山鐵路，能在準確之鐘點，適當之時候，到達目的地。』

南西比利亞線之意義，經一九一一年之閣議，已完全承認，並其建築亦於一九一一年六月四日批准。附屬於南西比利亞區域線者，爲土耳其葛 *Karakoram*，亞克木林斯克 *Akmolinsk* 與塞米帕拉汀斯克；面積佔一百五十萬平方基羅米突。

『此種區域』在閣議草案附錄中，完全思想一致，多數主張爲歐俄天然移民區域，少數存有祖國領土繼承之觀念，其鐵路之建築費，估計爲一萬一千六百萬羅布，自烏拉斯克至塞米帕拉汀斯克之西段，於一九一三年由私人公司建造，東段以發生別種觀念而停頓，此項鐵路以一九一四年之戰事發生，第一步開始工作就無形打消。至私人資本所經營之部份，仍繼續進行。惟由西

比利亞方面，在歐戰時已有四條向南之運送鐵路，局部修竣通車。

第三節 西比利亞爲蒙古政策之根據地

觀察地圖中依爾特什與葉尼塞河間之鐵道，就可得到一種印像，似乎此地，歐戰前數年，俄國發展之側面進行，完全有計畫的中止。並其經濟侵略能力轉向西北邊境，而向唐努烏梁與蒙古之西，作正面之進攻。此種印像更爲明瞭，設吾人一研究與鐵路建造同時有關之計畫，如由米諾新斯克 *Minussinsk* 出發之鐵路，向葉尼塞河或阿白坑 *Abakan* 上行，由白爾諾爾而渡皮依斯克；及米依斯克 *Tschuisk* 鐵路向唐努烏梁方面，直達蒙古邊境。再吾人回顧以前之事實，如建造各種水路若輸水管然，及使用由西比利亞進蒙古之道路方向，此種道路方向爲：

- 一、由塞米帕拉汀斯克沿舊黑泰麥 *Buchtarma* 而達科布多，
- 二、朱依斯克道路方向，

三、米諾新斯克道路方向，經烏新斯哥葉 *Dssinskoje* 至唐努烏梁並由此而至烏爾蘇泰 *Ujasutai*。

四、維爾希尼—烏汀斯克 *Wierceuy - Udinsk* 之道路方向，經啓阿希塔而達庫倫。

於本編狹小之篇幅，以米依斯克道路方向，及烏新斯克道路方面，爲有特別意義，其餘二種已出中俄邊境範圍以外。

沙皇政府進行橫斷西比利亞鐵路之西段，似甚有計畫及競爭之目標，此可以證明歷史家所觀察之價值，但在簡略之發展中，尙包含極多缺點，此種缺點，於吾人考查西比利亞或阿爾泰問題，發現沙皇在亞洲之全部政策時，才始暴露，當時尙充滿利害衝突，及詭謀之各種反面希望與理想，實不易尋出一直接之線索，惟只有一真確之事實，即歐俄向亞洲侵入之一舉。戰略上政治上較佳之計畫，吾輩確認由大彼得帝所建立，亞歷山大第三執政時，似尙保

存其衣鉢。即一方以軍隊保障其所已得之疆界，另一方面亦準備佔據新地，如蒙古—西藏，朱哥薩—西藏等。至尼古拉斯第二，則其撐舵愈長，維得 Witte 伯爵之普通經濟政策之完成愈多，在俄國內，由西門斯多 Siemstwo 及農民團體所發生之改革運動愈力，對遠東邊境之進行，則愈形破裂。我們可以看出不但對工人之經濟與政治利益有關，且於沙皇閣員之補充常發生極大之政治影響。

俄國在遠東所經營之大公侯政策，與日本之北進政策相衝突，由此各大財主在閣議中均主保持橫斷西比利亞鐵路之行車，對能減少負擔之南西比利亞，反不再主張建築，當斯多里賓執政時，似又有建造之趨向，以爲在亞洲應有具體計畫進行，故逐漸增加殖民費。一九〇六年爲四百六十萬，一九〇七年增至一千三百萬，一九一〇年增至二千三百九十萬羅布，且竭力準備建築南西比利亞鐵路，西比利亞之局部利益大部緩辦。斯多里賓以爲國家無使工業

化之必要，儘可將此種事業讓給私人經營。斯多里賓於一九一一年被害後，西比利亞之有利害關係者，遂佔勝利。而代表斯多里賓之莫斯科經濟團體，亦開始在西南，建築運送鐵路，那種鐵路，多以商業政策與工業資本動機爲立場點，不爲殖民意義所驅使，同時承認使用歐俄之戰略鐵道。

解決阿爾泰運送鐵路之建築問題，於發展自一九一一年以來之中蒙俄關係並於唐努烏梁之急切加入俄國問題，均有甚大之影響；即於英俄及法俄關係之複雜問題亦同受相當之阻礙。就全部之觀察，雖可見大政策上戰略上及經濟思想意義之到處破裂，但自維得 Witte 完成橫斷西比利亞及塔什干 Tashkent 鐵路之建築後，別無再能履行奇異之理想者。

由橫斷西比利亞鐵路所產生之各種主動與反動，不可謂不多，如斯多里賓之殖民政策，及私人鐵路政策，以及爲發展阿爾泰—可斯納芝克之經濟豐饒區域之天然力爲前提之各種工業政策。

交通事宜之各種設計與大規模爲移民及農民會社方面所竭力需要之信用機關相連貫，此卽爲根本改換土地性質及居民之主因。以前管理西比利亞南部之兩行政公署，多木斯克 Tomsk 及克拉斯諾葉斯葛 Krasnojarsk 自一八九三年至一九一二年，七百四十萬土地中增加四百七十萬俄畝 Dessjastinen (約合中國百十畝) 爲俄國移民之準備，並在一一〇九二〇〇人口中，插入三七二六〇〇人口，據移民分配之政治記錄，足供吾人之參考者，謂：移住於前阿爾泰，卽今日之皮依斯克區域，白爾諾爾，康門 Karenen，諾佛—尼古拉葉斯克，韃靼斯克，魯亭錯斯克 Rubtrowsk，瑪利應斯克 Mariusk，皆爲野蠻移民勢力之區，不付一文移民費用，但移住於今日之沃雅田者，可得一百五十羅布，移住於米諾新斯克者可得一百六十五羅布，於唐努烏梁邊境烏新斯克 Ussinsk 者，可得二百五十羅布，獲同等移民費者爲移住於今日之所謂貝雅圖蒙古，及朱哥薩邊境之苦爾啞 Kuldscha，喀西加 Kaschgar，與在帕米爾等

，在阿穆爾與烏索里區域，竟付四百羅布之移民費。

然而阿爾泰之前區，仍充滿人羣，且該處之居民密度，逐步增加，每平方基羅米突，竟增至二十二人口。

此種移民政策進行之意義，直接與外交有連帶關係，使吾輩最能明瞭者，爲一九一四年之官廳著作，其中對俄國移民亞洲之性質，論之詳矣，……內中有云：移住者有時亦強迫從戎，組織邊防隊，以保護國家邊境……爲對鄰邦進攻之強健干城。此種極有價值之事情，雖今日尙保存在邊境之遷移軍隊中，並須在邊境區承認相當合度之改良，土地分配之條件，實爲人民運動有價值之移民運動之影響。對此特別重要有關者，雖在幼稚時代，常受俄國力量活潑之灌輸，而影響於邊境區域之改變，若脫耶斯貝加爾 Transbaikalien，與以前爲中國領土全部之阿穆爾區域，烏新斯克區域，以及其天然所屬之唐努烏梁，今皆歸俄所有矣。

參觀亞洲蘇俄一書 “Das asiatische Russland” 第一冊，第493頁

以前僅供皮毛獵人，及牧養家畜，上古形狀之土地，一變而爲五穀過剩，及工業品出口，極有希望之區域，家畜與馬匹之飼養場之產生。農產品之發達，一九一四年尙爲俄國亞洲交通過度之西比利亞，竟爲澎漲無窮之經濟物體；此種經濟物體，已開始輸送其居民於邊境。西比利亞此外更爲俄國蒙古政策之經濟根據地，此項蒙古政策，自一九十一年以噠爾噠 Chalcha 自主運動爲最顯著。

俄國由西比利亞以四路侵入蒙古：(一)由塞米帕拉汀斯克沿依爾特什河上行，經朱哥薩，剎拉松，至科布多；(二)由皮依斯克，經朱依斯克道路方向，苛希—阿加希 Kosch-Agatsch，至科布多，(三)米諾新斯克，經葉尼塞河，至烏爾雅蘇泰，(四)由伊爾庫次克 Irkutsk，經維爾希尼—烏汀斯克，啓阿希塔，經石勒喀河，至庫倫—張家口。

歐戰初起時，仍不能阻止西比利亞之大發展，在西比利亞且完成幾條重要支線。如由諾佛西比斯克 *Nowosibirsk*，至塞米帕拉汀斯克與皮依斯克線，即名之爲阿爾泰線。其餘尙有至可斯納芝克，及阿興斯克 *Atschinsk* 至米諾新斯克線。並以德奧戰事俘虜之幫助，建設焦煤爐於可斯納芝克池，而實行開工，西比利亞爲一九一七年第一區，恢復經濟原狀之俄國土地，且能以其食料維持布爾什維克黨，在經鄂畢河與卡利海上途中之困難。自戈什克 *Koltschak* 出現後，始行破壞，一切工業，鐵路，城市，村鎮，均被毀棄，但不傷及其基礎。由此蘇維埃政府，仍能繼續建設，如內部經濟，外交政策等，尤以蒙古政策爲最可注意，此種問題，吾人將於下編討論之。

第二編

中俄在蒙古之關係

第四章 蘇俄在蒙古及唐努烏梁之政治活動

第一節 沙皇在蒙古之對華政策

俄蒙之關係，向稱奇異，因沙皇在中俄外交中，常注意於北京之政局。俄國自十七世紀之初與蒙古所訂之條約，直到現在猶爲俄國利用之工具；此即滿清未曾佔領蒙古以前之條約，此種條約非他，即當時俄國界限官與各種游牧酋長所訂定之國際邊境合同，此種合同之形式，已足使聖彼得堡對於北京之地位，漸趨穩固，並能使俄國在亞細亞之政策順利。

所謂俄蒙正式外交之關係，於一九一二年俄國與中蒙諒解以後始能言之。蓋當時被俄國所拉攏之蒙古，至滿清推倒以後，始轉向聖彼得堡請求沙皇使北京政府爲其保護，但彼此官廳之關係，早已有之。俄國政府數百年以來，向以獎勵此種關係爲務，於十七世紀前三十年之內，有統治於今日之所謂唐努

烏梁，葉尼塞河上游之游牧人種酋長，名阿爾班可汗 *Alban Khan* 者投降於俄，其投降之禮節，由俄國外交官，以誓忠爲主之禮儀行之。阿爾班可汗與俄人，關於反抗喀爾姆根 *Kalmucken* 及啓爾奇生 *Kirgisen* 部落，向牧野東北侵入之意見相同，因此與俄連合，征服克拉斯諾葉斯葛 *Krasnojarsk* 阿興斯克 *Atschinsk* 米諾新斯克 *minussinsk* 線以南一帶之人民，直到薩陽山嶺 *Sajan*，使盡歸於俄。

自一六三七年起，阿爾班可汗之領土，烏梁海，今所謂唐努烏梁，同蒙古一起，均屬滿清所有，由科布多及烏爾雅蘇泰 *Djassutai* 所管轄。在北京換代之時，俄蒙事實上之關係，影響甚少。此種關係雖中俄人常相互間發表其友誼，但實際上彼此常欲奪取交界間之游牧部落，及其賦稅；所以常有俄蒙之衝突，及部落之反叛，以抗納兩次之『亞薩克 *Jassak*』稅，實際上彼等納稅於誰，均無不可。關於亞薩克之意義，請閱 *S. W. Buchruschin* 教授所作之

『十七世紀時代之Jassak』，爲一九二七年所出版之 *Sibirskaisdat, novosibirsk* 書上三十五頁所載。無論如何，俄人此種行爲，可使中國人物質上及名譽上受損。

苛撈斯多維次 *Korostoyetz*，爲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五年，俄國對中蒙之主要外交人員。其判斷阿爾班可汗時代，俄蒙關係之特性，頗爲有理。彼云「莫斯科政府，以蒙古大半爲接近中俄之介紹物，故不甚注重在蒙古親密之關係。」

在討論中俄關係之時，提及阿爾班可汗者，其原因在莫斯科對於亞細亞政策之特別現象，即欲謀中俄間遠東國界之安定。至俄國進兵於亞細亞，三百餘歲所能見到之主要目標，乃在貝加爾湖以北，並非在三千至六千基羅米突西蒙古之國界。故其戰場在阿穆爾及東三省，爲打貝雅圖 *Buriaten* 部落而設，或繼續靠鄂畢河及托波兒 *Tobol* 河，在依爾特什河東南，作葉爾木斯 *Jerbins*

之戰。其地，即今所謂阿爾泰——可斯納芝克一帶區域，最後於十七世紀開始時代，又在可斯納芝克作過一次戰爭。

俄人佔領亞細亞之歷史，欲求其正確之系統，甚非易易。俄人並不在抵抗力最少之地衝入，大概當彼得大帝時代在北方，濱海及道路之障礙，非特別偉大戰勝之資格，不足以制勝。西比利亞之總名，普通以代俄人在亞洲區域中之佔領地。其進行工作已於十五世紀在北冰洋海岸開始，因俄國西南方之基夫Kiev居民，先受韃靼蒙古之壓迫，繼受波蘭及立陶宛之壓制，又因韃靼閉其東進之路，乃避免於東北牧場之樹林中。當時惟烏拉山以東，尙有大如歐羅巴俄羅斯之豐腴地，可稱在其門前，且尙未屬於莫斯科之國權，並在窩瓦Volga河之下游莫斯科沙皇之勢力亦未堅固。惟在貝加爾湖東南已有中俄國際之衝突，（一六四九年至一六五〇年），伯林Bering海道，被俄國航海者超過後，貝加爾以西一帶地方，今所謂貝雅圖蒙古，即發表爲俄國之領土，

而西比利亞之殖民基本地，即所謂阿爾泰山一帶亦歸俄人之管轄，好似民族之波浪由亞細亞之高原，受蒙古領導之下，在阿爾泰山以南而起往西伸張，一千五百年之內，圍繞阿爾泰山一帶南北東，三面，最後及於哥薩克斯坦 Kasakstan 牧場之阿爾泰山西南部上之蒙古高原而止。其佔領之詳細歷史叙述如下：

由一四六二年至一五〇五年，烏拉山之極北部份爲皮毛獵夫所經過，直達鄂畢河河口。在十六世紀時，有佔領鄂畢河之中流，直至由右流入之捉里姆 Tschulym 河河口及依爾特什河泰拉 Tara 河托波兒河而達鐵穆 Tumen 之勢。

至一六一三年超過陪黑泰 Buchta 河河口以下，至葉尼塞 Jenissei 河之下流，直到克拉斯諾葉斯葛 Krasnojarsk。又由捉里姆河往南前進至鄂畢及托姆 Tom 兩河之上游，直至可斯納芝克 Kuznetsk，同時撲滅其極稀少之土民。

但不自行居住，而其游牧人及獵夫，以獵夫與商人爲補充，國際警察隨之而設。

一六一三年至一六四五年，喇嘛所轄之全境，即今所謂亞苛田 *Jakutien*，與其金礦，自冰海至葉尼塞河，悉歸烏有。俄國之勢力，在此三十年間，由普爾苛佛 *Pulkovo* 以東，自六十經圍度，直向一百四十經圍度前進，所以至十七世紀之中葉，已佔有北亞洲全部，並以寬大之軍警崗位，網罩一切，因此十七世紀之末葉，即一六四五年至一六七一年，霸佔亞霍次克 *Ochotzkischen* 南部一帶地域，而達北部伯林海峽，後且超過之，並佔領新世界（美洲）之阿拉斯加 *Alaska* 半島，此地直到一八一六年，尙屬於俄國國境。

由西往東之運動，至此稍現停止，遂向右轉而經營南方。於是向河流之上游前進；俄國之殖民者，因此升入密佈之森林高台，此種高台，即薩陽 *Sajan* 之前山。

此項運動之開始，可有兩種解釋，在北部高原，完全爲局部性質，其因出於勃夏拉 Petchara 獵夫居民之需要，即勃夏拉地域之獸皮動物，幾全消滅，故欲另闢新獵場以繼之，因此越過烏拉爾山之低脊前進，至鄂畢河河口，其地全與故鄉之污泥地唐特拉 Tundra 相同；航海者，由雅爾興葛爾斯克 Archangel'sk 前進，入卡利海及鄂畢河河口之目的亦甚相同。

初時此種運動，國家尙覺猶豫，因其時適爲波蘭，韃靼及突厥之事，應接不暇，當體僕之農民，以同一之道路，開始由歐洲俄羅斯，漸向鄂畢河上行殖民與耕種時，沙皇始漸注意其地。唐特拉一帶，以南由韃靼西進所生之政治關係，頗多阻碍；此種阻碍自依凡 Jvan 竭力爲俄謀利後，始行改更。自哥薩克 Kosa Ken 人葉爾瑪克 Jernak 冒險出征至托波兒及依爾特什，大獲勝利後，國家之統治機關隨之而設。托波兒與依爾特什以西，及西南之俄國亞洲區域，由手握軍權者，與韃靼及其繼續者之助軍相戰而得，但俄人仍住於平坦

之地。

按俄國之文學，說明北亞洲殖民之動機如下：

冒險興趣，糧食恐懼，隨之以國家在宗教政策和經濟方面之不滿人意，沙皇遂利用此種精神上之感想，以開闢其統治地，此種精神感想，尤以在侈爺 Додо 及窩瓦河之哥薩克部落爲最。俄人在北亞洲有如此前進，難怪與北京政府發生重大之衝突；故在亞洲西南及中部，自依凡 *Uzun* 戰勝韃靼之後尙以兩百五十年之繼續奮鬥，始告完全成功。

由此種史引，可以了然西比利亞中部之界限，即今所謂政治上之新西比利亞，與其外交政策問題，似不相涉；俄人之亞洲政策，所有之外交問題，似只限於貝加爾湖及依爾特什河之西南界限區域；於一八二七年，始用哥薩克殖民，設立所謂皮依斯克 *Bisk* 線。

此後於一八八六年，構成烏新斯克 *Ussinsk* 界限區域，以鞏固此段之國境。

但由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之內亂，及一九二四年在西比利亞之紛擾，使諾佛西比斯克 *Novosibirsk* 政府，得在外交方面，有認識之機會，即觀察蒙古與唐努烏梁事變之經過，此種觀察所得，使新西比利亞政府，在蘇維埃聯合國之國民委員會中，得一完全特別之地位。所以俄羅斯在遠東之利益，早已發達，比在蒙古界限利益尚大。莫斯科政府必須同北京設法，並深信蒙古所依靠者，爲北京政府，而於十七十八兩世紀戰爭後蒙古人柔弱萬分幾可無須特別理會。

俄人欲向依爾特什及石勒喀 *Sialanga* 流域前進，由俄人與啓爾奇生及貝雅圖部落戰爭而起，並非由俄蒙之約，乃由中蒙之約，始得有臨時之了結。此卽一七二七年蒲拉 *Bura* 或啓阿希塔 *Kiaclita* 條約，參觀 *Kurostowetz* 一書之內容 *a. a. O. S. 80/81*。其國界之規定，以交涉之原則爲依歸，此種原則云：設在俄國及蒙古國境附近，有何山嶺或河流，卽以此爲界，如無山嶺無丘崗

或無河流，僅有游牧之地時，則其地由兩國平均分之。

在十九世紀末葉之秋，俄國外交上有下列諸問題，頗有研究之價值，即俄國何以於一七二七年，不即將烏梁海 *Uran-Ural* 區域，劃入國境，若依其原則之意思，及依其界限地域之特性，儘可劃為俄國所有，一面因在烏梁海區域以南，有一繼續不斷之山嶺，名曰，唐努啞拉 *Tinu-Ola* 一面是薩松 *Saisan* 山，乃斷斷續續，故無山嶺可言。

普通在俄國專門文學書上，有此種紀載，因當時不知其地，故覺察亦遂甚遲。

中俄關係之歷史，由一六四九年起，同時亦為俄蒙之歷史，直到一九一五年，更為烏梁海區域，即唐努烏梁與蒙古脫離，歸附俄人之歷史。俄人有二百年之時間，利用以上所述界限之衝突，為直接侵略蒙古之機會，此種界限之衝突，所應有之交涉，由西比利亞及蒙古界限官廳，直接處理之。俄人維持

此種辦法之理由，因其深知利用如是舉動，恆可指示俄人之權利，並可窺隣人之情形，有時且可利用親密之自身關係，假手段以對付北京之干涉。

一七六三年，彼等在聖彼得堡，商議蒙人「不安靖」之事件，以與中國宣戰，並討論各項問題，及引誘正在戰爭之蒙古人投降於俄人方面。此乃俄國對北京不正當之手段，但亦爲俄人對其隣邦所素有之面目，無足爲怪。

中國人因有上述之事件，故對俄蒙之關係，常發生疑懼，並設法取締俄蒙商業之親密，以爲防止。一面派中國小販往西前進，從事抵禦。但不久此類小販，不僅以啓爾奇生 *Kirschen* 之牧場爲家，並以莫斯科之街道爲家。一九一四年之時，吾輩見彼等於俄國西方各城，甚至在聖亞斯多克 *Byalstock*，瓦薩 *Warschau*，及撈次 *Lods* 携賤絲於其手中沿街向人求售。

當二十世紀開始之時，中國政府自以爲力足以將蒙古之界限區域問題，直接由北京之中央以解決之，然此不但俄人以爲於己不利，蒙古亦於此種新趨勢

表示不滿；因此蒙人自信以爲俄人或將扶助蒙古以抗北京。且蒙古君主對於北京所最不滿者，爲所有生利事業，悉操於華人掌握，往往經過極繁瑣且極爛浪費之中國官吏手中，使蒙古之界限官僚，一無所得。此事足以使現在再無餘地剝奪人民之蒙古王公，依靠俄人，因爲游牧人之部落，多已逃往俄地，俾免付葉爾瑪克 *Nemak* 稅於北京矣。

北京政府於一九〇〇年左右，所特別注意之界限區域，爲科布多及米哥薩 *Tschugutschak* 之地，此地北京政府從一八六〇年，關於啓爾奇生，不免用一特殊政策，但俄人方面，自一八七〇年，由皮依斯克及塞米帕拉汀斯克地方，奪得科布多之商業及在附近俄國之區域，並在依爾特什河及薩松 *Silzob* 湖南北前進之移民。（參觀俄國一九一二年之外交報告，第二冊，第一五五至一六一頁，及本書第三略圖。）

十八至十九兩世紀，中國事實之變遷甚慢，並不合乎俄人之慾望，畢竟於一

八六〇年在天津所訂之條約，俄人得在蒙古貿易進口免稅之權，祇不准俄商在蒙古一個地方之數，超過於二百。一八八一年俄國得庫倫以外，更得科布多，烏爾雅蘇泰 *Uliassutai*，霍米 *Hami*，烏龍溪 *Urumtschi* 等處，派遣領事之權。此外並准其在長城以北，天山兩邊，自由貿易。（條約內容，可參觀一九一一年二月七日中國致俄通牒，及同年正月三十日至三月十五日俄國所認為中國破壞條約之交涉文中。）

當俄派遣領事之時，中國感覺甚為困難，一九十年，故中國要求改換一九〇一年八月滿期之約。

中國之希望，欲將一八八一年之約，修改為華俄完全平等之約，被斯薩桑諾 *Ssasonow* 用最後通牒之形式拒絕。自此事發生，聖彼得堡及北京公文之交換，使全世界各國大不謂然，更使英法兩國之不安。此事在維斯尼克 *West-nih Tewropy* 雜誌中有詳細之討論，並有當時交換公文之原文，及許多報界

之文字登載。俄人當時之態度，適合於中國政府當時柔弱之形狀，並可以爲俄人干涉蒙古情形之起點。是時與北京交涉之俄使，爲苛撈斯多維次 *Kooshtovatz*，伊於其著作中並未提及，此或因一九一一年，中國革命掃蕩滿清，及蒙古發表獨立，故此約不致修改。

但在中國之外，其間另有新勢力成熟，此種勢力，對於蒙古實事之變遷，頗有影響：日本於一八四二年，絕對排斥與蒙古人之往來，數十年來忽變爲俄國在遠東及滿洲最利害之競爭敵手。現在日本已在亞洲佔領堅固之地位，此種地位，設日本能免去（障礙）傷害美國人之利益，不僅在海邊及滿洲並在外蒙亦可隨時爲俄人之大患。

第二節 滿清顛覆後之蒙古

自一六八八年，蒙古被滿清戰敗後，即附屬於中國。（蒙古正式附屬於中國，在一六八八年，其屬約之簽字，在一六九一年，由孔熙 *Kongsi* 在多倫卜諾

爾 Dolon-Nor 舉行)當二十世紀開始之時，滿清在中國失勢之後，蒙古王公似於義務已盡，要求蒙古憲法方面離開中國而自立。俄國商業界，尤以莫斯科之商會，由蒲締羅 Putilow 領導下之財政界，創言蒙古人與俄國聯絡爲有利，並獎勵關於有力幫助俄國之蒙人。最後蒙人以不滿北京政府在日俄戰後，沿張家口—庫倫 (Kalgan—Urgan) 一路，徧殖華人，(使蒙古中國化)，及增加在蒙古之駐軍，並在庫倫建築兵房之事(一九〇八年)。故於一九一一年開始時，即中國革命未成功以前，就有蒙古代表團向聖彼得堡，請其援助蒙古獨立之計畫，俄國政府因此給以數百舊 Burdan 槍。於是蒙人增加俄國駐蒙古總領事館之守衛二百人，及託其駐北京公使苛撈斯多維次 Korsstowets，干涉北京政府在蒙古之行動。北京政府以其爲干涉中國之內政，故拒絕其要求，而聖彼得堡示意蒙人，如日後彼輩爲獨立而發生戰事時，俄人將爲有力之援助。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庫倫之中國官廳被逐事件，據布爾什

維克信徒之聯合會會員梅斯葛 *Beise* 所述之情形，距真理似已不遠。彼云：「蒙古於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之獨立，爲俄人所指使，人盡知之，」沙皇政府之外交，參加蒙古獨立運動之範圍，究到何種地步，應另加參察，梅斯葛所言，亦非全與事實相符；最少俄國外交部長斯薩桑諾 *Sasnow* 之言，較可相信，即蒙古事件移動之後，其變遷之速，實不合於沙皇外交之計畫。俄國政府知中國之無力，不因爲蒙古之故，實不敢冒中俄外交破裂之險。俄國之態度如是謹慎者，其原因在探日本之態度，蓋日本彼時好似有推出俄國而獨冒中國之險者。

日本子爵 *Hotono* 對俄國外交部長之表示，請閱 *Korostowetz* 一書第一二四頁，並同時參考一九〇七年及一九〇九年，關於滿洲及蒙古之日俄條約，由此可見日本之干涉外蒙問題矣。

沙皇外交於滿清推倒以後，對於蒙古問題之立足點，可於斯薩桑諾，於一九

一二年四月十三日在國會之演詞中見之，其詞如下：

彼云蒙古地大，其居民之結合甚雜，而各部之地理及管理又與各部不同。

於中俄內地，及滿洲交界之蒙古地方，即所謂內蒙古一部，已成爲中國省區之成分，受中俄之影響甚大。外蒙古一部分附近南滿鐵道，已發生日本權利之爭。地理及管理上，內外蒙古東邊屬於東三省及列強，以其爲東三省之成分，不便將地理分開，與已久在不一致之生活條件下之內外蒙古統一試驗，而使其處於共同生活之中。北蒙哈爾哈 *Chalcha* 地方以大沙漠爲界，其地與內蒙古相反，向來有保守其組織之特點，其居民仍爲游牧生活及爲自己王公所統制，中國人之駐此者不甚多，土著亦甚少，大半爲外來之人，欲將其組織改變，恐常惹起哈爾哈蒙古之反對，致彼等背棄中國……雖華人之勢力甚薄……祇因蒙人不一致，及滿清開國時，偉大佔領者之名譽，得以維持哈爾哈人方面之服從，且因歷史關係，尙未到獨立國家生活程度，其生成爲游牧

人民，並數百年遺下慣屬於北京政府之噶爾噠人，無軍隊無財政組織更無指導之人。以上數端，爲獨立國家所不可缺之要素。若驟使之脫離中國，而使我接收組織其國家之責任，甚感困難，既需浩大資本及偉大之工作，同時噶爾噠常有被華人奪回之危險，故須用吾輩之兵器權力方能盡保護之義務。噶爾噠若與中國關係完全破裂，將置吾輩於進退維谷之境，佔領之抑或讓給中國，均感困難。根據佔領條約，應使其來歸，惟當此進退維谷之時，吾輩設法避免之，並發表吾輩願爲中蒙之介紹人，使其達到折衷辦法，在可能範圍內，願慮噶爾噠人，維持其特性之慾望，並願慮中國，恢復其對於蒙古領土之慾望。至願慮蒙古人對於華人允許之疑心，與噶爾噠人了解其最大之兩隣人爲俄國與中國乃另一問題。關於彼等將來之命運，俟同意以後，始能定吾輩在彼處關於商業利益所必需之貨品，及貢獻吾們友誼之幫助同指示，與實行對於其地之幸福，之辦法。

根據沙皇外交部長演說之範圍，俄人方面決定交涉原則如下：

(1) 保存喀爾喀人自己之管轄，(2) 禁止華軍侵入喀爾喀，(3) 蒙古土地限制華人之殖民，遇有侵略危險之權利，則力加保護。！照此原則之基礎，經長久交涉之後，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始有啓阿希塔之三國條約，此亦可謂三方條約，遂造成蒙古爲中國與俄國間之緩衝國，俄人用之以保障其在蒙古之國民經濟之利益。在庫倫之丘禿塔 *Chutuchtu* 被承認爲一新國之主，由中華民國總統所批准，其爵銜爲 *Bogdo-Gegen*，即活佛，或其全爵銜爲 *Dschenrbsjunj Dambachtuchtu Chau*。此條約在蒙古法律上之影響，諾爾特 *B. Nolde* 子爵在聖彼得堡週刊上名之曰『*право*』在一九一五年，第三十四與三十五冊中詳細講述之。最緊要者，卽是此次條約之交涉，不僅蒙古自身，俄國亦被中國承認爲條約分子之一。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之三方條約，與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之中俄條約，附屬於中國之蒙古領土，一變爲俄

羅斯之保護國，俄國因此有權干涉中國關於蒙古之事件，並不冒遠東戰爭之危險。

對於所有各蒙古事件，最大之影響，莫過於歸俄國駐庫倫公使辦理一事。故此俄商亦受其利，因其無須納稅而可經商；但中國商人須納貨物價百分之五之稅（一年五十萬羅布之多）

在此條約中並認烏梁海，即唐努烏梁，爲獨立區域，故自滿清推翻後，亦不歸中國所有。

不但如是，沙皇之外交，得由蒙古之介紹，又與西藏聯絡。西藏於一九一一年離中國而屬於英國之保護。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一日在庫倫訂蒙藏條約時，其第三條云：兩國根據共同之商權，將從事於佛教之發展，在四條云：兩國保證在內外危險之時，永遠相助。故沙皇政府，謹防在蒙古惹起宗教問題，或發展其他傳教與社會秩序之工作。

第三節 唐努烏梁之界限問題

關於亞洲問題之討論，在俄國文字上，直至現在似有一種趨向，其所代表之處，爲唐努烏梁山嶺及薩陽山山頂之烏梁海地。根據蒲拉及啓阿希塔 *Bura Kiachta*，即一七二七年八月二十日之條約，唐努烏梁早應屬於俄國，（請閱苛撈斯多維次 *Korostowetz* 一書，及吾輩在二一—二二頁之講述，）蓋當時阿爾班可汗，臣事莫斯科之沙皇也。科學研究院會員 *D. A. Rowinski* 於一八五六年，甚至認俄國當時之交涉員拉哥興斯基 *Ragusingki* 伯爵，受華人之賄賂，故將界限定於南方之山者，准其定於苛沙哥 *Kossogol* 湖以東之北山。

最近研究亞洲問題之葛棲梅落 *R. G. Grun Grzimalo*，在其所著之書中，關於西蒙古及烏梁海地段，各方面所起之界限問題之講述甚多。按其根據許多憑證之意見，俄人承認北界之緣因，以俄人及華人於一七二七年，好似並不知其山嶺中，尙有一大幅土地在也。華人設立界限岡位於唐努啞拉南坡之下

，俄人則設置於不能透視之薩陽山北坡。俄人就此居有西比利亞平原之起點，至亞洲中部平原之山台。由苛沙哥湖西邊起，經大小葉尼塞河而西之山嶺，雖其事甚易辦理，而定界時則兩方並未慮及。久後雙方條約分子，始察覺此事演出許多笑柄；所以唐努烏梁，留爲無人所屬之國，乃爲滿清所獲得，蓋俄政府於十八世紀之時，尙有另外緊要事件，不能理此蕞爾小地。殆俄政府覺察以後，其時又不宜爲改界之故，與中國激成衝突，至十九世紀之時，俄政府之態度，與一百年前關於阿爾泰山問題相同，彼深知烏梁海地，同十八世紀末葉之原來阿爾泰山地相同，終久必有自然屬於俄國之一日。故此任其界限問題之自己成熟；以後事實結果，亦竟不出所料。滿清未推倒以前，烏梁海在國民經濟上，已早成爲俄國化無疑，華人亦實無暇顧及此事。烏梁海附屬於西比利亞，適與阿爾泰山當時之情形相同，以俄國原已侵入，故其變遷殆屬自然。一八三八年始有某種組織之俄國尋金團，從米諾新斯克

Minusinsk 城起，經薩陽山而向南前進，當時因中國官廳爲難，故彼等及其在聖彼得堡有組織之代表，搜集有歷史之事實，俾沙皇政府日後改此地爲自己之保護區之準備，甚至佔領之。

當一八七九年交涉苦爾陞 Kuldscha 時，彼等從新試驗干涉，故沙皇政府逼中國政府將其國界移南，假若沿唐努雅拉不能辦到，至低限度，新國界之規定，須沿葉尼塞河上流之河岸，中國政府則不承認；但亞歷山大第三，仍於一八八六年委任考查界限委員，在管轄方面取準備之辦法，又派參謀部之地理學家前往協助，由此可以推想沙皇政策之真正目的：薩陽山北之烏新斯克 Usinsk，由米諾新斯克管轄中取出，即以其地爲界限，直接附屬於西比利亞之總督署，故此使以烏新斯克爲根據地之尋金團，有在薩陽山活動之便利。一八九二年雖有從新考察界限之動機，而一九〇〇年之拳亂，此問題即由西比利亞總督哥拉米金 Goremynin，擅行解決，蓋對亞洲國家交涉，國際法之

原則，不全適用。波哥拉考 Bogolepow 提創，不招回在烏梁海之俄國殖民，但將來須使新殖民者，向烏新斯克 Ussinsk 居住。沙皇之官僚，其時對俄國國民予以住烏梁海之居留權，但中政府以其地爲中國帝國之成分，因此烏梁海變成一個不僅不屬俄國管理，且亦不屬於中國管理，更不屬於沙雅登 Sojoten 土民之管理，須另尋一管理中心，即薩陽山以北之烏新斯哥葉 Ussinsko 俄村。至唐努啞拉以南之烏爾雅蘇泰 Ujassutai，對烏梁海稍大之東部，仍留爲中國管轄之首都，對於較小之西邊，以科布多爲其首都。在此種情形之下，薩陽山以南，俄國殖民者，尋金者，買賣商人，直至一九一二年，住於中俄兩國之地方，並爲商業最重要之代表。受苦之人乃沙雅登之土民，彼等雖祇付中國之稅，但全國到處爲驕傲而自視爲該地主人翁之俄人，任負担之責，惟因俄人常帶各游獵器具及各種貨物之進口，沙雅登人尙能與之共處相安無事。

俄人之殖民似完全豫先定有計畫。如彼等不理北方被西比利亞包括之大葉尼塞河之地，祇向東南前進至蒙古界限及石勒喀地之水界。即爲明證。雖無具體計畫，其遷動趨向之原因——請看第四略圖——似單向東南沿河移徙。

一九〇六年俄國在東三省戰敗之後，中國官廳始能抵抗由西比利亞侵入之勢力，及驅逐許多不利於中國之俄人；是時駐北京之俄國公使波苛蒂羅 *Pokotilov*，以爲不宜從聖彼得堡報界之要求，從事談判烏梁海問題。

尼古拉斯 *Nikolaus* 第二，亦甚鎮靜。待至一九一一年，沙皇政府以爲時機已到，自動採取以上所述之辦法，作北京與庫倫間之介紹人，此久懸未決之案始告結束。

俄國政府判斷當時之情形如下：蒙古宣佈獨立，即藉故驅逐管轄烏梁海境內，及科布多，烏爾雅蘇泰 *Uljassutai* 之中國官吏，被救出之沙雅登人亦不再臣服中國，蒙古此舉，進一步講，哈爾噎 *Chalcha* 亦無得沙雅登之若何權利

烏梁海事實上，變成無主之地，俄國政府由此可藉保護此地國民利益之名，將俄國國家組織移至該地。……小心翼翼，步步踢實，直至一九一四年，大彼得帝於二百年前向喀爾姆根公使 *Gesandsewder Kalnucken* 所言者，確已變成事實，彼云：『鄂畢，葉尼塞，及雷那 *Lena* 河，其河口與山上之泉水及其支流應全屬於西比利亞，所有之地，皆沙皇之領土。』一九一四年烏梁海以畢洛沙斯克爲首都，其城位於大小葉尼塞河之合流處。一九二一年改畢洛沙斯克 *Pielo-Zarsk* 爲 *Krasnygorod*，並於一九二四年改爲克西爾白土 *Kysyl-Chobo*。

烏梁海問題之解決，似未訂有若何條約，沙皇政府關於此事之舉動，未免使蒙人發生不滿，蓋蒙古欲求之爲己有者，適送之於俄。一九一一年，聖彼得堡與庫倫，始在烏梁海從事競爭，故蒙古政府在該處亦增加其活動能力，且募兵勇，及作反俄之宣傳；但蒙古不久發生內亂，沙皇卽以藉口保護俄國殖

民者爲名，於一九一二年，在畢洛沙斯克，設步兵及騎兵數百以守之，不足時，並在其邊界增設炮兵半連，以資保衛。一九一六年蒙人從新試驗要求其關於烏梁海之權利，俄人答覆云：中國關於烏梁海之權，尙甚可疑，俄國亦從未承認中國之權利，中國亦從不能證明其權利之所在，中國既不能證明，當不能將不屬自己之地，讓與蒙古，蒙古自無管理烏梁海之權利，得之，亦非根據啓阿希塔 *Kiachta* 條約。

烏梁海地於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七年間，變爲蒙俄之爭奪物，設俄國在亞洲之發展，不另開其門徑，其中恐包含甚多之糾紛。

註：蒙古教育部與在烏蘭白托 *Dianbator* (卽庫倫) 之蒙古學者，曉察拉諾 *Schanzarano* 領導下所組成之科學委員會，初發行一種校用地圖，及二張關於蒙古共和國之地圖，此兩圖之比例爲一二二·〇〇〇·〇〇〇。

第二編 中俄在蒙古之關係

第五章 蒙古之蘇維埃政府

第一節 爭奪統治權

一九一七年初，沙皇政府顛覆後，不無影響於貝加爾湖以南之地，及遠東與蒙古方面，因此中國及蒙古各尋機會，以圖取消一九一五年所定之三方條約；但爲臨時之性質。殆克倫斯基 *Kerenski* 政府表示無力之時，俄國軍隊及莫斯科之商會曾組織所謂『征蒙隊』者，再無買蒙古家畜及馬匹之錢；此種運動於一九一八年，始再復活。

俄國於一九一八年夏季，在東方之利益似覺甚形搖動。駐庫倫之俄國總領事館之守衛長，謝米諾夫 *Semionov*，自貝雅圖部落，逃至日本，受其保護，並依靠日本軍官之幫助，發表大蒙古國家之宣言，而不願附屬當年所有之西比利亞政府之下。

(一)關於謝米諾夫之材料頗極矛盾，請閱 Rutger, Fssen, "Zwischen der Ostel und dem Stillen Ocean," Frankfurter Sozietatsdruckerei 1925, 153-158頁。

中國政府懼日本政府之勢力，與懼俄國之勢力相同，彼日以謝米諾夫之活動爲藉口，自動干涉蒙古之改革，其時俄國以無力保護蒙古，北京政府遂派徐樹錚，爲邊防督辦，徐氏於一九一九年十月到蒙古之庫倫，且帶有中國之軍隊。十二月一日徐樹錚正式受張作霖之託，打倒蒙古人，旋蒙人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反對中國，逾數日蒙人即被繳械，中國軍隊遂佔領蒙古，並於一九二〇年，設一中國邊防督辦署於庫倫。一九二五年之三方條約，實際上已失效力；因蘇維埃政府，用特別公文，將沙皇與中國所定之條約放棄，以示好於中國。(實際上並不如此)。但中國之統治蒙古，祇至一九二〇年秋季十月之時，庫倫又被翁格—斯坦杯葛 Ungern Sternberg 子爵攻陷

，彼爲一白俄黨，欲將俄國對於蒙古方面之權利，收爲己有，藉以對付中國人，與日本人之工具，謝米諾夫，及對布爾什維克主義之蔓延。

蘇維埃政府於一九二〇年一月之時，打勝戈什克 Kolschak，海軍大將，及同在伊爾庫次克之捷克人聯絡，視翁格—斯坦杯葛爲反革命軍而追擊之。翁氏子爵之結局，與華人之態度，給蘇俄以在蒙古用武力干涉之機會。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日，莫斯科外務委員，始電達中國政府申稱，蘇俄派遣軍隊至蒙古，其目的爲征伐謝米諾夫叛賊等語。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五日之中俄條約，未曾取銷以前，蒙古事實上雖成爲俄國保護國，但俄國是否有此權力，尙屬疑問，且一九一九年蘇維埃政府，將沙皇與中國政府所訂立之條約，放棄之後，蘇俄是否有權干涉於中國未曾放棄領土權之蒙古，更爲可疑。北京政府輒常注意，以俄國政府不應在蒙古有所行動，遂於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盡力發表其外交公文，並責備俄人，未

經蒙古人之同意，貿然闖入蒙古，是否有侵犯獨立權之危險。由公布之公文中，尙不能直接看出，因有許多事實與此不符，所可靠者，乃在貝加爾湖以南之地，所成立之蒙古國民革命政府，其大部分由俄國國民革命所造成，此外被一名菠多^{Бодо}者，爲前皇帝時代駐庫倫俄國領事館之打字員，彼即使俄人闖入蒙境，保護蒙古利益之人，無論如何蘇俄已造成一完成之事實，無可諱言。中國人方面則懷疑蒙古人同蘇俄聯絡，遂逮捕活佛於庫倫，及許多有名之蒙古王公，蒙人自分黨派，大概於理想方面甚少，於事務方面較多。總而言之，一九二〇年，附和大蒙古主義者絕少，其口號；或爲俄國，或爲中國，或爲蒙古，一部分依靠翁格—斯坦杯葛^{Унгэрн Steinberg}，一部分依靠謝米諾夫，且有一部分依靠張作霖者。彼等仗翁格—斯坦杯葛之幫助，於一九二一年二月初旬，除中國駐軍以外，殺死二千至三千中國人，活佛從新回宮復位，翁格則自命爲蒙古軍隊中之最高指揮，彼之權力不使用爲一政治家，

而誤用爲一冒險羣衆之引導者，故其權力爲時甚短，彼之政治方法，使所有各黨派惡之，當翁格於一九二一年五月活佛就職之時，欲喚起人民共同討伐俄國之紅黨，其權力基礎若已完全動搖。兩千軍士內，祇有三百俄人，其他尙有西藏，韃靼，蒙古，中國，日本等人。一切均是流蕩之人，遇有兵器缺乏，及不完全武裝之軍人爲其對手時，可以得勝，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旦與蘇維埃軍與其翼黨於啓阿希塔作戰時，則爲所敗，翁格在石勒喀伊斯克 *Zelenyjsk* 以往之勝仗，不能償此次之損失，不得已於一九二一年被蘇維埃軍所獲，遂在新西比利亞，由一駐該地革命委員會之野戰審判廳，判決死刑。

第二節 蒙古附屬蘇維埃之組織

一九二一年夏季，布爾什維克勢力侵入蒙古，彼等根據階級戰爭之原則，及列寧之計劃，『共產黨』詔告人民，宣言擬解放所謂被壓迫及落後之人民，免除對於君主及貴族所應納之賦稅，及居民對於華商所欠之大欸，（此等君

主及貴族，約佔人民百分之十六強），並取消其政策上及其他之權利，且沒收所謂阿爾白 *Алба* 稅。（此乃爲滿足個人需要，擅自征收之稅）。對占全體男性居民百分之四十之佛教牧師，使之乞丐無以爲生，俄政府且設法奪其以前在國民經濟上之特殊地位，並取消以前供給喇嘛之生活，及所有政府與人民爲宗教目的所集中之款。

經一九二一年夏季變遷以後，外蒙事實上之統治者，爲人民革命黨，即第三國際，或蘇維埃政府，俄國之代表爲萊德人啞克汀 *Окун*，李來生 *Beresin*，及一俄人波克維希 *Bulkevitch*。法律方面，政權仍歸丘圖霍圖 *Chutuhtu* 手中，理論方面，仍爲獨裁君主，並加以聖人活佛之爵號。實際上用政府及人民之名義，此係根據一九二一年三月蒙古人民革命黨之決議，所實行，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五日始成立一蒙古獨立國，且與蘇俄聯邦，定友好之條約。按照此約之第一條，蘇維埃政府，及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相互間承認蘇聯與

蒙古爲惟一之合法政府。

第二條載明，不准在兩國地域內，組織反對兩國條約份子之任何黨派，或軍隊；以及不准軍械之運輸，及反對條約份子之軍隊經過。

第三條，兩國政府在適當地點，可任意設立領事館。

第六條，俄蒙之委員會，須立刻指定國界，及進出口稅之多寡。

第七條，蘇維埃政府有接收蒙古設立郵政，及無線電機關之義務，惟此機關不得納稅，並將供給對於目的應用之材料。

第八條，蒙古政府承認在蒙古地方上之土地所有權，對於各種設置與鐵路之建築，其以俄國資本所實行者，蒙古政府允許供給所需之土地。

一九二一年十月五日之約，開闢蒙俄合法之外交與領事之關係，相互間担保其國民之權利，尤其是担保蘇維埃人民，在蒙古境內，關於其所有權之平等，及予正式貿易之可能。當蒙古戰爭之前，地域甚小，俄國用此少數地域之

出口貨，即可抵制外國之競爭；現在蒙古確爲世界上養家畜最豐富之地，對於俄國人民經濟恢復之意義，成爲極大問題，祇需寄若干貨物或多數銀子（銀子是彼等主要交易工具）至蒙古，就可因地理方面之關係，在科布多與在庫倫，爲阻止美日及他國企業家之障礙，設俄國不能直接將其經濟關係與蒙古固定，則恐十分困難，其主要點在乎蒙古人民革命政府，以俄國爲抵禦中國之後盾，及蒙古同時比較上不受其他帝國主義之影響之國。

十一月五日之約，實發生許多經濟及交通方面相連合之可能，此又予俄人在蒙古開闢商務之途徑，且此商務之開闢，即爲俄人政策之基本元素，——商人卽爲最佳之外交家。

關於佔領蒙古一層，俄國憲法學者，哥德利亞洛斯克 Kotljarewshi 之註解中，曾已述及，最有意義者，爲最後一段，其中包含蘇維埃政府，將來用何種方法，完全佔領蒙古之意思。

此種意見，不合於蒙古貴族之心理，遂於一九二二年及一九二三年依據蒙古獨立權之名義，反抗蘇聯。惟在其準備之時，特別以反對庫倫駐扎之紅軍爲口號，彼等暗中亦求救於中國，事爲臣服於蘇聯之蒙古政府所悉，於是連合紅軍而破滅之。其時中國任張作霖爲蒙古之最高長官並給與收回蒙古之無限全權。張作霖視侵入蒙古，甚費金錢，且無十分意義，故實際上一無作爲。同時翁格—斯坦杯葛之行動，按英人之觀察，暗中實得張作霖之允許，使其在庫倫近邊虛張聲勢，是以蒙古最高長官之任命，大半在於假裝某某事件，作中國北部軍事上之準備而已。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在庫倫之運動，尙覺稍有成績，其要點在強迫蘇維埃政府，從新採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五日所訂之約，聲明放棄三方條約之原則。

張作霖之任命及蒙古之變遷，使蘇維埃政府，不能不確實與中國有相當之諒

解。其時中國尙未承認蘇維埃政府，故蒙古政府可爲俄國對中國之介紹人，蒙古適逢其巧，給一公文與蘇維埃政府，（此公文乃九月十日所公布），請蘇聯援助，使蒙古與中國恢復和平及貿易之關係；九月十四日，莫斯科外交委員齊燮林 *Tschitscherin*，回電蒙古人民革命總理薄多 *Bodo* 內云：

俄國政府不僅一次設法，或直接用遠東共和國之代表，與中國接洽，欲謀與中國政府再生貿易關係。俄國政府豫定，最短時間內將派一商業代表到北京，與中國政府謀長久之關係；若蒙古人民革命政府亦欲謀與中國發生關係，俄國政府甚爲希望，並希望中國亦有同樣之歡迎，以免蒙古與中國人民及政府之糾紛。

吾人因此述及蘇聯之蒙古政策，與世界政策之背景頗有關係，欲描寫之，非研究中俄情形，與中國革命黑暗之內容不可，但此又非短篇所能。至描寫西比利亞之世界政策，似較緊要，吾等即將於最後一章述之。

在此祇須注意一點，即如上之辦法，居民大多數將趨至革新方面，尤其為趨向於俄國方面。啓阿希泰人民革命黨之指揮者，索黑白多 *Suchebator*，爲一印報人，被其敵人毒死，亦不能阻止其趨向之前進，雖一般反革命領導者，均因之而離散。關於活佛之地位，根本上可以盡力宣傳，以達到其爲神聖之思想，惟其過量好飲莫斯科之各種酒，故在短時間內，喇嘛社會中已失去其名譽，無一述之價值。

自蘇維埃聯邦變成蒙古之主人翁後，乃有中俄間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之協定，照此協定，兩締約國允於簽字一月以後，舉行會議，商訂一切懸案之詳細辦法，（第二條），其第三條云：兩締約國政府同意，在前所定會議中，將中國政府與俄皇政府所訂之一切公約條約協定議定書及各合同等項，概行廢止，另本平等相互之原則，暨一九一九及一九二〇兩年，蘇聯政府各宣言之精神，重訂條約協定等項。第四條，蘇聯根據其政府及上條兩年之宣言，

聲明有礙中國主權及利益之一切條約，概爲無效。按第五條蘇聯承認外蒙古爲中華民國之主要部分，並承認中國在彼處之領土權，且照第二條所約之會已開之後，蘇聯將在蒙古撤兵。（條約原文，請閱 Dr. Wilhelm Grotius 所著之蘇維埃聯邦，自拉拜羅後之經濟條約，第一冊第一百二十一頁，由柏林 Ostwert - Bucherei 出版；及十四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國際條約大全，第三卷第二十三至二十四頁。）

第三節 新蒙古政府之建設

活佛尸位三年，使蒙古政府在蘇聯心腹領導之下，做其蘇維埃工作，其於取消彼時統治之階級，及變改徵稅之系統，頗有成績。

當活佛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死時，莫斯科希望在蒙古，造成蘇維埃政府之障礙物已去；因其能緩和外邊形式之利害與行動，故未死以前一星期，蘇維埃政府對於北京政府，願在某某一委員會所指定條約之下，撤其在蒙古之

紅軍。九月以後，至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駐北京之蘇維埃大使，始通知中國外交部，蘇維埃政府與蒙古政府同意撤退紅軍。

本書至此極欲講到另一問題即自一九一五年條約之後，蒙古在中國與俄國間之國際地位如何改更，莫斯科之目的是否脫離三方條約，不然有何種原因而不爲之，北京政府目前於實際上雖有實行其在蒙古領土權之可能，但暫時結局，終未致於使中俄蒙國際法上之關係，有根本之變化；惟此種變化，在遠東國際狀態之下，不難隨時發生。

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中俄條約第五條字句之意義，乃蘇維埃承認蒙古爲中華民國之主要成分，並尊敬中國對蒙古之領土權。此卽表示蒙古政府減少蘇聯之利益，而於北京政府及日本之意義則同時加增，

由此觀之，可以明瞭齊燮林 *Fschitscherin*，於一九二五年夏季在蒂費斯 *Tiffis* 開蘇維埃全國大會之表示：彼再三重述，蘇維埃政府承認蒙古爲中國全共和

國之成分，並聲稱蒙古人能享受廣大之獨立權，當更爲快樂。若中國決不干涉蒙古之內政，蒙古之獨立關係似已保險，蘇維埃政府當然惟力之所及，以促其成。

類似之意見表示，已見於沙皇政府於一九一五年訂立該約之時，蘇維埃政府之代表，爲一九二四年在庫倫作公使之華西拉 *Wossiliev*。除此之外，第三國際以利斯苛落 *Ryskulow* 爲特別代表，其人現在建築土耳其斯坦西比利亞鐵道，有極重要之位置。此即紅軍，蘇維埃政府，與第三國際，各各相聯，使新立之國家——蒙古——走向蘇維埃政府願走之路。

俄國政策之執行機關，當時爲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彼對蒙古之領土權，如俄國之共產黨對蘇維埃國，同樣實行，並主張蒙古共和國爲無大總統制，如此無須蘇維埃共和國數字，無形中就造成一種集合委員會爲國家之代表。至大總統之位置，一如蘇維埃制度，以一無產階級之人民委員代之。此種制

度，於一九二四年六月五日，由所謂大居魯爾登 *Churaldan* 之第一次普通人民會議，同時亦為選舉政府之機關，所批准。

以後於一九二四年十月，根據一種新選舉法所成立之議會，從新承認上述形式之蒙古人民共和國，並接受其間有俄人幫助所定之憲法。

此種憲法為一過渡憲法，即漸變蘇維埃之憲法，其目的在變成為蘇維埃土克們斯坦。至其原則與基伐 *Chiva* 最後所定之憲法相似，即發表消滅封建神權制度，取消君王所有之特許權及爵位，與沒收喇嘛統治之財產，及剝奪住在寺廟自身不作工之喇嘛之選舉權等。

蒙古人民共和國之憲法，由大居魯爾登，即所謂蒙古工人之製憲委員會所檢閱而批准。

此種會議，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八日晨十一時開始，（按蒙古人之習尚，即在馬點，鷄日，豬月，鼠年；尙有其他算法，即蒙古國家第十四年，第十個

月亮，第十二天。）由七十七個議員所組織，其中七十一個平民，六個貴族。議員總數中無黨派者十三人，蒙古國民黨十六人，青年團四人，候補議員十四人，喇嘛代表九人，此外尚有居住蒙古之啓爾奇生，滴爾培登 Djurbeten，貝雅圖及蒙古軍人之代表。

（註）欲知蘇維埃聯邦，對於蒙古及其政府影響之大，祇視居魯爾登 Churuldan 之名譽主席團中，爲蘇維埃聯邦之何等人物：第一就是蘇維埃公使華西拉 Wossilew，第二中央執行委員長格列甯，第三第三國際委員會主席西諾佛 Sinowjew，第四第三國際委員會在蒙古之代表利斯苛落 Rlskulow，第五貝雅圖蒙古之松那孔主席愛爾白諾 Erbanow，第六蘇維埃外交委員齊燮林。在會場中有列甯及已死蒙古革命領導員索黑白多之畫像；每次會議須寄一通知書與蘇維埃政府及第三國際。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蒙古第六次開國紀念日，

除蒙古要人外，有第三國際及蘇維埃政府代表演說。蒙古之治安屬於有名之布爾什維克翼黨所指揮及西比利亞之國防隊 G. P. D. 司令官西希丁根 Schtschetinkin 所管理。（彼死於一九二七年秋天）。

最初一次居魯爾登，完全由莫斯科所訓練之人民黨所領導，彼等在居魯爾登未集會以前，已開至第三次連席會議。

開會之初，首由政府代表報告，各議員自聞政府代表報告之後，多數革命人物，才議決國家事務之辦法，其中尤以關於徵稅及當兵義務之擴大，足供記述。此項辦法，居魯爾登討論憲法時，於兩次會議中，通過之。至報告員一席由政府主席赤輪獨希希，Zerendortschishi 及政府顧問凌希諾 Rintschins 爲之。在憲法中特別注重者：爲蒙古作工人民之權利，土地，財源，森林，及河流等，盡屬於國有；廢除以前政府之所有債權，及私人對於外國企業和商人之債務，（多數爲華人），並漸漸視對外貿易，爲國家之專利。

蒙古之國民權，大概以蘇維埃憲法爲標準，其中特別加重之事，如經營家畜經濟之蒙古，無農工界限之分。

蒙古之外交政策，特別須顧慮被壓迫之弱小民族，與全世界革命工人之利益及任務。

封建神權制度之權力，如君王貴族官吏爵號及一切特別權利，悉被取消，所有之人，如在寺廟內之喇嘛，剝奪他人及利用他人之工作爲生之國民，（俄商亦在內），皆無選舉權。至以前幫助革命之王公及貴族等，政府決意發表相當之命令，以恢復之。

蒙古國權之組織，用開會法，及分部之辦法；大多數以蘇維埃系統爲標準。但除委員會，各部部长及小居魯爾登（等於蘇維埃系統之 *Народный комиссар*）之主席而外，特別須提及國民經濟會，此在各種蘇維埃憲法普通所無。在決議憲法之時，庫倫首都改名爲 *Улан-Батор-Чото*——紅色英雄城。

蒙古憲法之大部分，及各細條，與以前土耳其斯坦之各民國，尤其是與基伐 China 之憲法相似，此乃最有趣味之變遷，可以指示東方之國，如何使其漸漸變成蘇俄之系統。

齊燮林在莫斯科所成立之蘇維埃聯邦經濟顧問會開會時，關於蒙古憲法之制度，發表如下：內中特別所須舉出者，即經許多內部糾紛之後，蒙古內部情形，如仍能堅固，然則與蘇維埃系統之基礎，亦能自趨穩定。但其間烏梁海，究遭何種變化？

第二編 中俄在蒙古之關係

第六章 葉尼塞河之中間區域

第一節 蘇俄在烏梁海之行動

一九一八年徐樹錚擬用其被壓迫之華人，重新進佔烏梁海，此地自一九一二年以來，已屬沙皇統治範圍。

苛撈斯多維次 *Korostovets*，於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間，報告其緊要時期之進行云：當舊俄邊防委員爲蘇俄機關所拘留時，哥薩克邊防軍於畢洛沙斯克地方亦即譁散，其時俄不能禁止蒙古人之能居留此地，而此等蒙古人均係由庫倫所來。中國方面則有威嚴之長官帶領多數砲兵，追逐俄人，並搶掠其財產以爲己有，不久居民中多數自行逃避或被擊而散。庫倫俄國代表，因此提出抗議；蒙古人民方知在烏梁海，必須與中國合作，才能正有居留之權利。此蘇聯亦所承認。

一九二一年，蒙古人曾乘機要求履行同年十一月五日所訂之俄蒙條約第六條之規定，烏梁海區域，自測量國境後，聲稱爲蒙古所有。俄人乘機亦聲明，須根據沙皇一九一二年之舊狀。此外蘇聯政府從莫斯科發出通知於蘇雅登人，內中聲明云：紅軍之所以駐紮烏梁海之惟一目的，爲防禦沙皇之殘餘翼黨，及驅逐白俄敵人於境外云云。

在簡單蘇俄書籍中，叙述烏梁海加入蘇維埃組織之事實爲吾人所知者，祇有蘇雅登人，自經流血革命後，得以脫離以前之專制範圍之一節，實際上一無叙述且乏絲毫之證據。其餘吾人所能證明之事，惟在西比利亞黨派，自亞白坑沿葉尼塞河上流至畢洛沙斯克 *Bielozaorsk* 一帶，爲追逐白色禁衛軍而侵入，就所謂撲滅反共產主義之白俄。

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之布告，唐努烏梁（即烏梁海）得脫離俄皇之束縛，同時由蘇維埃或第三國際，按照蘇維埃政府組織之形式，造成一新政府，以

爲蘇維埃聯邦之助；此外由青年革命團，即刻成立土維尼 *Tuvins* 革命黨。其政府行政方法，一如蒙古，操之於居魯爾登，部長，及人民革命黨之手，並受其統制。

土維尼黨，俄國報紙 *Pravda* 未曾承認其爲共產性質之黨，只承認其爲一種共和民衆之組織，其工作須依資本主義未發達時期情形之下而進行。土維尼人民革命黨，在一九二七年夏季，共有一千〇七十一黨員，其中一千〇五名爲游牧人，其餘六十六人，爲以前舊官員。最可注意者，如 *Pravda* 報所載，由一六四七人所組織之青年革命團。

大居魯爾登，共有七十名議員，小居魯爾登由三十名議員所組成，其中十五名，在一九二六年時屬於人民革命黨。議員資格須二十二歲，比之蒙古與蘇俄較遲。

自經一九二六年七月之條約，唐努烏梁與蒙古友誼關係之聯絡愈深；此種條

約由一在莫斯科之使館，於一九二五年所準備。居魯爾登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開會時，曾特別說明，本國與蘇維埃聯邦連絡之必要並謀今後更進一步之連絡，因蘇聯實爲遠東被壓迫民族之惟一友人。

唐努烏梁當時之外交，在一可靠之侈翁篤克 *Donduk* 之手，彼曾充一九二六年第四屆居魯爾登長（議長），財政爲潘草克 *Punok*，教育爲阿爾大 *Arta*。

第二節 唐努烏梁爲蘇俄之殖民地

唐努烏梁之地勢，爲圓形山谷，長七百五十基羅米突，寬一百至二百三十五基羅米突，四面由高壇環繞，而中間底落，其最低之處，高出水平線五百米突，離開俄境在克姆希葛 *Kemtschik* 流入葉尼塞河之處不遠。此圓形山谷地勢之南，負有嬌弱之背，即唐努啞拉山，以阻蒙古。此山高二千四百米突，並有二千米突之狹窄高原越海而下，直經科布多而過烏爾雅蘇泰，一面由克姆希葛與大葉尼塞河，地勢上升，以種種闊土壇而至唐努啞拉山。在北部，

此圓形山谷，由聳起一千五百至二千五百米突之薩陽山脈高原，以禦西比利亞，換言之，即對一八八六年所新闢之烏新斯克邊境相隔絕。此項分門別類之薩陽山脈，向南直行，頗爲轟然，北面則平坦而下，並不若唐努啞拉山嶺之連絡一氣，且許多難以看透之各類山脊，只有按照一千七百二十七年所放之界石以爲界限。

唐努烏梁區域，大約有十六萬五千平方基羅米突之幅員，多屬森林與牧場之地，爲葉尼塞河流域所經，並爲其多數由雪山而下之支流之發源地，自春至秋灌溉全地。葉尼塞河又爲唐努烏梁對外惟一之天然交通線，並可謀北方及西比利亞之經濟出路。唐努烏梁不僅產生豐裕之森林，農場，以及生長林中之皮革獸，且貨藏於地，如金鑛，石綿鑛等，惜至今祇知有表面之證明，無實際之開採。

唐努烏梁共和國成立於一九二四年，其國民共六萬三千人，其中約五萬一千

人，爲蘇雅登居民，土耳其韃靼人種亦甚多，及約一萬一千俄國之移民。西部人民，屬於沃雅田 Ojstien。土人多數以畜牧爲生，俄人大多數爲淘金者，但亦有農家，及少數業牧畜之人。俄人亦多不識文字之人，但其經濟知識，以及社會之觀念，實高出於蘇雅登土人。俄之移民于一八三〇年始。

關於俄國居民之淵源，吾人可於蒲爾格苛 A. Bulgakow，在一九〇七年之演講中，得其甚有趣味之各點。

離烏新斯哥葉 Usinkoje 八十俄里，米諾新斯克 Minussinsk 南，始見薩陽山以南之第一俄村，都蘭 Turan，坐落流入大葉尼塞河之支流 (Beiken) 以北。居民六百二十人，每戶平均約有百七十畝農地四十至五十畝之草地。其農作物均用人工灌溉法，水利則歸公衆負責，地勢雖高出海面九百五十米突，尙有蕎麥亞麥大麻王瓜白菜等之出產。貧窮之家，每戶有馬十四，牛羊十隻，富家每戶各有五十左右。

離都蘭 Turan 十俄里，有地曰：烏雅克 Djir，於一九〇七年成立一十戶村莊。培幹 Beiken 河之上流，有二村曰：碎里 Sibi，卡拉茄希 Karagasch。每村共二十家，絕無農作可言，居民以漁獵爲生，兩村之交通全恃兩輪小車，以資往來。

烏梁海最富之區，爲小葉尼塞河之烏魯幹 Urukem 低處，計長三十俄里，廣一俄里，可以種植蕎麥，燕麥，黍，粟，之屬，水瓜之類亦能成熟。喀幹 Chakem 之低地，亦具有同樣之出產力，計長一百五十俄里，廣三百俄里。烏梁海有特殊之現像者，爲俄國商人之貨棧，有常聚馬四千匹，牛四千隻者，亦有聚二千與一千五百隻者。貨棧之買賣，完全爲用貨交易，價值之標準爲一年之小公牛。例如蘇雅登土人借用一年小公牛價值之貨物，一年以後，須歸還二年之小公牛一頭，或一年之小公牛二頭；其債務之利息，不下其原物百分之百，以俄人之觀念，並不以爲過高。

蘇雅登土人，如何脫離華人，而歸俄國管理，Pravda 俄報，於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之報告，甚形明顯，彼之論題爲『土維尼牧畜人民之解放運動』。對於以前滿清官員之檢查旅行之狀況述之甚詳；如帶領許多隨從人員，悉須由地方人民安置驛馬，及供給食料等。如每站須有馬二百二十二匹，駱駝四十三頭，脚夫六十四名，牧人十九，帳幕三座等等。檢巡官每日只行三站，每日換乘三次，如檢巡三十日，則須預備馬一萬九千九百八十四，駱駝五千七百六十四，脚夫五千七百六十名，牧人一千七百十名，帳幕二百七十座等等，唐努烏梁及其人民，以官員之舖張，大受糜爛。

第三節 唐努烏梁之財政經濟與交通

財政分爲間接稅與關稅二種，其預算表指明如下：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	七八九·六二盧布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	一〇六八·一六八盧布

一二二三・三五八盧布

在六十三萬五千零十六盧布之收入中，支出五十八萬八千三百四十盧布；直接稅收爲八萬三千盧布。當中國管理時代，須繳貂皮三萬六千張，計價一百八十萬盧布，以代賦稅。爲避免外人之影響，尤其爲華人之資本起見，故於一九二五年組織一連合社，社員四五五人，付款五一三二盧布，至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資本總數已增至十八萬二千三百二十一盧布。

尙有一受俄人管理之工商銀行，有流動資本金三十萬盧布，專爲振興工商業而設，尤注意於採買金礦。

至對外貿易，均操之于米諾新斯克之西比利亞部份之手，彼爲首先於一九二六年秋與唐努烏梁連絡通商之區。其進口商品，爲製造物與鐵；出口貨爲麂皮，革毛之類。

俄人之最大目標，爲開築葉尼塞河之水路，此項水路可爲連絡唐努烏梁與西

比利亞之交通，不僅以提倡商業爲唯一問題。

最佳之路，爲由烏新斯哥葉 Ussinskoje 經上所述之村莊『都蘭，』薩陽山以北，及對俄國之採金區，向薩陽山以南而行。此路經葛利郭意斯哥葉 Глибско-реwskoje 村莊，到米諾新斯克，有較佳之連絡；故自一九二五年蘇聯政府已實行保護秩序。經上所述之淘金移民區域，得達波白 Бѣла 河在兩葉尼塞河合流之處。由米諾新斯克到克西爾血土 Кысыл-Чото 之總距離爲四六一基羅米突。設葉尼塞河之航行，非根本改造，此路將來必爲由阿興斯克經米諾新斯克鐵路延長之線。

貨物運送之路，祇有葉尼塞河，冬用雪車，夏用自製之木筏。夏季每筏可運貨至十四五噸，及可乘客至十餘人之多。由克西爾 Кысыл 至米諾新斯克，計八日至十日行程；如值天朗氣清之日，非無一種樂趣，因其沿岸，多懸崖絕壁，佳木芳草，憑欄眺望，足以快目，當歐戰前每年平均有四十木筏，滿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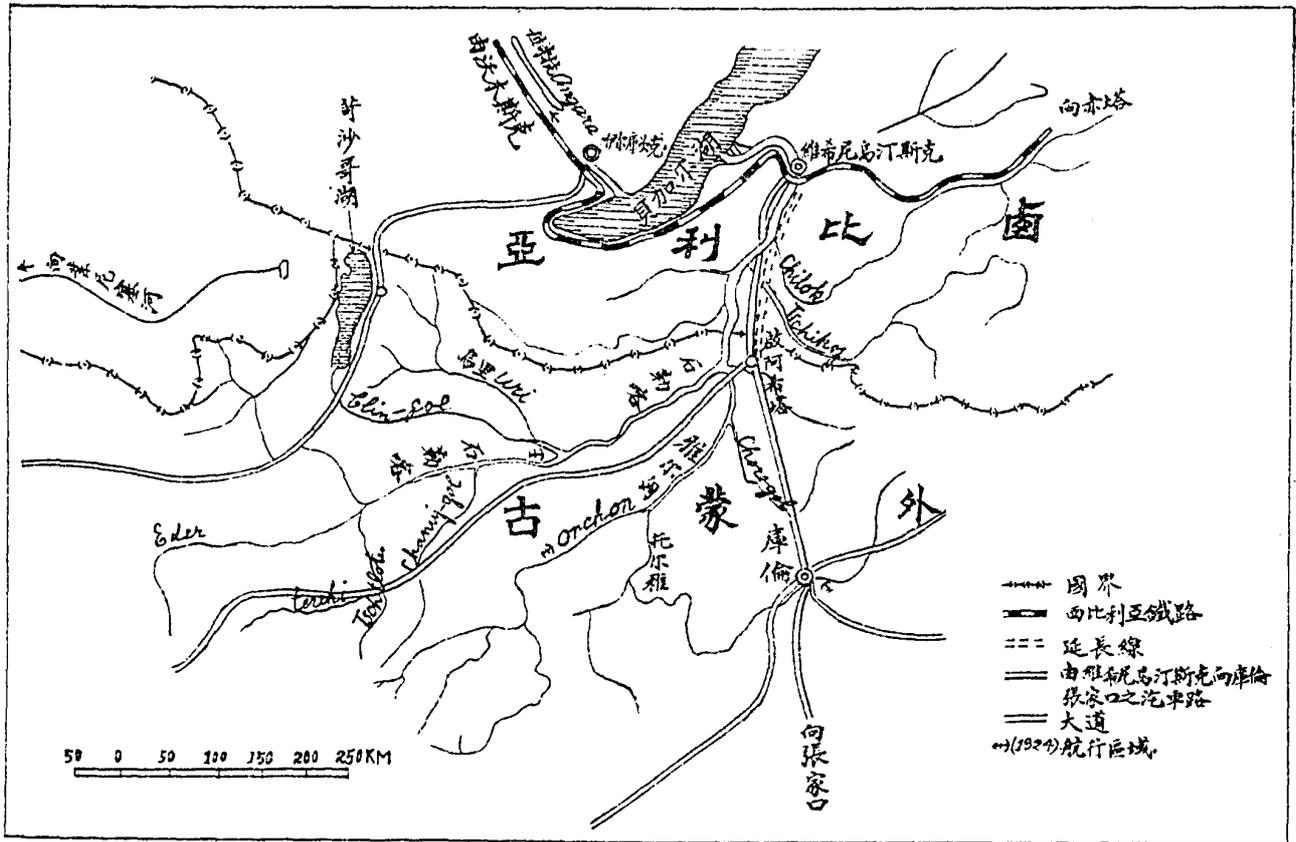
出口貨由克西爾而下，總數約在五百噸左右。

至於葉尼塞河上流之水道，工程師卜特維希 Badjewitsch，曾于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九年，在米諾新斯克以上一段，引導測量，頗有可觀，計長一百二十五基羅米突；可以通船。惟在薩陽山脈窄過之處，船行甚爲困難。當沙皇政府時代，主張開築烏新斯哥葉邊境之陸路，並準備環大瀑布 GrossenKata-
rakt 道路；蘇維埃政府則致力於葉尼塞河至克西爾不斷之船行。一九二五年克西爾與大瀑布間，已通小輪，彼之目的，爲固定行船水力。一九二七年之秋，米諾新斯克與大瀑布間，通行一米突半深，六百匹馬力強之輪船；同年在葉尼塞河上流，去除一萬七千立方米突之巖石，並在大瀑布之週圍通行汽車。

上述船行時期，爲五月二十日至十月十日，在此時期中，貨物之往來約計九千七百噸左右。

第二編 中俄在蒙古之關係

第四圖



第七章 蒙古爲西比利亞之經濟鄰邦

第一節 普通狀況及交通線

此地總名爲外蒙古，庫倫爲其首都，科布多與烏爾雅蘇泰爲其商業重鎮；地廣一百萬平方基羅米突，居民六十萬九千，其中六十一萬爲蒙古人，七萬爲中國人，其餘尙有俄人九千。城市之居民，佔全數百分之二十一，城市居民中，中國人及俄人佔全數百分之六十五；蒙古人之居於城市者，僅約六萬人口，其餘則分散各地，以事牧畜，並操游牧等生活。

外蒙古，大部居於高出海面，一千五百米突至二千米突之高原。北由唐努烏梁之唐努啞拉山分開；南由中國阿爾泰山山脊之沙漠所隔絕，西部較東部多山，由俄國阿爾泰山之南升起，變爲上狹下寬之土壇，向哥薩克斯坦 *Kasakhstan*，至啓爾奇生荒野而下。

蒙古地方多數容易變成不毛之土，因一部含有鹽質，由大小沙漠及缺水之江河所經過。在江河之邊，常產豐茂之草，故蒙古爲著名之畜牧區域。

至於江河，東北爲石勒喀，西部爲察白清 Tsaitsin；祇有石勒喀及其支流雅爾岡 Orehon，水量最富，可以行船，並有充國際水道之價值。

石勒喀之流脈，約長三千基羅米突；其經過之區，尙多爲天然之景象者。石勒喀及其流入之小支流，頗具一種特殊形狀，如自行分爲無數手臂者然，因此不特爲主要交通大道，且爲局部運送要路。石勒喀之流域，佔四五五〇一八平方基羅米突，其中屬於俄國者，有一四八五二〇，屬於蒙古者有三〇六四九八平方基羅米突；能行船者約爲一千五百基羅米突。

石勒喀位於東北漢海山脈 Tangshai 之斜面，由鴨特 Fcler 及居魯得 Tschunty 河流，距烏爾蘇泰之東北數百基羅米突而發生；全長爲一千二百基羅米突，其中有八百基羅米突，可以行船。在蘇聯領土內，石勒喀流長爲四一八基羅

米突，寬二〇〇至四〇〇米突，在缺水之年，其深爲〇・九米突，因受貝加爾湖之影響，造成無數三角小島，而其水深只〇・六米突，所以貝加爾湖內之船隻，大多數入水一・五米突，不能進石勒喀行駛。

石勒喀過貝加爾湖，以杭哥拉 *Angara* 及葉尼塞兩河，與北部冰海相連接。在杭哥拉河，其惟一阻礙航行者，爲流水太急；此據俄國專家之判斷，甚易排除，石勒喀因此得爲運入卡利 *Kalit* 海之要路。

石勒喀之水勢，每基羅米突爲〇・三二米突，距入海口七十基羅米突之處，水勢減低爲〇・一六米突；其水之速度每小時爲五・六至八・五基羅米突。水量之大小與溶雪之強弱有關係。設雪水及雨水，或支流上游之雪水，同時並流，則水勢可以甚高。石勒喀之提岸，以黃土爲之，常層層高出于提塘之上，故遇大水時，每易冲破提塘，每年須數次修理故行船難之。

行船時期，平常於五月一日開始，至十月十日止；其期間約爲四個月至六個

月。惟至現在，尙無由蒙古石勒喀至貝加爾湖之定期航船；由蒙古進行之船隻，已在俄國邊境二十七基羅米突以外停船。

石勒喀流脈，由斯帶利此基 *Stanski* 工程師，於一九〇七年開始探求，彼曾考查石勒喀八百六十基羅米突長之大支流雅爾匈 *Orchon* 之七十五基羅米突。一九一〇年，哥格文 *Kokowin* 公司，曾置辦一輪船，向石勒喀及雅爾匈上行，直至瞎拉格湖 *Charagolsee* 之流出口。自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九年石勒喀區域，一無考查；才於一九一九年中，伊爾庫次克探查局，以探得雷那 *Reina* 流水後，始從事考察石勒喀與其若干支流，且證明石勒喀有四八〇基羅米突超越俄國邊界以上之河，可以通船。一九二三年實行此四八〇基羅米突之風土攝影。

一九二四年，第一次輪船在此線試行後，斷定最低之水重，爲〇·八八米突。至於雅爾匈，直達流入托爾雅 *Tolia* 之處無用外，其後則寬七十至八十米

突，深○·七二至○·八二米突。

雅爾匈與托爾雅兩河，一九二四年考查一次，其結果爲有由庫倫直達貝加爾湖行船之可能。一九二七年蒙古開放蘇維埃政府管理之兩條航線：在雅爾匈航行者，爲一四五基羅米突，在石勒喀行駛者爲四百基羅米突。

註：請參閱一九二七年正月在莫斯科出版之 *Iswestija*，第二十一號。

今日俄蒙商業，由西比利亞出發之要道，爲維爾希尼—烏汀斯克 *Wjerchnyudinsk*，即經啓阿希塔 *Kiachta*，而達庫倫；及所謂朱依斯克 *Tschuisk* 道路方向，即由皮依斯克 *Risk*，經苛希阿加希 *Korchagatsch*，而達科布多與烏爾雅蘇泰 *Uljassutai*。一九一二年以前，俄國商人在蒙古之數尙少，此可從一八九七年多木斯克 *Fomsk* 行政長之緊急報告中，考查而得，烏爾雅蘇泰地方，祇有三十二個俄國商店，其中八家，來自米諾新斯克 *Minussinsk*，一家來自朱哥薩 *Tschugutschak*；但在科布多有三六店舖，內有數家，爲朱哥薩及迪

化之塞爾登 *Serdin*，俄國商店，大概有定價和一律之運送及工資。上述行政長之報告中，特別提起者，爲俄國商店之資本能力，一八九二年完全以本身力量之競爭，欲將其全部商業歸爲己有。行政長對此行動，以爲俄國商業極形危險，蓋此種工作，全操之于中國人之手，彼等隨時可將其價格上下以資競爭。此外俄國商人，無政治作用，完全以獲利爲目的，結果彼等之行動，在一九一二年，經政府在哈爾噠 *Chalcha* 地方之政策而失敗；蓋當時對中國商人之貨，須值百抽五，俄商之貨則自由放行，俄商因茲將貨以相當折扣交付華商出買，由此俄國進口貨，得到一個極難競爭之生活。

一九一二年俄人在外蒙之數，估計爲一五〇〇〇人口。由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忽增至五〇〇〇〇餘人；其中在庫倫者二千，科布多二〇〇〇，雀希爾 *Chatchil* 一五〇〇，烏爾雅蘇泰一〇〇〇。此外約一二五〇〇，分處於沿大交通路之各小殖民區域。斯類俄民大多數爲商人，間亦有若干上等社會極有經濟智

人，彼等能連合地方之出產，不但養育家畜者，即耕種田地及花園經濟之人亦在其內。大多數商人來自阿爾泰地帶—皮依斯克，白爾諾爾—或由傍河流之大鄉村雅型 *Бир*，卡東 *Катун* 等處。除此久住俄國居民以外，尚有在邊界行商，搖動不定，農人性質的冒險家，彼等則專尋求南方之土地而移動。

俄蒙關於商業交通之路，除石勒喀外，祇有幾條老國路：

1. 科布多—苛希阿加希—皮依斯克線，長八七〇基羅米突，
2. 烏爾雅蘇泰—雀希爾—蒙梯—東喀—伊爾庫次克線，長九二〇基羅米突，
3. 巴斯雅—少姆波薩線，長四九〇基羅米突，
4. 科布多—烏爾雅蘇泰—省瞎皮—庫倫線，長一四五〇基羅米突，
5. 庫倫—張家口線，長一〇〇〇基羅米突，
6. 烏爾雅蘇泰—張家口線，長一七五〇基羅米突，
7. 少姆波薩—達利哈爾—張家口線，長九七〇基羅米突。

歐戰前俄國發生三個延長計劃，此計劃則欲將蒙古，以相當鐵道與中俄交通路相銜接：

1. 維爾希尼—烏汀斯克—啓阿希塔，
 2. 阿興斯克—亞白坑斯克—畢洛沙斯克—烏爾雅蘇泰—張家口，
 3. 皮依斯克—苛希阿加希—科布多—烏爾雅蘇泰—庫倫—張家口。
- 但以上三線祇批准維爾希尼—烏汀斯克—啓阿希塔一線，現在暫時足以滿意者，此線已實行建築古式之汽車路。

第二節 俄蒙商業

俄蒙商業，於一八六〇年始生關係，以後逐漸增加，至一九一三年而大盛。歐戰開釁，革命事起，商業遂大受影響；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之時，俄蒙商業幾全停頓。俄國私家商人，大都為華人行商，而俄貨之進口者幾亦完全斷絕—蒙古之出口貨，祇限於家畜之一種，由蒙古上校苛斯落夫所引導

，由一九一四年所成立之蒙古運送公司所運送。初時供給沙皇軍隊，後給戈什克與斯坦杯葛，最後給與紅黨。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在蒙古之合作團體，村托落蘇雅斯 *Zentrosojus*，仍依蒙古運送公司範圍，繼續進行，大多數以銀爲交易品。一九二二年，村托落蘇雅斯始將羊毛及別種蒙古生料品，連同牲畜運輸出口。一九二四年自組織經濟顧問以後，村托落蘇雅斯代以西比利亞合作社，名西比利亞蘇雅斯 *Sidkraisojus*，才不久將其商業器具，脫離西比利亞國家商業之組織。自一九二四年起，國家羊毛公司，在蒙古進行甚利：一九二四年有羊毛與駝毛二十萬磅，一九二五年爲四十四萬磅，一九二六年則增至八十四萬磅；其中百分之八十運入蘇聯。蒙古中央紙幣銀行『蒙古銀行』之設立，全仗蘇俄國家銀行之援助而成功。蒙古合作社同蒙村苛匹 *monzentkoop*，似與村托落蘇雅斯並行，均爲反對私人資本之機關，尤以中國及其餘外國資本爲最；因是俄商

暗中庇護華商，而華商就此得能苟延殘喘。蒙村苛匹在一九二六年，幾獲蒙古全部商業經營百分之二十。蒙古自改革後，比較以前統治情狀，仍不惡劣，可於一九二三年及一九二六年之經濟數量，而推測之。國家預算額由三百七十萬元，發展至一千一百五十元，商業經營，乃由三千三百七十萬元，增至五千萬元。有以上之國家機關，故中國與俄國及其他私人之商業，不易在蒙古生存，尤以美國陷入窘困。故此俄蒙商業經營，自一九二四年而大增，茲將其官廳之統記錄下：

經營年期	由俄輸出者	向俄輸入者
一九二三—二四年	一·五〇五·〇〇〇	一·九七〇·〇〇〇
一九二四—二五年	二·七六九·〇〇〇	三·五八三·〇〇〇
一九二五—二六年	三·六七〇·〇〇〇	三·七三五·〇〇〇
一九二三年	二·六八九·〇〇〇	八·四〇三·〇〇〇

金盧布

貨物交換之增加，可得以下之數：一九一三年俄國輸入蒙古與烏梁海之數，爲四〇二〇噸，一九二五—二六年則爲九一六〇噸，且其出口貨之性質亦大異，如食物類由二七一九升至五四三四噸，特別爲麵粉，由一八四〇增至三八五九噸，茶由一三三增至五五六噸。吾輩研究上項進口貨之增加或與中國革命有關，其實不然。一九一三年俄國一無輸入蒙古者，爲糖食，菓包，酒精，食鹽；最後之三年表示甚強之增加。

註：請閱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版之 *Sowjetskaja Sibirj*，第七十三號。

生料與半生料類，一九一三年完全缺乏，祇有金屬，石腦油類，水門汀，消皮菜，化學品與醫藥品。此類之進口，一九一三年爲五七噸，至一九二五—二六年增爲二〇八一噸，更以石腦油類爲最強：由九一增至八二七噸。此於啓阿希塔—庫倫—張家口之汽車路建築，似有極大關係。

註：請閱一九二七年，莫斯科駐蒙古之商業代表報告。

至蒙古輸入俄國之貨物，一九一三年以後，牲畜之輸入者大減，惟肉類與生皮等增加。

以上之統計，取自華斯克來生斯基 W. N. Woskressenski，彼於其報告之結論中，曾指示蒙古政府，謂出口貨輸入俄國，爲蒙古政府之事，但更應注意『如何能完全解放中美資本之增長。』蒙古之首都，庫倫，計有十萬居民，其中中國人亦甚多。佔有一個用舊之電汽工場，自一九二七年以後，亦有一座戲園與一所博物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四日，首都商店之一部，五十家，火神爲災，其中中國商人之損失約在五百萬盧布。俄國學校中，祇准二百蒙人求學。一九二七年八月在庫倫，組織第一次年期大市場，貝雅圖蒙古亦有代表參加。

俄國商務代表尼克復落夫 *Nikiforow*，特提俄國滙兌輸入蒙古，其於貨物之增加輸入，甚有關係；一九二六年俄貨之輸入，其值爲八·五五四·〇〇〇

盧布，其中生產方面，祇有四·九六一·〇〇〇盧布。並云「俄國之商業地位，經數年之經營，與歐戰前無異。」

俄蒙合作社之蒙古對外貿易，據尼克復落夫之估計，已得百分之四十九，其餘爲華，英，美三國之事業。合作社之發展，純以英美及中國商店之欸而進行。一九二六年之末，六十家中國商店連帶破產——其中多數仍連合一起。在蒙古市場方面，若英國生產出口公司與羊毛威爾遜公司，亦同樣受損。

尼克復落夫希望在二年至三年以後，俄國輸入蒙古之半生料與全製品，發展到如是地步，可以將蒙古輸入俄國之全部生料相對消；但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仍須三百萬以上之滙兌。蘇維埃在蒙古之商業，似由連合各蘇維埃商店，統屬於股份公司 *Sovmon* 之後，而極得利。

尼克復落夫，對於俄蒙商業發展計劃之報告，莫斯科商業委員會，特別以蘇聯亞洲商會，歡迎此項計劃，以其能將俄國經濟繼續向蒙古進行。對於此項

問題描寫甚詳之書，請閱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出版之 *Gkonomitscheskaja Shisny*，其內容摘錄於后。

全蒙六五〇・〇〇〇人口之對外貿易，佔四千五百萬盧布，或每個居民佔七十盧布，若照蘇維埃聯邦外商經營，每個居民計算，將多十倍。

此種逆理之論，祇有如此解說，蒙古之國民經濟，依照其生產物完全一致。生料在內地，僅有少數部份繼續工作或改造之處，因此蒙古須向外國購辦大宗必需品之食物，衣服，鞋類以及各種日用器具。欲其能有此種力量，蒙人必須發展其生料之出口。

蒙古之出口貨，幾全賴草地經濟之出產，並另加以小部份之皮毛貨。其出口貨，照最後之統計，爲以下各種物品：羊毛，駝毛，髮，牛酪，油，羊毛皮，山羊皮，生皮，土撥鼠皮，灰鼠皮，馬，鹿駝，角獸，羊等。

照一九二七年之價格，上述各貨在蒙古邊境之估計，爲二千二百至二千三百

萬盧布。根據貨物表中，可以看出，蘇維埃聯邦，對於無論何物，除牛酪，油，土撥鼠，灰鼠，以及一部活家畜外，均極有利。

按一九二五—二六年之統計，蒙古之出口貨，百分之三十為蘇聯所有。在過去之年期中，蒙古貨物之輸入蘇聯者繼續進行，最多物件之輸入，為一九一三年。

雖則俄國市場附近蒙古較別個消貨場為近，但缺便利之交通路，故蘇維埃利益者，不能將蒙古之出口貨，收剝無餘；蘇聯且要顧及蒙古之生料經張家口向西出漏。此外蘇聯常用市場政策，吸收蒙古之產物，以供蘇維埃工業之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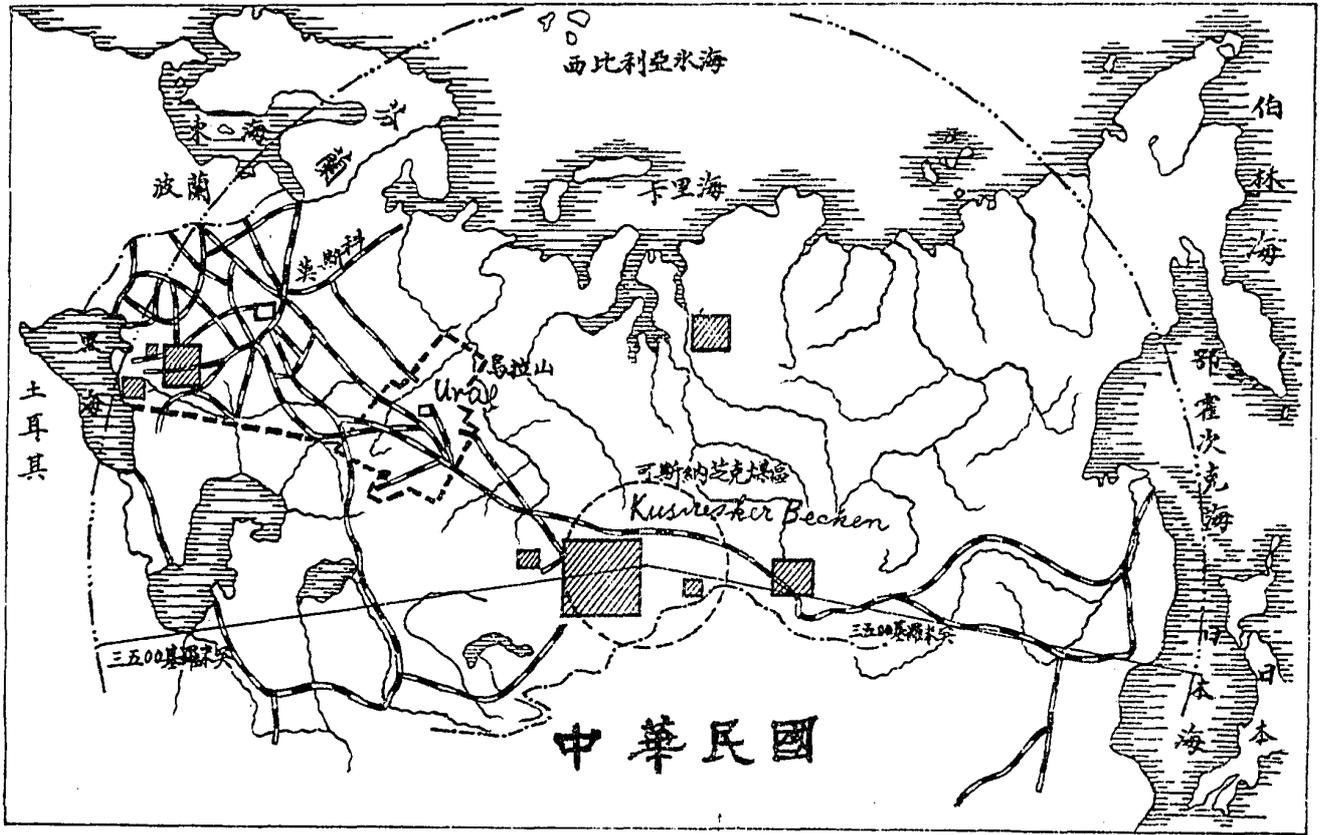
俄蒙商業之交易，多以文銀為代價，蘇聯政府在一九二一年與一九二六年間，曾改鑄大宗銀塊。蒙古之喜欲銀錢，大概與中國用銀有關，須俟用銀問題，得到政治意義之解決後，才有與蒙古自由通商之可能。

第二編 中俄在蒙古之關係

第三編

中俄邊境——西比利亞——之布爾什維克

第五圖



第八章 西比利亞之政治變遷

第一節 未革命前西比利亞之狀態

按俄國殖民地之政治狀況，布爾什維克並無統治西比利亞之預定。俄國多數革命家被逐於西比利亞之事實，使西比利亞之歷史，生出特別慘淡之顏色，但與久住或自由來住其地之居民之政治思想，並無絲毫關係。今日之當局者，雖亦多數於幼時曾被放逐於西比利亞，對該地不無相當之感想，惟於西比利亞之根本性質並無若何影響。除布爾什維克外，其餘黨派領袖，同時亦多於上世紀，被放逐於西比利亞而認識其地，如斯拉夫自由黨之特卡悖利斯登，無政府黨之克魯泡特金，詩人它斯多雅斯基，社會民主黨之瑪爾多，及其他諸人；最後幾年，亦有許多猶太人，和幾位教授被迫作工，或被壓迫而殖民之農人與工人。其餘有爲宗教之故，離俄國之歐洲部份，而逃至西比利亞

求自由者。列甯當其居留西比利亞——米諾新斯克城——時，與其地及其地方困難情形，並無關心。

西比利亞之最先佔據者，爲哥薩克部落，彼等對於西比利亞，無何種影響可言。哥薩克人只住於貝加爾湖邊，極表外之境界，或在依爾特什河右邊，及在稽黑泰麥，阿爾泰山以南數基羅米突距離一帶地方；完全不屬於西比利亞，而屬於哥薩克斯坦，及貝雅圖蒙古。以前所謂皮依斯克線，在今日之沃雅田以北，所移殖之哥薩克人，數十年來已脫其哥薩克人之特性，而變爲極勤苦之農民。

由此各部所產生之民族，加以殖民者及冒險者，構成西比利亞人民之特質，可分爲正直而具民權主義之農民；狹猾勇敢，以獲厚利爲目的之商人；及賦性狂熱，含有積極思想之智識階級。彼輩在當日政府之下，於政治事項，未加深切考慮，祇視西比利亞爲一種殖民地，常供俄人宰割之犧牲品，而不爲

大俄平等部份之想，頗覺非是。由十八世紀起，住居此地之少數工人，大都爲有田產之農民，除少數爲鍊鑛主人之奴隸而外，內部毫無系統。自社會民主思想輸入俄國以後，西比利亞與烏拉山之工人，趨向於無政府主義者，比趨向於民權主義及社會民主主義者爲多。西比利亞鐵路建築完工，蘇特漢格 Sudshenka 與安希拉 Anshesa 之煤礦工人始成立一工人會社，此會社頗與社會黨有相當關係。

社會民主黨人，最初雖在西比利亞構成革命團，然後組織反對派，然集中西比利亞城市之羣衆，以爲自己之信徒者，並非社會民主黨，乃深信所謂民族主義 Narodnik 思想之社會革命派。

以西歐情形爲出發點之社會主義思想，對西比利亞人過於抽象，對於文化未發達之西比利亞羣衆，太包含不自由之元素，西比利亞人民，終久不能以此思想爲福利；社會革命派之主張，較能激動俄國西比利亞人心之布爾什維克

，遂詆其主張爲糊塗。社會革命者，因此於革命以前，最後數年，爲適應地方環境之要求，變爲局部愛國主義之主要代表。此種局部愛國主義，在國會中曾以聯邦派之故，得以信任，並爲沙皇官僚屢次延宕，及在西比利亞採用西姆斯篤 *Siemstwo* 制度之大原因。局部愛國主義，乃主張每區域之人，愛其自己之區域，而反對其他區域，故未能得大多數民衆之同情。一八六五年有受法律裁判之思想傳導者，波達尼 *Potania* 等一案，因彼等欲使西比利亞脫離俄國，而自立一如美國之聯邦共和國。其時尙疑哥薩克人，爲不可靠，因彼輩一部份大都爲西比利亞哥薩克軍之後裔。此種運動可以指示西比利亞之社會系統，已經不合於簡單老式軍隊之組織。

此類波達尼趨向之起源，由於當時俄國知識界中，小說派精神之表現，因之不僅生出政治方面極大之改組，且產生一八六三年波蘭之反叛，但此種趨向不爲全體人民運動，其目的並不欲使西比利亞脫離俄國，只欲俄羅斯變成一

聯合國，而西比利亞亦爲其中平等聯盟國之一分子，於願已足。

所有與西比利亞及獨立之思想有關之趨向，範圍甚廣，欲詳細討論，似有所不能，此地祇指示其相互間之關係而已。

西比利亞最初政策之組織，站在階級爭鬥地位，與自命爲西比利亞社會民主主義社；係於上世紀，由一學者名白郎斯基 *В. Баранский* 所創立。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開始後，此社之革命工作最大；是時社會主義工人中極左之份子，利用沙皇軍隊在中國東三省戰場之失敗，只需數日工夫，便將其指揮權奪去。當時在西比利亞設立第一個兵士咨議局，並在克拉斯諾葉斯葛 *Krasnojarsk* 宣布爲共和國，惟此共和國，僅有七日之壽命。因此尼伐 *Нева* 河口海島上亦有相似之變故。

自從國會或斯多里賓（內長）採用改良辦法以後，又因俄國農民參與日俄戰爭時，所得西比利亞利益之印像，西比利亞在國民經濟方面，發達甚爲迅速。

其時有權力之社會革命派，完全擊退社會民主黨在政治上之影響，且自己霸佔對於此後發展上重要之農業會社。在彼得堡，同樣不與布爾什維克黨人合作。此種情形，雖經波達波 Bodibo 在金鑛內殺戮百餘工人之後，亦不稍變；而奉命惟謹之一般將軍，其行爲更足以促成革命之爆發。

註：請閱 W. A. Suchomlinaw 所著『陸軍關於西比利亞監察之敘述……』

第二節 西比利亞一九一七年之二月革命

當歐戰開始時，其革命工人之組織，因僅自一九一〇年起，經過之時間甚短，故其力量甚爲薄弱，致布爾什維克黨人，不能於動員時，利用許多地方所起之內亂，尤其爲革命起點之白爾諾爾 Barnaul 一地，有所作爲。社會革命派與社會民主黨，同樣在國會贊成戰費，在西比利亞者亦然；彼輩雖有打倒德國後，便可了結沙皇統治之意思，但彼時仍扶助沙皇政府。一九一六年秋，沙皇政府議決招募所謂政治犯，並准其入伍；反對戰爭之革命派，關於西

利亞之變遷，始得有少許行動自由及參加之可能。

此項政治犯，每兩三人爲一區，分配於多木斯克，沃木斯克，白爾諾爾，皮依斯克，克拉斯諾葉斯葛，及伊爾庫次克諸城，並分配於各軍隊中；此種舉動，大約屬於一時之草率，而非故意爲之，如是適足使其在每個軍隊中，成立一個社會主義之細胞。斯類細胞之間，只要造成一個聯絡線，便可在西比利亞之軍隊中，有一完整而極有力量之革命組織。軍外文人，大半爲德軍佔領俄國西方地域中之逃亡者；波蘭人，猶太人，立陶宛人，遂變成在各衛戍與各軍隊間之媒介，如此西比利亞霉爛之兵站團體中，才開始做其分析之工作。

西比利亞之共產黨云：以招募政治犯之故，遂使布爾什維克黨，得對七萬軍人，發生影響。（見上段）在一九一一年初，政治犯被驅逐及入獄之人數，已逾十萬。（請閱一九一一年出版之西歐 *Wjestnik Zewropy*，第二冊，第四二

三頁。)一九一六年，加以退伍之兵士，其總數亦可想而知。但由政治犯之派別中，生出兩個趨向：在鄂畢河上諾裏姆^{Норильск}城集合之政治犯，多數爲退伍兵士，雖議決不用何種表面上之記號，實際反對戰爭而服從募兵；另一派，一面反對聖彼得堡之口號，阻止其繼續戰爭，一面又組織一『軍隊式社會團體』。此種團體爲日後西比利亞社會革命政府之初步，及推翻君主專政之先鋒隊。布爾什維克黨人，於歐戰時，不用自己之團體組織，向民衆活動，而用社會革命黨與人類主義之合法黨團組織，爲實行其過激主義之機關，並可利用此種機關，以分析他人之組織。如此可以得到，爲戰爭事件所發生不滿意之羣衆之同情。

與沙皇政府極不相容之政治派，看出西比利亞之社會組織，大都爲沙皇之官僚，因恐實行西姆斯多(議會)制度，不合於社會二字意義之反響。論到個體至少有許多相互閒不生關係，及分離之社會，如農民遠在荒野村莊或林森邊

地，在每村莊中，又有同鄉之區別，各農人又按其有由來之省，或按其宗教之不同，互分界限。略而言之，在西比利亞之村莊中多屬被動，少有自動之心思。原祇有在阿爾泰山地方，由皮依斯克至白爾諾爾，於政治運動方面有不滿足之豫條。此地在歐戰前已有過量之人民，往來其地者有二十五萬人，（請閱 Kurt Wiedenfeld，『西比利亞之文化與國民經濟在近代國民經濟中之現象』）。其中除久住其地，穩固農村以外，尚有歐戰前二年新設立脫離祖國援助之農村。因其有此種種複雜之情形，故社會主義之宣傳，及工會之宣傳，頗能得力。工業工人中，半是農民，半是鑛工，以及工奴與鐵路工人等，有如美國各城中產生一個異物社會。最下者，有被農民，官僚，及商人，於數十年來，常受剝奪之土人。或謂此種土人不久即將滅絕，或謂土人爲有趣味之研究材料，論調不一。此類貝雅圖 Burjiten，同阿爾泰部落之土人，其表面上尙有民族主義之心理。在各無關係之人羣中，有極平常之罪犯，有被

強迫殖民強迫作工及被流放至西比利亞而受監禁之人，其中一部尙受笞刑，或有爲權貴而作十分負責與極能生利之官吏。……

彼時多木斯克之居民有十三萬人，一九一七年三月，其監獄中已有二千罪犯，除屬於官僚之市政外，爲自治之初步者，祇允商業上之交易委員會。因此別無何種機關，能將此相左之意見平衡，或於短時期內，緩和衝突之可能。即國家政治運動最有關係之正教 *Orthodoxe Kirche*，亦無法以制止之。

當一九一七年沙皇強迫退位之後，西比利亞之西姆斯多自治復活。此種幼稚機關，即爲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在全西比利亞的一種具體管理官廳，彼含有上述西比利亞社會不祥之現象。其時俄國政權之唯一砥柱，爲尙駐西比利亞東西界之可薩克軍；吾輩稍遲便明瞭此類可薩克軍，因其長官之不服從與不聯合，爲西比利亞產生無政府主義之第一原因。

布爾什維克黨中，在西比利亞最負盛名之組織家，匈姆雅此基 *Schumjatzki*

之言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在無城無工業之西比利亞地域，以毫無準備之革命，而得完全佔領，實非初料所及，但革命之熱望，祇足以達戰爭之初步，與破壞舊社會而已。

此種破壞工作，惹起農地之天然力量，因用個人主義之國民經濟，各農人均樂於勤勞，沙皇政府時代，對此農地，則反用其國民經濟政策，以阻止之。如在西比利亞，用五穀稅率，以加重負擔，封鎖遠東及葉尼塞河之自由港，以防備農業革命而救濟歐俄，並不以獎勵西比利亞爲目的，於是採用殖民政策，壓迫該地土人，並分析久住該地之俄國村莊。

破壞工作完成之後，西比利亞之村莊，需要一種革命益利，男兒由戰場歸來，即取消城市之稅，及對於村莊之權力。——西比利亞之一二十城裏，革命中膽怯之人，退住於遙遠鄉野之後方，不肯前來救西比利亞之無產階級，如是使無產階級變成白色與捷克之反革命者，且爲帝國主義之犧牲品。

然則布爾什維克黨，又如何能在西比利亞成功乎，斯亦不得不詳爲解釋，按布爾什維克黨，在西比利亞成功之原因，第一由於破壞舊社會，如上面匈姆雅此基所云；第二由於西比利亞，尙未成立一根深蒂固之自治機關。因此在西比利亞，不曾養出有名並有信用之人物。當沙皇官僚與軍權傾滅之後，除寥寥少數知識份子外，無地方之領導員。故一九一七年在西比利亞，缺乏一有能力統治其地及防備布爾什維克黨霸佔之人才；且布爾什維克黨之組織，又甚堅固。此種組織，根本上分爲兩段，以自由黨如波達泥 *Богдан*，及社會革命派如豆孛爾 *Добер* 等所構成，並聖彼得堡之集中黨……民主黨及保皇黨……有勢不兩立之情形。當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布爾什維克統治西比利亞及其後欲定全俄憲法時，地方議會與國家議會，似對此種事件，不願繼續工作，且不願預問者然。因此西比利亞一隅，漸變爲各黨派角逐之戰場，彼輩之代表，盡由聖彼得堡莫斯科移來者。布爾什維克黨較其他黨派之優勢

，在乎其少數首領中之每一個，有極堅定而清楚之主張，於政治方面，亦有幹事才能。一九一七年四月，布爾什維克黨，尙無其他權力，自己雖無何種軍隊，而情勢所趨，不能不佔據西比利亞，好似外國敵人地方。其準備佔領程序如下，一九一七年譏謗鄂畢拉斯脫尼基 Oblastniz 之政治機關，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唆使俄軍消滅外國同盟國之勢力，最後於一九二〇年攻擊可薩克之無政府制，白黨，捷克，法國人，日本人，美國人等之自稱西比利亞解放者。……

第三節 布爾什維克黨勝利後之破碎山河

俄國內部紛爭之結果，至一九二〇年，在表面觀之，約略可得以下之情形：一九二〇年春佔領西比利亞鐵路，於該年夏季獲得附近各城；四年之後，方能預問西配孔 Sibrewkom 之治權，雖其治地在一九二六年尙有盜賊之騷擾不能使之安靜。但此爲盜匪之最後爭扎，並無政治意義，——此外復因戰前在地

方上所存在之無數偵探而致發生恐怖與危險。

經連年之紛爭，西比利亞之經濟，不待言而大受其害。幸天產富庶且其未開化之西比利亞農夫，尙不致完全破裂。故西比利亞之農業，雖無畜馬生涯，亦不爲其動搖，且有一九二〇年之豐年。西比利亞有過度之人工，極大之土地，可以耕種，且農人確知自烏克蘭大農停止供給中俄羅斯之食物後，爲普遍擴充西比利亞食品之極好機會。故私人之麵粉廠與製革事業，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六年間，農業上簡單可以說，由中小工業而變爲擴大之家庭工業。

城市方面，以驅除戈什克 *Kolschak* 執政，而首蒙其殃者爲在鐵路兩傍之市鎮；皮依斯克與白諾爾兩城，大部變成焦土。卽以前（一七三六年）玳米獨 *Dendow* 之光榮鎔金場亦在白爾諾爾消滅。其餘如可斯納芝克，沃木斯克，多本斯克，伊爾庫次克等處，均巷戰甚烈，破壞不堪，比較不甚損害者爲西

比利亞新城市，諾佛西比斯克 *Nowosibirsk*。

此外鐵道器具，電話幹線，亦摧殘殆盡。鐵路中只有鐵軌存在，餘皆毀棄，電話則折去百分之五十五，水路之航行，碼頭之裝置，亦受同樣際遇。其附近沃木斯克之大磨坊，以及諾佛西比斯克與伊爾庫次克之冷房，升降機與堆棧等亦同歸於盡；直至一九二六年大多數仍未恢復原狀。

鑛務似亦完全停止，雖未破毀而阿希拉 *Anshera* 與戈什葛諾 *Kaltschnknow* 等鑛，已停止開採。

布爾什維克黨，對於此種經濟破壞並不顧慮，而於其勢力之擴充則不稍懈怠，並竭力將其已得之權利，以勢力來保障，故一九二六年秋，到處皆爲一九二〇年之摧殘物。經濟建設雖甚囂塵上，但未見諸實行。至對於政治勢力之建設，行政機關之設施，則進行甚力。是以一九二六年在西比利亞所得之深刻印象，爲一種政府力量之勝利。

第三編 中俄邊境——西比利亞——之布爾什維克

第四編

行政組織與政治狀態

第九章 行政方策

第一節 西比利亞之政治組織

至布爾什維克理想之能勝利者，乃在其主張減少個人資本，以發展國民經濟及國家經濟。茲爲敘述布爾什維克在西比利亞之勢力起見，特將其經濟組織之連合表現約略臚舉一番。

查西比利亞以及全俄羅斯，設非習俗所固守，宗族所必須，及依自然所不能免者外，皆應服從一種過渡情狀及時時改變之方略。布爾什維在此種原則之下，本無另行改換之必要，但彼輩欲常試新法。此種新法，包含一切對於國民宗族關係，相互間調解之意義。因此經濟勢力之建設，直接有關於國民政策之行施，此於其經濟統轄計畫有深刻之影響。吾輩故須兩方相提並論，未可捨此就彼也。

西比利亞連同烏拉山以及古彭Kuzbass區域，爲蘇俄社會黨蘇維埃共和國 RSFSR之特別部份，其中以統轄化之計畫經濟原則，最爲發達；其意義爲由經濟革命觀點上說，該處計畫經濟之普遍，較聯邦各區之政治尤爲注意。

照蘇維埃國家擬行之方針，統轄之方法與國家預定之計畫經濟之國外貿易專權，有連帶關係。

至各個國屬區域之統轄化（註1），由最高經濟顧問與國家設計委員，依據擬統轄化區域之經濟同類，及閉關性之原則爲出發點。其經濟須以最不浪費之方法，在統轄範圍以內，用合理之經營，使之完全利用。統轄經濟，當不再入個人經營企業，惟由經濟集團或同盟社等扶助之。統轄化之意義，不限於一地或一區，乃爲變更國家與人民之政治行政管理，而爲國家與人民之經濟管理。因此一面容易預決就地產物問題，他方可以得高價之股份，且予政府有公開減少私人企業之權之可能。在各個轄境應有之天然扶助來源，與居民

習慣性之幸福，有互相關係，此又予施行工作分配及增加效率之絕對可能性。其餘不單居民同時得縮小國家行政機關之維持，且可完全寓行政公廳於經濟管理之下。在外交政策方面，亦有同樣趨勢，蘇維埃外交館署，擬逐漸解散，以國外貿易機關代之。（註2）

註1: 參閱 Juri Semenov, "Die Revolution und die inneren Grenzen Russlands," *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 Heft II, S 8 For, Berlin 1927。

註2: 參閱 G. Cleinow, "Wurt. Wirtschafts Zeitschrift" Nr. 6, Berlin 1927。實際上此種計畫經濟，在二千萬平方基羅米突，一萬萬四千五百萬居民之俄羅斯中，行之不能謂之有利，且同時壓迫私人企業，設此種在經濟上強制執行，無絲毫自由之集中化，如稱之為經濟方法之正道，毋寧稱之為戰時之經濟支配。

西比利亞以其特別經濟之可能性，及其未開發的天富，似於吾人有一種印像

，若統轄化之經濟觀點，較行政政策爲不重要，創製發展規則，似較經濟社會化之口號，尤爲重要，但此俄人亦何嘗一無感覺。

現時西比利亞之主要出產品，爲動物生料與五穀，以及無數森林，煤炭，金，鐵銅白金等貴重產物。此由理想計畫爲統轄化之出發點，暫時尙無特別統轄化之可能。雖尙未顧問之東西比利亞之農業經濟發展，與西西比利亞經濟有相當分別，但西西比利亞似已漸趨一致。可斯納芝克—阿爾泰統轄區域居民百分之九十業農，雖該處於工業上需要之天然力極多，如金鐵銅，煤炭，森林，水力等。蘇維埃政府爲此一九二三年與設計委員於五月會議時，連合規定西比利亞之統轄化，不由上而下，應由下而上。伊爾庫次克政府，以同等之理由，不用積極手段，以統轄西比利亞，——彼於西比利亞之發展有特殊之地位。伊爾庫次克，歐戰前已爲商業繁盛之區，近來比較西比利亞各區，尙屬落後。

此種經濟統轄化之方針，實際上已不採用，僅爲固定區域之行政政治方策；蓋此係歷來固有之制度，惟不願公開宣佈承認耳。故一九二四年之末，欲避免全部經濟理論起見，實行一種過渡組織。此種共產主義理論家之降書，頗利於行政機關之發展，其實際工作云：極力縮小行政區域，並注意少數適當共產黨員之行政官員。階級戰爭仍爲行政政策之背景，因此不利工作之進行，所謂企業家團體，無權過問政治。

布爾什維克以鄉村間之貧民，爲政府在鄉村中宣傳階級戰爭之工具；以期推翻舊縣制，及減少中等行政機關之先聲，同時以統轄公署，彌補其缺。而統轄公署之下，又附屬多數鄉村管理，即鄉村蘇維埃。一九二六年，新西比利亞地方之全部縣區，完全消滅，惟設八百七十一執政，及二百五十九統轄公署與五千七百三十六鄉村顧問以代之。

第二節 沃雅田之行政管理

沃雅田人民自治區，以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全俄中央特權委員會議決之條款爲國家政權之根本原則，其內容如下：

1. 沃雅田人民自治區爲蘇俄社會黨蘇維埃共和國之一部，以烏拉拉 Dinka 爲行政中樞，並亦爲其中之一分子。

2. 沃雅田自治區未召集第一次委員會以前，該處之權力，照所定範圍以內，在革命委員會，其主要工作爲召集沃雅田自治區第一次委員會，對此並得用哥諾阿爾泰斯克 Gorno - Altaisk 特權委員會機關。

3. 沃雅田自治區委員會，選舉沃雅田自治區特權委員，予以政府政權委員之權，並予以一地方豫算決算之特權。

4. 由內務部與國籍人民以及地方機關，組織一混合委員會，以解決沃雅田所發生之各種邊境問題。

5. 交付沃雅田自治區之領土行政機關，依內務部之訓令，至遲不得過一九二

五年七月十五日。

6. 財產之出口與同事之輸送，如屬於退讓沃雅田自治區範圍者，須俟交代記錄恢復，而由人民內務部同意方可。

註：參閱：Über die Bildung des Autonomen Gebietes des Ojratischen

Volkes, Gesetz sammlung 1922, Nr. 39, Abschnitt 450

沃雅田在一九二二年前，屬於阿爾泰政府，此政府在一九一七年由皮依斯克臨時政府所組織。其領土內之經濟關係，直至該時，幾完全屬於帝皇內閣管轄之下。沃雅由之西和西南，界以哥薩克斯坦自治共和國，由此經屈爾蘇 Cholsun 山峯，及中國阿爾泰山橫嶺分開，在沃雅田之卡東與依爾特什兩流水之間，造成蓓黑泰麥村鎮；南部界以八十至九十基羅米突長之黑依爾特什支流，波爾貢河 Burgun。在蒲耶土沙 Bulun-Tochoj Lufiline 區域界以中國之鐘加拉。其邊境由此向東北六百基羅米突空氣線進行而達一薩陽山脈之

山峯；該處蒙古西部之科布多城在也。東部邊境亦由薩陽山脈造成，至克姆希葛 *Kemschik* 支河及唐努烏梁境界下落。東北以可斯納芝克南段爲界，西北傍於皮依斯克線，此線在一九二五年，尙仍爲沙皇政府，抵抗中國人侵入之防線，卽所謂『皮依斯克線。』

沃雅田爲一個著名的山國，鄂畢與翌雅兩河流南之耕種地帶，由荒野上升，直達海面一千米突以上，然後組織一個寬闊樹林與燦爛之牧場；最向南進，乃爲不毛岩石。沃雅田之南部，爲俄羅斯阿爾泰山，高至四千六百米突。

吾人須知，經濟觀點，爲地方治安之標準，沃雅田北部邊境之劃分，實有損其天然之經濟區域，不能不謂沃雅田爲無頭肢之石像。

今日其惟一之任務，爲向皮依斯克籌措五穀，此以前私商時代亦然。沃雅田有多數水量充足之河流，但均須費重價整理，方可行駛船隻，沃雅田爲鄂畢河之發源地；設有西比利亞行船之出路，橫流其境之支流脫來次基湖北，可

供行船之用。聖雅與卡東兩河之行船部份，適在緊要之處，由岩礁與上流分隔，政治邊境亦依此爲界。陸上大道亦在沃雅田以外，即皮依斯克。因此沃雅田以其地位之關係，首都無經濟中心可言，政治重地之烏拉拉，亦非今後自治區之重鎮。

沃雅田之新邊境，使多數俄民由內地移徙該處。一九二六年其居民之成分爲四五三〇〇俄人以及三七六一〇異種人。且其可奇之點，在其間並無沃雅田人種，太部自名爲脫老德 *Telenen* 森林韃靼及阿爾泰喀爾姆根；此實爲研究人種學者之極佳資料。

第四編 行政組織與政治狀態

第十章 異種民族與民族政策

第一節 布爾什維克之民族政策

西比利亞之各種民族，與其絕對不同之文化，及其固有之特性，政府實難使之滿意。沙皇時代之俄羅斯，曾作一試驗，將亞洲人民，依哥薩克人同化之方式，使之與俄人同居，並由正教之法水，令其與俄同化。此種方法，在西比利亞行之，未能有效，以後遂聽其自然，尤以北部人民爲最。布爾什維克黨，依其所定之計畫，與沙皇時代之辦法不同，設其主張，欲保留各宗族之原有特殊文化，吾人自不應對良善之黨綱理想，有所懷疑。

共產黨以爲，階級觀念之經濟力量，在排除強弱民族性以後，自然可以開放各民族原有文化之路徑，設非與以前所施行之不正當階級戰爭息息相關，恐總名之曰，國民性文化，似較妥當。蓋一人類或一宗族之文化，是一人類或

一宗族過去生活之結晶，——如干涉其過去之歷史，交替之關鍵，遺傳之性格等，無論其為語言或經濟組織或宗教，該宗族之文化將被攻擊，大概發現高或低，舊或新之時期。

階級戰爭之口號，為對無論何種存在文化之攻擊口號。但每個文化程序，有其不同之反應，且可改變或接納極暗昧之影響，及強制其進步或解放之能力。

西比利亞之人民觀察如何？

吾輩不必將各民族分別討論，祇須說明有關係之三種民族文化。即可以深信蘇維埃政府，在民族政策中之民族問題，有三個不同之目的，一方屬於羅馬，日耳曼文化，他方屬於土耳其韃靼或蒙古亞洲文化。其作用乃在文化經濟及政治方面，因此容易明瞭，蘇維埃政府欲利用其政策，不獨為解放各民族已也。

就理想方面之對方言之，吾人對於布爾什維克黨之民族政策，仍當重視。并可相信其所代表之解放被壓迫民族之原則，每一民族中政治理想上與實際上必須同歸一途。民族主義中最重要之影響，當然爲階級鬥爭。在此種旗幟之下，在社會上地位優越者，當然常被比較落後之民族所攻擊。故布爾什維克主義之民族政策，與社會革命之民族政策，不同之點，乃在社會革命之民族政策，有民族自決之計畫也。

關於布爾什維克政治方式問題，常按照各民族文化程度之高低，及其所隸屬之界限，與其住居之區域而定。吾人如欲判斷西比利亞之政治狀況，與蘇俄亞細亞政策之關係，則此項觀點甚爲重要。茲先就德意志，波蘭，愛士蘭，捷克（勒悌）及芬蘭經濟上較進步之分子言之。此種人之民族思想，因受猶太人階級鬭爭之影響，其思想較俄羅斯烏克蘭及韃靼人尤爲急進，因其資產階級之頹亡，較其他民族爲大，其所遺留者僅農工階級，其思想除集產或布爾

什維克主義外，別無他術。此種情形，尤以在德意志，波蘭，及捷克（勒悌）人中爲甚。由此種影響中所生出之結果，不外家族破裂而至於無產化，換言之卽文化落後，自動的趨於蘇俄化。故此種民族之文化，不能直接取之於德意志，波蘭，捷克，（勒悌）愛士蘭，及芬蘭，乃以間接方式取之於學校教會或由其他經濟上之直接關係。故對於此種民族主義，其政治上之重心，當然在民族自決主義。在其他許多民族中其階級鬭爭之衝突不甚強，其要點，在謀經濟利益之同一，如寄生於回教民族中之俄人，及塔什干人之吐克們人，及鄂瓦河畔之朱華 *Tschuwasschen*, *Tschemossen*, *Marianer* 人，雖受蘇俄階級鬭爭之影響，但仍不能脫離私有財產之色彩。至如高加索一帶之 *Georgies*, *Tscherhkt*, *Armenier* 人，韃靼人，俄羅斯人，均受階級鬭爭之影響而分離。此外在北俄及西比利亞，亞苛田 *Jakutien* 等處之民族，其種族觀念甚形薄弱，彼輩與外界之交通，多賴俄商之主持。在此種民族，固無所謂競爭。故布爾

什維克對於此種民族，在先維持其固有之地位；彼等之語言，多用俄文字母，其經濟上之進步亦多賴俄人之商務機關之扶助。

在西比利亞民族主義中，尙有許多俄國之大農家，此種農人，往往侵掠土人，即有因事控告，而布爾什維克黨，并不加以若何之注意，任其隨意侵奪，此亦爲蘇俄亞洲政策上之危險。

第二節 土著之組織

西比利亞國籍委員長，斯塞比羅 Szabrow，將西比利亞少數國籍人民，分配爲三類：經濟最佳及文化發最達之第一類人，爲萊德，日耳曼，白俄等；有注意之價值之第二類人，爲韃靼，白希凱爾，啓爾奇生，朱華 Tschuwaschen，瑪特溫 Mondwinen，彼輩生存於較劣之經濟及文化之地位；最後之第三類人，爲阿爾泰，喀格生，喀爾春等。以上各類人民，各有其原來之行政中心。

照斯塞比羅意旨，政府對於西比利亞少數國籍人民之第二步工作如下：

一、在交通公署及法庭中，實行語言統一，使其各各對其應做事件，互相合作。

二、組織國籍蘇維埃（委員會）。

三、設立國籍詢問處於統轄公署。

四、養成蘇維埃官員。

五、擴充合作社事務。

六、推廣醫術上及專門技術之扶助。

七、對北高原之土著遊獵宗族，設置『保留所』，俄人及其他遊獵之人，均不得入內。

西比利亞少數國籍人民之總數，據報有一百三十萬人口，隸屬於四十個國籍中。處理西比利亞之土人，依據一九二六年蘇俄關於北部人民所頒佈之暫行

章程，「Die Verwaltung der eingeborenen Nationalitäten in den Grenzländern der RSFSR」爲根本原則。（原文載在 *Sowjetskaja Sibirij* 第1115號）。至北部邊境土著之利益，權力之理會，蘇維埃法律之實施，以及經濟文化之發展等，將由土著之行政機關處理之。蘇聯政府將使彼等，無論其爲牧爲獵爲漁，不致另成一國或與其地分離。

各小民族之邊界，由主管機關擬定，而由第三國際批准。至土著之行政工具，爲宗族會，宗族蘇維埃，統轄土著會，統轄土著公署。宗族會，由各宗族族員或別項男女，在十八歲以上，且在同一轄境內遊牧，而有選舉權之，人以組織之。照蘇聯憲法第六九條所規定，凡私商，教育官，和尚，教堂服役等人，均無選舉或被選舉權。

無論何宗族得選舉三人爲一年任期之宗族顧問。宗族顧問有法人之權限。一百人以下之宗族，不必選舉顧問，此等少數宗族，可由宗族會管理之，並得

舉主席爲理事員。惟在同一轄境內，有四百以上之人數，可以選舉代表參予土著管轄會議。

對於北部宗族，以限於篇幅，不再詳加討論，其於吾人有連帶關係者，自然爲經濟問題。吾人可以預定，北部人民，以其生活習慣適當組織之原因，以造成其勤勞漁獵之結果，在世界市場上之位置當甚重大。關於本問題範圍，以屬於伊爾庫次克政府，及屬於克拉斯諾葉斯葛極北之民族爲限。

西比利亞之土著，大部居留於耕種線以外，且單向南沿流水而伸入山谷。因此，在阿爾泰山之前山谷，與歐洲俄羅斯移民最易發生衝突或被在北區行商行獵，及在山林中採集杉核之俄人侵入。其最要之點，爲上述沃雅田自治區域，及哈格生人。

在黑土壤線，大半居住如上述之第一第二兩類少數民族，其中大部，爲由歐洲俄羅斯所遷入之俄人與烏克蘭人。

西配孔與西比利亞管轄區，至一九二六年，尙不能對少數民族有所設施，雖一九一七年所產生之大民族行政機關，有使別種民族無條件自行登記之趨向，且得藉此聯合多數國籍人民，與官廳發生密切關係。此種困難情形，經民族分別管理或行村蘇維埃制，若烏克蘭及高加索者然，始歸消滅。一九二七年初，欲將在斯辣郭羅 Slavgorod 之德人，連合爲德意志人管轄區，但終未成爲事實。韃靼人以其較高之經濟地位，在一九二八年已申明不願同樣辦理。此由其堅固之信仰心，私人商業之傾向，及韃靼人從未有個人移殖之事實，爲其主要原因。俄人欲其易於與俄同化，使之與俄民同居；第韃靼人至今祇認其自己鄉村蘇維埃，因之大鄉村中發生二個蘇維埃。

自莫斯科維切克 *Минск* 成立一北部土著扶助委員會後，亞洲異種民族，仍照歐戰以前，以科學方法，竭功探求，並繼續從事收容。由此遇到極有趣味之
和藪 Humor 人種。

蘇維埃政府極有趣味之人民，尙有一小部分土耳其人種之分派，卡拉茄人 Karagassen，彼等在伊爾庫次克政府之南，唐努烏梁邊界，離薩陽山不遠之伊爾庫德山谷。其生涯大部爲皮毛獵夫，間亦有半居留其地者。照近年出痘之統計，約有四百至五百人口。卡拉茄人之言語，與唐努烏梁之蘇雅登人特別接近，據俄人之調查，彼等能互相明瞭。一九二〇年多木斯克附近，伊爾庫德西北八〇〇基羅米突地方，似亦有不少卡拉茄人。但照確實調查，並無卡拉茄人，祇有韃靼人。「卡拉茄」一語，爲該地土人咒罵之語，此或土人借「卡拉茄」三字，用以罵韃靼人，亦未可知。

土著政策，不獨在已成立之政黨範圍以內，甚爲普遍，卽其餘一切如學術團體中亦甚發達；彼爲愛鄉主義之遺物。西比利亞因此由大學及其他學院盡力注意考察，其每年往極遠地角考察之人，日有增加；其性質除探索地質與氣候外，更能探求其語言與宗族之來源，學術上得由此擴大範圍，可無疑義。

一九二七年所取之新轄境分配，將以前大俄羅斯範圍內之少數民族，解除羅網，此乃由一時考察之結果。吾人逆料此全球流行之蘇維埃政策之宣傳，無論其有利有害，於資本主義之國家，不免發生衝突，布爾什維克且已用科學團體，進行靈敏，而首當其衝者，當為中華民族，雖中華民族為資本主義未發達之國家，亦難幸免，關心國事之華人，其盍注意及之。

第四編 行政組織與政治狀態

德華名字對照表

Altai	阿爾泰	Anshera	阿希拉
Amur-Darja	阿姆爾大葉		
Amur	阿穆爾	Bujato-mongolei	貝雅圖蒙古
Akmo'insk	亞克木林斯克	Baschkiren	白希凱爾
Atschinsk	阿興斯克	Barnaul	白爾諾爾
Abakan	亞白坑	Biisk	皮依斯克
Arys	啞里斯	Buchturma	薩里泰麥
Alban-Khan	阿爾班可汗	Bombay	邦彼夷
Astrakhan	阿斯達拉干	Beringmeer	伯林海
Alaska	阿拉斯加	Bura	葡拉
Amyl	亞米爾	Bjalstoch	聖亞斯多克
Asinak	阿興那克	Bjelo-Zark	畢洛沙斯克
Alba	阿爾白	Borga	巴爾茄
Angara	杭哥拉	Beresin	孛來生
Alchargolsk	阿香葛爾斯克	Bulkewitsch	波克維希
Alexejju	阿拉克塞葉	Bods	薄多
Atamane	阿丹馬	Bei-Kem	培幹
Aserbejdshan	阿舍畢山	Buiba	波白
Almosen	阿爾木人	Bulgakow	葡爾格苛

Baranski	白郎斯基	Chiwa	基代
Bětancourt	培登科脫	Cha-Kom	墮幹
Bija	聖雅	Chabarow	血白羅夫
Borsja	巴斯雅	Charagol	瞎拉格
Boldyrjow	巴庇里	Chatchil	雀希爾
Bukarest	不加拉	Chagasson	啞格生
Bessarabien	培塞拉屏	Colbeilo	苛培羅
Buchara	卜哈辣	Charwat	墮爾華特
Buluntuchai	蒲郎士沙	Chambo-Lama	嚮婆喇嘛
Burnarkompros	婆爾奶康普魯斯	Cholsum	屈爾蘇
Böhmen	俾蠻		
Bachty	柏得	Dörber	豆孛爾
Bandido-chambo	白特它嚮婆	Dshetyssu	絕地蘇
Burgam	波爾貢	Dschungarei	鐘加拉
		Demichow	玳米獨
Churuldan	居魯爾登	Dessjatinen	1.1平方公里
Castri	哈斯脫里	Don	侈翁
Cisbaikalien	西斯貝加爾	Djurbeten	滴爾培登
Chalcha	啞爾啞	Donduk	侈翁篤克
Chutuchta	丘禿霍塔	Dnjepr	特雅伯
Chashun	秋蘇	Dsainschaby	省瞎皮

Dalınor	達利諾爾	Irkutsk	伊爾庫次克
Diederich	第得利西	Ili	伊犁(依勒)
Dutow	賓托	Iwan	依凡
Erbanow	愛爾白諾	Iranier	伊蘭尼
Edor	鴨特	Irkut	伊爾庫德
Fergona	拂爾歌納	Jenissej	葉尼塞
Flora	植物世界	Jakowlow	葉哥夫來
Grun-Grzimailo	葛溜-葛棲梅落	Jarkent	亞爾根
Goremykin	哥拉米金	Jarga	亞爾茄
Grigorjewskoja	葛利郭意斯哥葉	Jassak	亞薩克
Gaida	蓋達	Jakutien	亞苛田
Gutschai	哥德海	Jermak	葉爾馬克
Hami	霍米	Jochiatura	雅希士拉
Hanghai	漢海	Jahowlew	雅苛洛
Humor	和璠	Jakson	葉苛生
Irtisch	依爾特什	Karaksten	哥薩克斯坦
		Kirgisten	啟爾奇斯坦
		Kiachta	啓阿希塔
		Kobdo	科布多

Kasakan	哥薩克	Kotljarewski	哥德利亞洛斯克
Knok	克諾克	Kalinin	格列甯
Korff	苛爾夫	Karagasch	卡拉茄帝
Kaschgarei	喀西加拉	Komschik	克姆希葛
Karische	卡利的	Kijew	克葉
Kusnetzker	可斯納芝克	Kasan	喀省
Kuldscha	苦爾陞	Kreml	克拉蒙
Kuropatkin	庫路帕賡	Kama	康嗎
Kalmücken	喀爾姆根	Kulunda	谷衙特
Kriwoschein	克利福香	Kasper	喀斯貝
Kopeke	苛背克(俄銅幣名)	Kappi	喀比
Krosnojarsk	克拉斯諾葉斯葛	Katun	卡東
Kamen	康門	Kondoma	康多姆
Kosch-agatsoh	苛希阿加希	Kudaschow	苛達西
Koltshugino	戈什葛諾	Knoks	克諾葛
Kurgan	古爾庚	Krasnoje	克拉斯諾葉
Korostowetz	苛撈斯多維次	Kumendijtzen	堪登敵春
Kysy	克西	Kastun	喀斯童
Kossoolsee	苛沙哥湖	Katharina	卡太拉拿
Kysyl-choto	克西爾血土	Kamtschatka	庫頁島
Kerenski	克倫斯基	Kuban	古彭

Kljntsohnikow	克利次尼可	Marjanowka	瑪梁諾卡
Karelien	喀來林	Maldawei	馬達魏
Koppektisk	喀背汀斯克	Mordwinen	瑪特溫
Kamm	喀姆		
Kalmykow	卡爾米歌	Nertschinsk	納清斯克
		Nischnij-Nowgorod	尼希尼諾哥羅
Letto	萊德	Nowo-Nikoljewsk	諾佛尼古拉葉斯克
Lods	撈次	Nowosibirsk	諾佛西比斯克
Lena	雷那	Nolde	諾爾特
Lindberg	林特堡	Nikolaus	尼古拉斯
		Newa	尼伐
Masaryk	瑪薩利克	Nowgarad	諾茄拉特
Miliz	米利次	Narym	諾裏姆
Murawjoff	木拉亞夫	Nowosaelow	諾佛塞落夫
Mariinsk	瑪利應斯克		
Minussinsk	米諾新斯克	Ostturkestan	東土耳其斯坦
Morw	媒爾	Omsk	沃木斯克
Nondy	蒙梯	Ojratien	沃雅田
Motono	木多郎	Orenburg	苛倫堡(瓦倫堡)
Michailow	米血羅	Okhotzk	鄂霍次克
Mansk	坑斯克	Oktin	啞克汀

Orchon	雅爾何	Pobjedonotzew	波季也多諾采
Oka	鄂克	Rubtzowsk	魯季錯斯克
Oblastniki	鄂畢拉斯脫尼基	Rogusinski	拉哥興斯基
Ongudai	翁古德	Ryskulow	利斯苛落
Okulow	鄂庫落夫	Rintschino	凌希諾
Piandsoh	羊吸	Rumjantzow	祿蒙揚杰
Pokrow	破哭羅	Rjasan	里阿省
Pawlodar	鮑羅泰爾	Selenga	石勒季
Pud	帕特(合四十斤)	Stolypin	斯多里賓
Petergrad	彼得格勒	Skobelow	斯哥季來
Pulkowo	普爾苛佛	Samara	薩木拉(塞瑪辣)
Petschara	勃夏拉	Semipalatinsk	塞米帕拉汀斯克
Pokotilow	波苛蒂羅	Sergiopol	撒凱坡爾
Punzok	潘草克	Saratow	撒拉拖
Potanin	波達尼	Schara-sume	剌拉松
Prokoffjewo	帕羅可夫葉服	Semiretschi	謝米拉希
Przewalski	帕察華斯基	Sajan	薩陽
Patutschinski	巴多興斯基	Saison	薩松
Pense	彭利	Ssasonow	斯薩桑諾
Putilow	蒲稀羅		

Sojoton	雅蘇登	Trans	脫郎斯，橫斷
Selenguisk	右勒喀伊斯克	Tanu-Tuwa	唐努烏梁
Suchebator	索黑白多	Tschitscherin	齊契林
Sinowiew	西諾佛	Tuwinis	土維尼
Sebi	碎聖	Tomsk	多木斯克
Syr-Darja	西耳大雅	Tschechen	捷克
Saphie	沙非	Tungusen	唐古生
Speranski	斯背郎斯基	Tschugutschak	朱哥薩
Sjemstwo	西姆斯多	Trace	脫拉水
Sarten	塞爾登	Tscheljabinsk	擦爾亞屏斯克
Sambejsse	少姆波薩	Taschkent	塔什干
Schumjatzki	匈姆雅此基	Turgai	土耳其葛
Schatilow	夏低落	Tschuisk	朱依斯克
Sacharaw	薩哈羅	Tartassk	鞑鞑斯克
Staline	斯丹林	Tsabtsin	察白清
Scharzen	瞎爾春	Tokmak	土克瑪克
Slawgorod	斯辣郭斯	Turkmen	吐克們，土耳其孟尼
Ssabirow	斯塞比羅	Tobolsk	托波兒斯克
Sadoul	剎多爾	Tschulym	捉里姆
Ssabarın	斯塞白林	Tara	泰拉
Sibrewkom	西配孔		

Tjumon	鐵穆	Tschuwa sohen	朱華(的)
Tundra	唐特拉	Telotzkisee	脫來次基湖
Tunu-Ola	唐努喀拉	Telento	脫老德
Tiffis	蒂費斯		
Turan	都蘭	Urjan-Chai	烏梁海(唐努烏梁)
Tschuluty	居魯得	Urga	烏爾茄(庫倫)
Tebbes	脫爾培	Ural	烏拉(爾)
Tula	土拉	Ufa	烏發
Termirtan	脫爾米島	Ungarn	匈牙利
Tunkin	湯吉	Urumtsohi	烏龍溪
Tolstoj	多爾斯多葉	Ussuri	烏蘇里
Toŕgut	托爾葛德	Uralsk	烏拉斯克
Tscheremchowo	捷恰冊夫	Ussinkoje	烏新斯哥葉
Tom	多末	Ussinskoje	烏爾斯哥葉
Tolja	托爾維	Uljassutai	烏爾雅蘇泰
Tunka	東喀	Ukraine	烏克蘭
Trotzki	托落斯基	Urunchi	迪化
Tsohetohek	捷希克	Ussinsk	烏新斯克
Tshernow	廣爾諾夫	Ulanbator	烏蘭白托
Tadschikistan	泰錫葛斯坦	Ungern-Sternberg	翁格斯坦杯葛
Tsohuja	朱陽	Ujuk	烏雅克

Uluken	烏魯幹
Usbekistan	烏斯塔葛斯坦
Wossiljew	華西拉
Wette	維得
Wladimir	華賴提米
Wolchowski	華爾夏斯基
Wjerchny-Udinsk	維希尼烏汀斯克
Woskressenski	華斯克來生斯基
Wologodski	華落哥斯基
Wjatha-Wotuga	維特加佛得魯加
Wzik	維切克
Zaritzin	沙理清
Zerendortschshi	赤輪獨希希
Zagan-gegen	蔡庚克根

中華民國二十年八月出版

定價大洋捌角

版 權 所 有

著 者 德 國 克 拉 諾

編 譯 者 陳 柱 一

經濟學博士祝 世 康

校 訂 者 王 家 鴻 誠

蔡 鴻 誠

印 刷 者 南 京 東 南 印 刷 所

地址：西單北大街

發 行 者 北 平 新 亞 洲 書 局

電話：西局八三〇

代 售 處 各 大 書 坊

6
42150

单
位
查
复
查
接
北